

汪文定公集叙

玉山後學夏浚撰

此宋玉山汪文定公集也全集五十卷今亾茲刻僅十二卷蓋學士篁墩程公摘抄自閣本者云乃冠以廷試策附以遺事若傳總爲十四卷雖不盡刻然知言者足以知其人矣公天資近道生當盛宋合中原諸老之規模攬一代儒願之精粹呂伯恭稱其學則正統文則正宗非阿所好也公少學於喻子才弱冠登紹興五年進

士第一人復師事張無垢呂紫微與胡仲明仁
仲昆季同學焉既而與張敬夫朱元晦伯恭諸
賢友也道尊德備所謂玩心文武之未墜抗志
先民之所程太常議以文定謚公宜哉何者道
德博文之謂文純行不爽之謂定自王氏新經
之誣人也而學術壞公獨辭而闢之不令其殺
天下後世卒業海昌信道不回有味延平澄心
立本而要以及身自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文不
在茲乎自秦相之主議也而國是亂公始而議

和不詭隨於小人終而論戰不苟同於君子曰
禦戎以自治爲本能治其國家以戰則勝以守
則固以和則久不然無說也更閱夷險特立不
懼信乎有本者如是非誠定之効乎太常謂公
爲有功於吾道世道然哉然哉公嘗言自漢尊
用儒術而士或飾詐取容至於能爲國重則又
未必儒者故世遂以儒相鄞於乎若公所立謂
之真儒非邪公先世自新安徙玉山遂世爲玉
山人浚於公爲鄉後進梓公之文俾世有知公

者吾道世道尚亦有賴哉

嘉靖丙午月正上日

邑人鄭鼎臣良甫抄錄

汪文定公集叙

汪文定公集目錄

卷第一

廷試策一道

卷第二

奏議三首

轉對論和戎失計及羣臣阿蔽劄子

應詔言弭災防盜事

論禦戎以自治爲上策

卷第三

奏議六晉

應詔陳言兵食事宜

除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狀

論士大夫郭尚節義劄子

論講讀官進見希闊劄子

論愛民六事劄子

授端明殿學士舉查籛自代狀

卷第四

內制十四晉

李顯忠授威武軍節度使制

郭振振授武泰節度使制

賜左僕射陳俊卿乞解機務不允詔

賜右僕射虞允文乞解機務不允詔

賜吏部侍郎兼侍講陳良祐乞祠不允詔

二

賜安遠軍承宣使吳拱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寶文閣學士致仕凌景夏辭免恩命不

允詔

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史浩乞祠不允詔

賜顯謨閣直學士沈介乞祠不允詔

賜荆湖南路安撫使沈介獎諭詔

賜徽猷閣直學士吳芾乞致仕不允詔

賜敷文閣直學士晁公武辭免恩命不允

詔

賜敷文閣待制劉章辭免恩命不允詔

策問一晉

試林光朝館職策問

卷第五

記七晉

守正觀養二齋記 豹隱堂記

潛齋記 平政橋記

照烈廟記 諸溪橋記

洞源書院記

序四晉

陳忠肅公集序 徐壽卿集序

贈杜君序

說一晉

王元圭字說

卷第六

書簡十三晉

與信州程尚書

與總領汪少卿

與趙經幹

答程運幹

賀張樞密

與查運判

賀吳宣撫

賀汪樞密

答李提刑

答張潼川

賀虞宣撫

答程提舶

賀汪學士

卷第七

書簡二十六晉

與汪叔嘉

答毛季中

答徐知止

上趙丞相

答趙允明

答張定夫

答葉南美

答胡明仲

答徐漢英

與黃岡人

上宰執劄子

與呂叔潛

答吏部陳侍郎

與喻玉泉

與張真甫

與何運使

與陳樞密二

答李仲信

與呂子厚

答蘇仁仲

與李運使

答劉樞密

答梁子輔

答尤延之

與方叔興

與呂伯恭

卷第八

書簡八首

與朱元晦十四

與信州程尚書

答張侍郎

與劉樞密

上陳丞相

與喻居中

與呂居仁舍人

與呂逢吉五

卷第九

題跋三十八首

題司馬溫公賓次容目

跋溫公與傅獻簡公帖

題申温蜀三公倡和

題蘇東坡帖

跋蘇東坡與巨濟帖

題蘇東坡奏文呂二公免拜詔

跋東坡書

題節孝先生行狀

跋尚公帖

跋山谷帖

題劉陳二公與唐克之帖

跋成氏所藏山谷帖

跋劉丞相送子詩

跋張右史送翟中書赴闕詩

題春凌法帖

書張士節字叙

讀安樞密行狀

書節行王夫人事

書劉忠肅公事

題包孝肅公奏議

讀龍川別志

記戒石銘

題范蜀公集

題范太史集

題呂子進集

讀申國春秋

讀呂榮陽公發明義理酬酢事變二書

題呂文靖公事狀

跋貞觀政要

題張魏公與王詹事作不欺室銘

題張魏公折樞密與劉御史帖

跋張魏公鈞臺詩 跋張魏公詩

題許右丞瀚作陳少陽哀詞

書吳忠烈遺事 題譚師直士訓

書王直講所著教述篇

卷第十

題跋二十四管

題宋宣獻公帖 書羅宗約試晬錄

讀喻玉泉紹興甲寅奏對錄

跋程樞密答周侍郎書

跋南溪始泛詩 書韓公五箴

跋李先之文 書糾紵正俗

書小陵詩集正異 跋劉貢父詩話

跋馮宿所爲某碑文

書令狐彰開河碑 讀石洞霄傳

跋王荆公所書佛偈

跋王荆公與申公書

題司馬溫公奏議 題續池陽集

題林子中集

題蔡京乞焚毀元祐時政記奏藁

題金谿吳願顯道文

題蔡絛訢神文 跋李伯時孝經圖

書朱丞相度江遭變錄

書元祐八年補錄

卷第十一

墓誌銘四晉

徽猷閣直學士向公墓誌銘

延平李先生墓誌銘

吏部郎樊茂實墓誌銘

直徽猷閣兩浙轉運副使陳公墓誌銘

卷第十二

墓誌銘四晉

沙縣羅宗約墓誌銘

龍圖閣學士王公墓誌銘

顯謨閣學士王公墓誌銘

左奉議郎汪公墓誌銘

卷第十三

祭文五晉

祭趙忠簡公文

祭張魏公文

祭陳丞相魯國文恭公文

祭凌尚書文

祭女四娘子文

五言詩十八晉

暮春

白雄雞

送刪定聞人丈歸嘉禾

壬辰立春

題鄭氏簾金堂

題表上人卷舒軒

借舍人呂丈送大雅東還韻奉呈

輓侍讀龍圖學士周公

輓叅政王公

輓宣撫吳郡王二首

輓學士張公

輓詹事陳公

輓呂舍人

宜春漫述

題法海院龍溪亭

和遊南巖

歸雲臺

陶山書院

七言詩二十首

宜春書事

贈宜春筆工

雪中梅花

常山孔塢碧照閣

與談命鄭柯山

與酒家沈生

送王佐獻歸信州

水雲堂

贈婺源汪氏

次漢英教授示和尹少穆韻四首

陳經畧生朝四首
送陳經畧二首

分韻送胡丈歸建康

牽牛花
尤美軒

懷玉山

太甲山

荷池

琵琶州

蕨初生

御殿瓦

附錄

行實一首

傳一首

勅四首

祭文四首

謚議

覆謚議

端明書院記

重脩端明書院記

汪文定公集目錄

汪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汪文定公集卷之一

董思王求母

夏九州伯功

玉山後學

徐自定慧侯

較集

王元祉祚長

廷試策

大意問吏道未肅兵勢未強民力未

蘇

臣對臣

聞治道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行霸道則霸未有力
行而不至者也未有不能力行而能至者也今
陛下策臣於廷詢之以天下之大計曰覬聞治
道之要顧臣淺陋何足以奉承大問臣謹以所
聞於師者言之竊以爲爲治之要特在於反求
諸已而已蓋天下之事未有不本於一人之躬
行也天下皆不仁宜不可爲也然人君一爲仁
則天下相率而趨於仁矣天下皆不義宜不可
爲也然人君一爲義則天下相率而趨於義矣

故愛人而人不親則是仁有所未至也能反吾
之仁則人自親矣治人而人不治則是智有所
未至也能反吾之智則人自治矣凡行有不得
皆反求諸已吾之一身旣正則天下心悅而誠
服若風草之必偃彼自然之理也故曰治道之
要莫先於此者也以脩已安百姓爲病此堯舜
之所以反求諸已也以百姓有過爲在予一人
此湯武之所以反求諸已也小人怨詈則皇自
敬德此高宗中宗祖甲文王之所以反求諸已

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治其家者先脩其身孔子之言治未嘗不反求諸已也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數聖人者達而在上則力行此道以澤天下窮而在下則力行此道以詔萬世自孟軻之死始不得

其傳此微臣所以有望於陛下也今陛下果能反求諸已而力行之則凡所以問於臣者臣雖不言而治道固已舉矣不然則臣雖欲言之無益也然而聖策下詢則臣之言有不得而默者謹一二而對陛下當見此理之昭然而不復疑矣伏讀聖策嘗慕古先聖王之治若有所仰望而不可企及者臣竊以爲聖王之治其則不遠陛下反求諸已在先立其志爾陛下聰明神武嘗出庶物其於天下之事若不足爲者但陛下

未之爲耳夫以金虜之禍中國莫有當其鋒者
宜若不可與之較也然去冬警奏旣聞陛下赫
然震怒親總戎輅號令六師而虜人自遁所以
然者以陛下之英斷而不憚於勤勞也湖湘之
寇弄兵潢池爲患久矣陛下委之賢將授以方
畧不出數月遂能殲厥渠魁去歷年深根固蒂
之盜而安千里刀刃之餘民所以然者以陛下
之明畧而長任使也夫以陛下已能之事如此
而可見之效又如此此臣所以知陛下之必能

復古先聖王之治第恐聖志有未加焉耳臣不
知陛下之志將興衰撥亂行帝王之道耶抑將
趨小利急道功爲霸者之事耶今聖策乃以正
心誠意爲言則夫帝王之道陛下固已知之矣
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
矣陛下誠能以其所聞所知尊而行之則高明
光大孰能禦之哉至於措諸事崇之間寬猛文
質之宜特其餘事而已臣願陛下立志以爲本
以帝王之道爲可以必至以聖人之言爲可以

必行法天行健不自憊怠日進一日新而又新
則二帝三王之事豈有不可爲者哉唯陛下力
行之爾伏讀聖策以粵自卽位九年于此思欲
雪父兄之耻而復祖宗之烈夙夜祗懼罔敢荒
寧凡爲繆盭治效闕然深惟其故不憚改作

以爲此則在陛下反求諸已而先自治也昔杜
牧論收復山東之策而以自治爲上牧之言萬
世之砭石也今陛下欲雪父兄之耻而復祖宗
之烈盍亦先於自治乎草茅之士不知朝廷所
以爲自治之計者何也昔之人君雖當干戈擾
攘之際亦必先擇形勝之地以爲根本之圖故
高宗之興根本關中光武之興根本河內今也
不然譬彼舟流不知所屆自維揚而之臨安自
臨安而之建康自建康而之會稽自會稽而再
之臨安是都邑之遷徙未始有定論也越王之
欲伐吳與種蠡協謀凡二十年然後得以逞其
志也今不然今日以某人言某人之善而相之
而明日又以某人之毀而罷之自艱難以來所

置輔相凡幾人矣是宰相之廢置未始有定論也中間嘗用畱守兵欲率勵羣師復收趙魏矣幾渡河而輒罷又嘗以宰相都督諸軍議遣大將欲涉淮以趨宿泗矣俄而中輟是進取之前却又未始有定論也至於號令之間如所謂前降指揮更不施行之類則於措畫政事何其無定論也如所謂以差下人別與差遣之類其於進退人才又何無定論也夫都邑之遷徙宰臣之廢置進取之前却政事之措畫人才之進退皆國家大事不可易爲者而乃紛紛不定如此則陛下所以爲自治之計臣竊恐爲夷狄之所窺也如此而欲雪父兄之耻復祖宗之烈正猶却行而求及前九年之間治效闕然固其宜也今陛下果能翻然奮寤不憚改作則中興之業始猶反手之易願先定大計然後從事毋爲此紛拏錯亂而無歸宿也凡我之所以自治者無所不至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則爲之而成動之而功將無不可者矣又何以治效之不進爲憂

乎惟陛下力行之爾伏讀聖策且以真才之未
顯實惠之未孚冗食之未革爲慮臣以爲此誠
當今之宿弊而其所以治之則在陛下之反求
諸已也夫吏道未肅宰相之責也民力未蘇
守縣令之責也兵勢未強諸將之責也臣嘗謂
天子之於天下所欲必得所求必至上之所好
者玩異則下之人以玩異而獻矣上之所好者
財利則下之人以財利而獻矣蓋未有上好之
而下違之也今陛下下銓量之令則誠有意於

肅吏道矣嚴科歛之禁則誠有意於蘇民力矣
謹揀練之法則誠有意於強兵勢矣然而真才
之未顯則是宰相進賢退不肖有未盡也實惠
之未孚則是守令承流宣化有未良也冗食之
未革則是二三將臣訓兵整旅有未善也夫人
君之詔也若聲而其下應之也若響苟好惡一
萌於方寸雖不形於言詞氣色之間而下之人
逆探其意而迎合之矣今陛下以是三者爲宵
旰之憂發於詔令而下之人猶不能奉承之無

乃陛下誠有所未至耶苟誠未至而徒爲空言
則雖日下詔書果何補於事哉臣竊見朝廷前
日以郡縣之吏多非其人乃詔侍從臺諫館閣
之臣使之各舉所知以備其選一時在位之士
蓋嘗以其所知而舉之于朝矣而未嘗出其姓
名而試其用也又嘗下詔以今之守令有歷任
雖多而才非所堪者皆使退從散局當時蓋嘗
畧行之矣而今則又復廢棄而不舉也則是擇
吏誠有所未至此真才所以未顯也數年以來

民不堪命雖詔書出於上而雪令阻於下誰以
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恐以犒設贍軍則厚
哀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日日征求物物
取辦夤緣姦弊下不聊生乃復寬下赦文放其
租負而律文又以分數爲限實不能免苟以欺
之則是恤民誠有所未至此實惠所以未孚也
今士卒驕惰賞罰不明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
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其無故則已矣教
習擊刺叫噪號呼有如聚戲金鼓旗號白挺小

隊皆效虜人節制蕩然雖其將帥莫敢自保至於冒請月俸虛糜餼廩蓋有詭名而請者矣蓋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矣蓋有借補官資而請者矣朝廷知之莫敢禁止則是治兵誠有所未至此冗食所以未革也凡此三者陛下苟能勉之以誠心則必有能爲陛下任其事者苟誠心不至則下之人雖欲奉承而行之有不可得矣惟陛下力行之爾伏讀聖策且欲考課以核殿窳省官以抑俸稍屯戍營田以寬力役平準均

輸以佐賦入以爵賞之未艾則欲定武功之筭以紀律之未明則欲察府衛之制臣以爲此皆今之良法而其所以行之則又在陛下之反求諸已也昔唐虞之法則九載而黜陟周官之法則三歲而誅賞而朝無倖位官無曠職是考課固所當先也光武下詔減內外四百餘員太宗創制定文武七百餘員而國用以足民事亦理則省官又在所當先也二者之法誠足以核殿最而抑俸稍矣然臣以爲法之必行陛下不可

不先正其心術也司馬光有言曰考課之法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功狀者迹也公明者心也已之心不能治而欲以考人之迹不亦難乎誠以人主一有偏黨之心則以愚爲智以是爲非但詢一已之愛憎不復問其人之賢否而人才於是乎溷淆矣此考課之本所以在於正心術也苟况有言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莫如清心誠以人主嗜好旣形下皆輻輳而趨之各求自售則名器必自此濫矣此省官之本所以又在於正心術也陛下誠能不以親疎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使邪佞不得以惑之諂諛不得以入之如此則考課省官之法始可得而行矣屯戍營田韓仲華嘗用之矣終足以贍邊將之用而省度支之費平準均輸桑弘羊嘗用之矣終能使歛不及民而上用自足則二者之法誠足以寬力役而佐賦入矣然臣以爲欲法之必行陛下不可不先明於任使也漢宣帝與趙克國議論疆場之事一時在廷之臣或以爲

是或以爲非克國以爲明主可爲忠言且欲以
守之條列利害反覆凡數千言宣帝信任而不
疑終獲破羌之功而收屯田之利以克國之事
觀之則營戍屯田在陛下安得不明於任使也
唐之劉晏初得河渠之利病乃畏爲人牽制而
移書於朝廷朝廷以其言爲可行也遂以漕事
委之故晏得以盡其才及臣考其行事晏之掌
邦計也凡始於廣德之二年而終於建中之元
年前後十有六年乃始得以成其功以晏之事

觀之則平準均輸在陛下安得不明於任使也
陛下誠能蒐攬人才經畧世故取其所長棄其
所短久任而責成之則屯戍營田平準均輸之
法始可得而行矣武功之等在秦則凡一十七
級然臣以爲紀綱先振然後始可得而定其等
也昔唐之肅宗當干戈多難之際朝廷之勢日
以委靡爵賞濫冒莫此爲甚大將軍告身纔易
一醉而已夫所以至此者皆本於紀綱之不振
而然也唯上之紀綱日以不振故其下皆有覲

江集
覲之心以逸其上而上之人不得而不與此武功所以濫冒也然則今日之事盍亦取鑒於肅宗而先振其紀綱乎府衛之制在隋則凡十二衛在唐則凡十六衛然臣以爲亦必紀綱先振然後始可得而參其制也昔唐之明皇承宴安太平之後苟且偷安昧於遠圖政令日弛法度日隳諸衛之兵寢以貧弱百姓苦之而張說始獻曠騎之議夫所以至此亦以其紀綱之不振而然也唯其上之人紀綱日以不振廢而不舉

弊而不修此府衛所以敗壞也然則今日之事又盍亦取鑒於明皇而先振其紀綱乎凡此數者考之於古驗之於今以臣觀之莫不可行而其所以行之則在陛下正其心術明於任使而振其紀綱焉耳古人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有治人無治法者凡以此也唯陛下力行之爾

伏讀聖策曰上之欲三辰明問時序災沴不生動植遂性臣願陛下反求諸己而應天以實可也下之欲風化行習俗厚姦宄不作而中外協

心臣願陛下反求諸已而動民以行可也臣聞
之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面稽天若言
聖人之奉天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是以顛
沛造次不違於仁出入起居罔有弗欽凡以畏
天之威而奉之爾大抵天道雖至高而下雖至
遠而邇雖至神而明人君一念一慮之失則足
以傷天地之和一言一動之善則足以同天地
之德善惡之應速於桴鼓臣切觀今歲之夏甘
雨愆候陛下焦心勞思上懼天戒下憂民瘼不

忘於食息之間既而膏澤繼降不出於旬日之
內蓋以陛下誠有憐且之心也古之人所以大
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陛下誠能因
前日之所已爲而推今日之所未爲者擴而克
之則天意昭格將保祐宋祚於千萬年矣昔孟
子以齊宣王有愛牛之心且曰是心足以王矣
况陛下如天地之大推此以往其何所不至乎
此應天以實之効也惟陛下力行之爾臣聞得
十人之心者可以將十人得百人之心者可以

將百人得千萬人之心者可以將千萬人今陛下將大有爲於天下宜先有以深服天下之心而天下之心亦未易服也刑威不可得而制權勢不可得而脅唯人主力於爲善勤於進德唯足以服其心爾昔宣王承厲王之烈小雅盡廢四夷交侵而終能復文武之境土者以其所以躬行於上者能服天下之心也故序詩者稱之曰側身脩行天下喜於王化復行蓋方其側身脩行而天下之人固已胥慶知王化復行矣此

民心所以歸也先武初入關馮異送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者先武於是乎招徠俊乂屈已從諫鄧禹之徒聞風慕義裹糧而歸相與扶持協贊以成再造之業陛下誠能體二君之所爲使聖德日新昭著天下則民之不幸而陷於虜賊將日夕引領而望王師之來蘇惟恐其後况吾東南之民安有不協心以爲陛下用哉惟陛下力行之爾臣切見陛下臨政願治當宁太息不以臣等愚淺幸賜誘進而以治道爲問仰慕先

聖之成效而追悔前日之失策深思歷年之宿弊而欲行昔人之良法而又上欲得皇天之意下欲收黎庶之情聖慮深遠規模廣大皆非愚臣所能及恭捧問目沉吟久之不知所對周思歷筭切以爲今日之事惟陛下可以爲他人皆莫能爲也故因大問之及而輒求所以反求諸已之道誠不敢務爲多言以上惑聖聽臣不知陛下之意將以今日之事責之於誰耶將責之大臣陛下卽位以來大臣不爲不多矣以爲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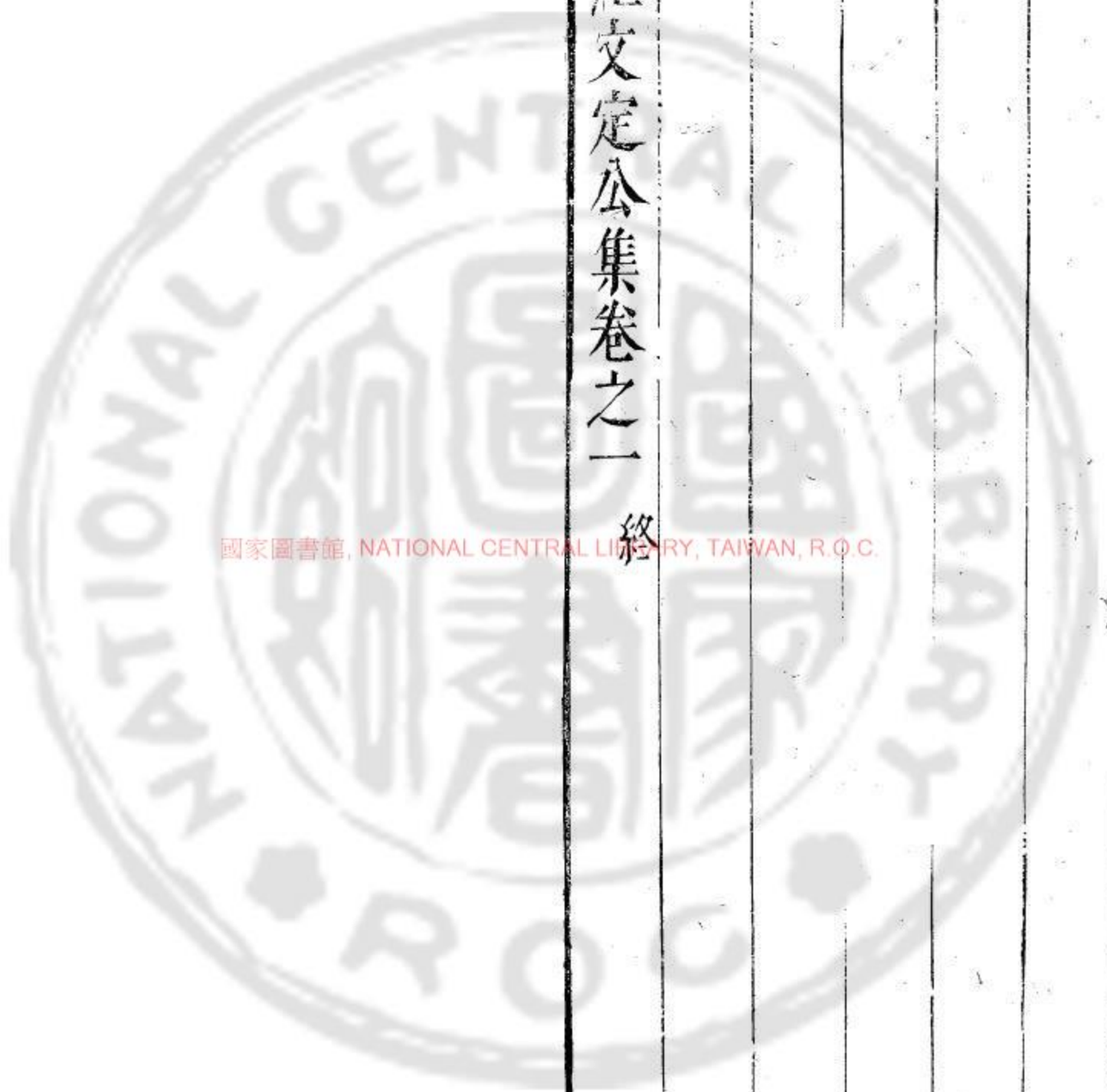
賢耶則告庭之命以某爲有道以某爲有德陛下何自而得之以爲賢耶而中興之功又終無以副陛下之意也陛下亦思大有爲之意果能無媿於前王乎苟爲不然則所謂大臣者雖負經綸之才方且畏權而避嫌而其不賢者又且持祿而保寵矣是無惑乎治效之篋聞也將責之臺諫陛下卽位以來臺諫不爲不多矣以爲不賢耶則訓誥之詞以某爲正直以某爲蹇諤陛下又何自而得之以爲賢耶而中興之功又

終無以副陛下之意也陛下亦思大有爲之意
果能無媿於前王乎苟爲不然則所謂臺諫者
有懷忠徇國之心方且待信而後諫而其不賢
者又且希旨以求進矣是無惑乎治效之篋聞
也抑將望之四方之賢才耶陛下卽位以來所
以招徠而用之者不爲不多矣以爲不賢耶則
或得之衆論或得之薦舉或朝奏而暮召或一
歲而九遷陛下有何所見而然也以爲賢耶而
中興之功又終無以副陛下之意也陛下思亦

大有爲之意果能無媿於前王乎苟爲不然則
天下之士其賢者方且奉身而求退而不賢者
徃徃旅進而旅退患得而患失阿諛諂佞無所
不至矣是無惑乎治効之篋聞也以此言之今
日之事惟在陛下自爲之而已矣苟能反而求
之勤而行之奮然先有以自立則智者願效其
謀勇者樂效其死舉天下之大惟陛下所欲將
無不可者矣不然則羣臣雖有伊呂稷契亦安
能爲陛下計哉此臣所以願陛下力行及求諸

已之道也臣不勝惓惓惟陛下留神省察實萬
世無疆之休臣謹對

汪文定公集卷之一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汪文定公集卷之二

奏議三晉

轉對論和我失計及羣臣阿蔽劄子

紹興八年

臣伏見日者虜使在庭中外洶洶朝廷之上號令紛然內則患和議之不諧外則患異議之不_息臣雖疎遠有以見聖意之勤止也然_臣私憂過計竊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既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既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正孟軻所謂入則無法家

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之時也議者徃徃以今日和議決不可成其成也或不能久臣獨以爲不然昔秦之謀楚也固嘗與之地偕之兵而結爲兄弟又爲婚姻矣然則今日所謂還我梓宮歸我母兄復我輿地者安知其不然也及秦之謀齊也與齊通和凡四十餘年未嘗交兵又安知今日和好之成不如是之久耶至若以爲虜人有悔過效順之意則臣雖至愚不敢以爲信也臣聞王倫之行未嘗一詰虜庭是必有詭謀

密計而畏吾使者之或能覘之也是豈能洞然無疑於我哉又聞虜之遷而北也竭取財物盡驅其丁壯而往下至雞豚狗彘靡有遺者是豈能有愛於我而不取哉是豈誠有悔過效順之意哉夫非誠有悔過效順之意而翻然以與我和是何故也陛下誠能以此思憂以此思危則將不遑暇食而謀之矣臣謂虜使旣去所宜申戒執事交脩庶政陰飭邊吏厚爲守備今乃肆赦中外厚賞士卒褒賞帥臣動色相賀以爲休

兵息民自此始矣縱一朝遂忘積年之耻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臣所以言因循無備之可畏也方朝廷患異議者之不巳也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嘿以自固淺謀者遂謂無事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羣小之間今者事既少定陛下必以出於獨斷益輕天下之士矣夫事是而臧之尤却衆謀况其非乎導人使諫猶恐不至况拒之乎

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則善安從出孟子曰訕訕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則讒譖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譖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此臣所以言上下相蒙之可畏也臣願陛下痛心嘗膽以圖中興勿謂和好之可以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勿恃獨斷之可以成務而慮已從衆常恐下情之不盡

也兢兢業業以承天心德日新萬邦惟懷臣且親見於聖世何至以中國之大爲讐人役哉取進止

應詔言彌災防盜事

紹興三十一年權吏部侍郎

臣准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比來久雨有傷蠶麥及盜賊間發雖已措置未至詳盡可令侍從臺諫條具消弭災異之術防守盜賊之策臣以已見實封聞奏者臣愚不肖陛下過意使僕侍從方陛下宵衣旰食焦勞圖治之時而臣曾無片言補助萬一竊位素餐死有餘罪今者陛下祇畏天戒惟懷永圖親發德音賜以清問臣猶不言罪益大矣謹昧死上愚對所謂消弭災異之術者臣不足以知天然理之所在有可得而見者夫天地與人均一氣爾上下流通初無間斷故天地之災祥與人之善惡常往來相應而無窮聖人以人配天地而謂之三才且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腹心之於五官宜若不相爲用然疾病之作其必蘊積於內者旣久

然後一旦發見於外善醫者察脈觀色知其所
從來治其內而外症去矣今者淫雨過節物被
其害是病之發見於外者也豈非腹心之間或
有所疾痛而不寧者乎或有所鬱塞而不伸者
乎以_臣所見此二者今皆有之欲止其疾痛則
莫若卹民力欲解其鬱塞則莫若通下情何謂
卹民力_臣聞國之所恃以爲本者民也民之所
恃以爲命者財也取於民者過制則民失其所
以爲命矣_臣竊考之古今財賦所入名色猥衆
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昔漢至武帝始有鹽鐵榷
酤之法唐至德宗始有兩稅榷茶之法當時議
者紛然以爲民害後世旣已兼而用之矣蓋唐
之初其取於民者曰租曰庸曰調天寶以後軍
旅數起凡非法賦歛如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
奏之類後皆收入兩稅以爲常賦今之兩稅是
也則賦歛之重至於兩稅極矣不可以有加矣
所謂茶稅者其初所得僅四十萬緡而已亦甚
非今日比也今江浙州縣財賦名色_臣之可得

而見者曰經制曰總制曰糴本曰僧道免丁曰州罷寬剩曰大軍月椿曰和買折帛名爲不取於民而其實陰奪民利名爲漕司移用而其實責辦於州縣名爲州罷之餘而其實不足名爲與之以本錢而其實無有陛下試詔有司以此數者較之往昔其所增加又不知幾倍也至於州郡空虛諸所誅求又有未易數者如春冬軍衣錢昔之出於官庫者今則歛之民矣軍器物料謂之和市者今則不復與之直矣茶引所以

通商今則費用不售亦等級而使之輸錢也雖有廉平之吏違冒法禁而不暇恤雖有嚴明之監司知州縣之無可奈何而不復問况又有臣所不能盡見者陛下以此推之則今日之民力蓋可知矣夫取於民者如此其多則宜其財聚於上而不可勝用矣而戶部之用度乃常患其不足其故何哉此中外之所以疑焉而不得其說也臣竊以爲國計之重民事之煩要須通知其本末源流然後可以爲之制節唐元和間宰

相李吉甫始爲國計簿本朝景德皇祐治平元祐皆嘗爲會計錄元豐間又爲中書備對今宜依倣其書爲紹興會計錄使天下財賦之出入皆可得而究見然後取祖宗之時出入數之以相參較其浮冗之費有溢於舊者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合衆人之議酌時勢之宜可罷者罷之可減者減之視其所省者幾何然後財賦之所入其害民之甚者可以次第而議矣如經制總制未能遽罷勿拘以一定之額可也和買折

帛未能遽罷裁損其倍取之價可也觸類而推不一而足庶幾困敝之民猶可以少蘇不然則日削月朘未知其所終極陛下雖惻怛於上降丁寧之詔立煩悉之法初無益於民病也昔仁宗皇帝卽位之初翰林學士李諮言兩邊寢兵二十餘年而邊餽如故他用寢廣宜裁損浮冗費以寬厚歛於是詔近臣同議以景德較天禧計所省得什三其後西夏用兵御史中丞賈昌朝建請度經費省諸不急亦詔近臣議之歲省

緡錢百萬及夏人請盟樞密副使龐籍言陝西
用兵以來用度大廣請遣使者減省邊費仁宗
從之所省逾半籍又以近世兵多而不精故國
用困竭與中書合議大加簡閱凡省八萬餘人
三司糧賜始有餘矣此皆祖宗已行之事也雖
然節用以愛民理固然矣此特道其常爾君子
安不念危治不念亂今名爲兵革不用而百姓
猶不免於困敝有如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其將
何以給之乎恭惟太祖皇帝創制內藏當時平

定僭僞親祀郊丘所費巨萬皆出於內而民不
知真宗皇帝詔近臣作記以述祖宗愛民力之
意且謂宰臣曰所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
也特外廷不知耳自是累朝或以師旅或以水
旱輒發內庫錢以賜三司此亦祖宗已行之事
也惟陛下以祖宗之心爲心則仁政可得而行
矣何謂通下情臣聞言路廣然後下情通凡自
古明君所以求言納諫與夫祖宗所以貽謀垂
裕者陛下旣已知之而又躬行之矣臣不敢廣

引以煩聖聽頃者臣下進見陛下每喻以言雖切直或有過當皆能容納仰見陛下之意惟恐下之有所不盡也既而秦檜用事專權自恣惡天下之議已而陛下得聞之也乃始嚴刑峻罰以箝天下之口詞色之間稍涉疑似進退之際或被顧盼輒皆有不測之禍長告訐之俗而親戚爲仇起羅織之獄而道路以目人不自保導諛成風稱之者以爲聖人尊之者以爲恩父凡投匭之章造庭之策不謀而同歸美於一德元

老至於輪當面對者託疾而丐免奏事殿上者皇遽而夙退聖問所及則恐懼而不敢對風旨所至則遷延而不敢行四方餽獻畢集於相府而尚方所無有也郡國便宜取稟於三省而九重不之聞也當此之時中外人情爲何如哉原檜之所以至此者彼其爲說必不自以爲拒諫也以爲不如是則國論不一君上不尊由今觀之豈其然乎陛下奮發英斷一新政化天下之人始得拭目引領以瞻天日之光招徠多士不

間新舊開納衆論不遺疏遠德意至渥也然而士風頽敝非一朝夕非大有以矯正而振起之未易變也柰何議論之臣不能廣推聖德明示中外反假秦檜之餘術以艱梗言路摧沮士氣陛下因星變而求言彼則曰恐姦人以天變爲幸也大理少卿論及刑法彼則曰不當言而言是犯分也凡士之獻言者固未必其心迹相應也然而有言則受之有善則行之豈必問其他哉今或逆探其隱伏之情或追究其平素之行或指以爲好名或目以爲好異此等說行雖不必加以刑罰而士止於千里之外矣昔公孫戍諫田文而得寶於外文表而出以勸來者司馬光以爲文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詐譖之心猶將用之况盡忠無私以事其上乎然則何必逆探其隱伏之情也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司馬光以爲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然則何必追咎其平素之行也慶曆間諫官包拯上言大臣顯政惡

不能之士有所開建則議其近名夫羣下雖衆
然有志於國家者甚少其能處心積慮圖補於
上又困於近名之說則是志士仁人終無以施
矣則夫指之以爲好名者是不欲其爲善也君
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故晏嬰謂和與同
異則夫目之以爲好異者是欲其爲同也伏望
陛下戒權臣欺罔之害而知其說之爲邪察今
日風俗之弊而思所以救其失覽士大夫是非
之論而斷之以理進用忠讜斥遠諛佞使天下

知好惡所在則中人以下皆化而爲忠矣其或
狂妄而不知大體迂濶而不適於用亦置之而
已勿輕加以罪也如此則民庶之疾苦臣下之
情僞庶政之闕失皆畢陳於陛下之前又孰有
鬱塞而不伸之嘆哉至於防守盜賊之策臣竊
以爲今日之計內之所以立國外之所以備患
雖曰時巡江左而規模事體實與六朝不同民
心愛戴有死無二立國之勢賴以爲固此則非
六朝之所敢望也邊境之上經理防察常若寇

至此則六朝之所以自固而今日所未及也六朝之君徃徃乘時崛起初無積累之業其繼承統緒號爲中興者特東晉而已方元帝徙鎮建康居月餘吳人莫有至者假王導兄弟爲之重引顧榮賀循爲之先然後人稍歸附旣而王敦蘇峻祖約相繼稱兵宗社危疑不絕如綫重之以桓温父子而國非其國矣恭惟陛下總戎河朔四方聞風雲合響應竭蹶奔走唯恐居後上下有常分中外無異志分閫之重臣握兵之大將尺一號召則朝聞命夕引道是豈東晉所敢望哉然而勉就和好確守信約城郭不脩器械不備堠障不立烽燧不設憔悴之民襁負繫道而不之納也閒曠之土莽蒼極目而未之耕也使六朝之君而弛備如此不有外虞且有內患將不能以一朝居然則民心之爲邦本亦大矣故臣區區前說以卹民力通下情爲先務蓋所以繫斯民之心使之固結而不解也雖然六朝之所以備患又安可忽而不講哉大抵國於江

左必保兩淮必據上流然孫氏之吳未嘗有淮南尺地也亦僅足以自守魏武兵至瓜步則淮已不守矣而卒不能渡江至於上流之地萬一敵據之則鮮有不得志者蓋其順流而下通行無累若高屋建瓴而莫之禦也今建業地濶營屯相望外論頗以爲得其人矣而上流之備尚有可慮者兵志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襄陽之地平原廣野非有儉阻之限所恃者兵而已今兵實不足此其可慮者一也與士卒同其苦然後可與之同死生今田師中刻剝其下而奴虜使之平居無事籍籍嗟怨一旦有急彼能死其長乎此其可慮者二也捉募行旅以補軍籍至有斷截支體以求免者人情可見矣其可慮而使用命乎此其可慮者三也夫貴極富溢而能以立功圖報爲志此豪傑之士也唐杜牧論用兵之弊以爲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馬肯搜奇外死勤於我哉今師中不幾於是

乎此其可慮者四也李道之於師中故部曲也
師中怒其去已予以羸卒而留其家貲夫兩不
相能而欲望其彼此應援如左右手其可得乎
此其可慮者五也凡此數事皆人所共知而竊
以爲憂者獨未聞執事者有所措畫豈其知兩
淮之重而不知上流之爲尤重乎陛下誠留意
於此使將足以用其兵兵足以爲將之用形勢
相接聲氣益振至於疆場之事據險要遠斥堠
遣間諜察奸僞諸如此類皆可以付之其人而

聽其所爲惟是備禦大計所當有一定之說者
願陛下密詔諸將悉意條具使議臣參訂其可
否有未盡者徃復詰難然後斷自淵衷裁處其
當表裏相應戮力而行之非若率爾嘗試而僥
倖其或成者也昔趙克國上屯田奏宣帝輒下
公卿議諸臣初是克國計者什三中什五訖後
什八於是始詔報從之慶曆中經畫西事亦詔
帥臣議攻守二策以上而裁擇焉近世以來舉
事興爲議論不一政令數改是以玩歲愒日迄

無所成使其審之於初奠而後發豈復有紛紛之患乎凡臣之所欲言者既已陳其大槩矣而惓惓之誠猶有不能已者敢遂言之今天下所望以爲忠義純正而可以任今日之事者張浚是也而臣竊有疑焉陛下收拾人才孜孜如不及寸長片善惟恐失之有臣如此陛下豈肯置之謫籍耶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非必君而後知臣也蓋其左右奉侍朝夕親近其志趣之所向才力之所能到所以察之者熟矣非如他人之想望而傳說也然則陛下之意其必有超然獨覽而非天下之所知者矣雖然法正言於蜀先主曰天下有虛名而無實用者許靖是也然天下之人不可戶曉宜加崇重以慰遠近之望今浚之名不下於靖至於實用之有無惟陛下知之爾使其無也猶當以人望見重况其不止於靖耶夫用一人而可以慰天下之望解天下之疑則雖曰虛名乃所以爲實用也且臣聞人常過然後能改動心忍性然後增益其所不

能浚之得罪二十年矣臣不知其所改悟增益者止於陛下昔日之所知邪其亦有未易知邪古之聖人不以己之獨智而廢衆人之論不以人之一青而掩終身之善每以知人爲難者蓋在於此惟陛下加察焉臣不勝懇切之至

論禦戎以自治爲上策

唐杜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無術復失山東作罪言曰若欲悉使生民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

者上策莫如自治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牛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雲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

臣竊以天下之事變化百出不可以勝窮然自其本求之則一言而足杜牧所謂自治是也苟捨其本而訊其末則雖千萬言汔無益也戰國

之際亦多故矣孫吳之攻戰儀秦之縱橫奔走
旁午天下爲之騷然時君用之利不償害孟軻
居其間獨曰蓋亦反其本矣軻之反本則牧之
自治之說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蓋自開闢以
來至于今未有不自治而能治人者牧之說則
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而臣猶有疑焉何則自
治之外無他策矣今以自治爲上策而又有中
策下策是未始有定論也是謂其君不能也若
軻則不然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
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綯
繆牖戶今此下民誰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
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
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
求之者夫不能治其國家則已矣豈復更有中
策下策者哉臣竊惟今日所以待夷狄者口戰
曰守曰和然此三者皆末也要當以自治爲本
吾之國家治矣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以和則久
所謂脩其本而未自應不然未知其說也

汪文定公集卷之二終



汪文定公集卷之二

奏議六首

應詔陳言兵食事宜

紹興三十二年五月二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以防秋不遠事貴預備足食足兵宜有長策可令臺諫侍從各以所見條具聞奏者臣伏見上天助順元惡殄滅虜酋新立長天之威遣使通和辭甚勤篤陛下方且不自暇逸而預爲防秋之備不自聖賢而博盡羣臣之謀天下幸甚蓋自

近日以來傳報不一或以爲虜酋寬厚能得衆者或以爲懦弱不立者或以爲急於和親欲復還河南地者或以爲彼方厚立賞格以勸戰士如唐鄧陳蔡之類失而復取其志蓋未已者或以爲河朔羣盜擾其南而契丹之遺種攻其北者昔漢光武初定天下減宮馬武皆以匈奴衰亂時不可失光武答以北狄尚強而屯田儆備傳聞之事常多失實古今通患實在於此要之爲國者不當問夷狄盛衰顧吾自治何如爾東

晉之季符堅以百萬之師戰勝之威長驅入寇自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晉人凜凜有吾其左衽之嘆至於淝水之戰虜衆奔潰首尾不支卒以亡國然則夷狄雖盛未足爲中國患也晉之謀臣皆欲乘符氏敗亾開拓中原王師一出盡得兗青雍豫之地然而君臣宴安無復顧慮以謝安之勲勞猶不見容而道子元顯之流出而用事晉之不振實自此始然則夷狄雖衰未必爲中國福也臣故曰不當問夷狄之盛衰顧吾

自治何如爾今詔旨以足食是兵爲慮此二者皆自治之要也臣請先言足食之說昔人以爲縣官當食租衣稅然漢文景之盛或賜民田租之半或盡除之或三十稅一武帝征伐四夷窮極奢侈於是有益鐵酒酤之禁昭帝卽位一切罷之至於後世或用或否唐至德宗用楊炎之說盡取軍興以來暴歛橫賦合而爲兩稅又用張滂之說始有茶禁凡漢唐之所征取權禁者今皆不能易矣然劉晏號爲善權鹽其始至也

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乃六百餘萬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饗百官祿俸皆仰給焉今止以淮浙計之歲收一千三百四十萬正元八年權茶歲得四十餘萬緡今則歲收二百四十萬矣世固未有善理財之人也獨不知劉晏復生其於今日財利尚能有所增加否乎至於其他所取名色猥衆曰經制曰總制曰無額上供曰折帛曰州縣寬剩曰僧道免丁曰寺觀寬剩曰大軍月椿曰膽軍酒息曰糴本總

其所得又什倍於兩稅而不翅也然則今日利
入之厚漢唐之時與吾祖宗之盛皆所不及也
宜其財聚於上不可勝用矣而大農無經旬之
儲至於仰貽宵旰之慮此其故何也臣嘗以爲
謂取之多則宜有餘而或以不足取之寡則宜
不足而或以有餘以文景輕徭薄賦而貫朽粟
陳以武帝籠天下之財而用度常不繼唐王仲
舒觀察江西奏罷權酷錢九十萬旣三年錢餘
於庫粟餘於廩孔戣節度嶺南盡除他名之稅
免屬州逋負之緡錢二百萬而公藏私蓄上下
與足由此觀之不在乎取之多而在乎用之有
節也今日財賦自其外而言之左藏一歲所出
比於紹興之初其多已增倍矣臣不敢遠引前
古姑以陛下之初政爲率則其間所當裁節者
固不少矣仁宗至和中諫官范鎮乞明詔中書
樞密大臣考求祖宗朝天聖中官吏兵數與天
下賦入之數斟酌損益立爲條章上下遵守則
國用有常而民力有餘矣此亦微臣所望於陛

下也凡百官有司浮冗之費可以參酌舊制一切減省惟是軍旅之用日以增廣因循寢久遂爲成例一旦更革固亦未易然而賞典之冗濫獨不可以甄別乎尺籍之僞冒獨不可以考覈乎此特在陛下指麾之間爾又自用兵以來中外爭言便宜徃徃多出於希功徼幸之意如措置營田如結集民兵如招納歸附之類錢糧器械一皆取足於朝廷曾無毫髮之效亦莫知其何用也熙寧間韓絳以大臣宣撫陝西所費十八萬緡終無成功衆議沸騰以爲大咎今所謂十八萬緡不知其幾矣况其事行之初議者固疑其不可故臣願朝廷之上有所興爲與衆共之使可否之論畢陳於前然後擇而從之如漢宣帝使公卿議屯兵利害反覆詳盡庶幾無輕舉妄動之失矣雖然此特言其外者而已至於內府之財則有非外廷所知者周官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匪頒之式好用之式然則王之用度雖曰不會要不出乎式也太府掌九賦九

功之貳受其貨賄之入其頌財則以式法授之而式貢之餘財則以供玩好之用元豐更定官制以金部左藏案主行內藏之出納而奉宸庫則隸於太府所以示天子至公無內外之異也自紹興十三年始詔內庫不隸戶部太府有司輒敢會問與供報者皆坐之中外之人不知所以然者何也疑詞異說無所不有臣竊觀陛下清心省事仁民愛物一皆出於天性宮掖使令既已不備又從而出之教坊者音樂既已不聽又從而罷之此豈以外物爲樂哉比以戎事暴露備邊騎師招軍市馬率從中出此豈以多藏爲利哉而臣猶有不能已者竊恐賜予之間或過爲豐厚而失於樽節出納之際或習爲寬縱而失於考察雜色供奉冗食無用之人或雖澄汰而未盡也今陛下恭儉於上而左右近習與夫貴戚之家第宅池館窮極華美田園邸舍連亘阡陌此固不能使人之無疑也夫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

其澤者蓋有之矣願陛下推其所爲損之又損始自宮掖次及外廷如此則聖德日新人心悅服而實惠及於天下矣先生所不可儉者祭祀也至於當損之時則二簋可用享况於匪頒好用之類乎且臣聞之有國家者未嘗不以人心爲安危惟我祖宗覆育天下斯民愛戴有隕無二尤見於艱難之時陛下試以東晉觀之方晉之國於江左中原分裂夷狄自相攻擊故邊境僅得以少寬而變故內起岌岌乎無終日之安所患者王敦也敦旣死而蘇峻祖約連衡犯順所患者桓溫也溫旣死而王恭商仲堪稱兵內向所患者孫恩也而盧循徐道復相繼擾亂蓋其基本尚淺人心易搖故姦邪得以肆行而無所畏也自建炎以來夷虜之禍甚於東晉然而戶口雖或流離而無背叛之志盜賊雖或竊發而無響應之助強悍之將不能以使其下之爲非暴虐之虜不能以禁其民之向化此皆祖宗德澤之所固結陛下仁心之所感動相與扶持

扞蔽以至今日豈曰少補之哉趙簡子使尹鐸
爲晉陽令請曰以爲藹絲乎仰爲保障乎簡子
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旣而智伯攻晉陽决
水灌之沉竈產蛙民無叛志凡今日之所以取
諸民者臣已具陳於前矣願陛下思民心所繫
之甚重閔方今民力之已竭而求所以賑救惟
在節省無益之費使財用充足然後賦歛之不
得已者可以次第蠲除庶幾疲瘵之民得以蘇
息則其爲國家之保障者豈有已哉臣請言足

兵之說昔陸贄有言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
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
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
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固不在益兵以
生事加賦以殄人也至和中朝廷招募新兵諫
官范鎮以爲財用不足民力凋敝而又欲募兵
是何異欲救火而益以薪流之濁而復撓其源
也兵不在衆在練之與將何如耳方儂智高寇
嶺南之後遣將不知幾輩遣兵不知幾萬死亾

江集
奔北不可勝紀然狄青所以取勝者番落數百
騎耳此兵不在衆近事之效也臣以爲陸贄范
鎮之說切中今日之病自講和以來諸將坐擁
重兵初無尺寸之功而高爵厚祿極其富貴安
享優佚養成驕惰無復激昂奮勵之志兵籍雖
多初不閱習或拘之以爲工匠或毆之以爲商
賈或抑之以爲僕廁之後旣遣使之以不當爲
之事又侵奪其所當得之食行路之人皆知其
不可用也已而虜騎奄至曾不一戰望風遁逃

浹辰之間而兩淮之地蹂踐幾遍方且恬不思
憚恣爲誕謾列上戰多誑惑羣聽急危之際被
旨應援乃或游辭詭計顧望不進陛下雖嘗取
其不用命者治之終未足以震服中外且鈞是
罪也而罰有輕重人猶不能無詞况於或罰之
或賞之乎故其免於罪而蒙賞者不知愧怍而
反謂朝廷之可欺偃蹇傲睨日以滋甚陛下捐
金帛以賜士卒適以資其刻剝之計至於怨讟
並興無以自解乃復奏功第賞超越資級動以

數萬唐李愬平淮西奏請將佐以下官凡百五十員憲宗謂裴度曰愬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渾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以此較之今日之事無乃太甚乎方無事時朝廷有所使令率以詔旨行下或陰爲遷延或公肆欺玩或直抗執而不行不知一旦有急能惟命是聽以徇國家之難乎四方之人何所觀望三軍之士何所勸沮雖有貔虎百萬將誰用之故臣之所憂不在乎兵之不足而在乎軍政之不修也

且今中外之兵其老弱強壯不可得而分也其逃匿死亾不可得而見也然則雖欲益兵亦不知其所以益矣諸葛亮出師無功或勸以益兵者亮曰大軍在邪山箕谷皆多於賊而反謂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由此觀之亮非徒不肯益兵也又欲減省之

蓋勝敗在將不在兵兵多而冗不若少而精也
臣願陛下內自省察以前日之失爲在已奮發
英斷力行大公至正之道而不牽於異說之私
賞善罰惡無偏無黨示天下以好惡所在使人
皆洒心易慮以聽陛下所爲然後兵籍之多寡
人材之高下皆可以按見其實謹其訓練之法
號令必行等級必明技藝必精心志必一周旋
進退將無所不可者矣昔人論兵蓋有一可以
當十者亦有十不當一者此顧用之何如耳竊

聞朝廷方簡閱州縣之兵取其半以待不慮之
備此誠有不得已者去冬固嘗發諸郡弓弩手
什之七矣疆之使行驚擾狼顧州郡有調發之
費室家有離散之怨旣至軍中大率奴虜使之
初不藉以爲戰鬪之用也大敵在前何嘗得一
夫之力且所謂正兵者枝止於此况其下者乎
而又有甚不便者夫盜賊之作常生於細微州
縣之兵雖不可施之於大軍而追胥討捕防護
鄉井蓋所以銷患於未萌也晉武帝罷州縣兵

山濤陶璜皆以爲不可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
州郡不能制此往事之鑒也去冬旣取所謂弓
弩手者州郡無備則或發諸縣尉司弓手以守
禦城郭縣又無備則或抽差編戶以代弓手之
乏貪猾之吏賞緣爲奸無所不至或差或否均
被其擾夫天下之事順人情而行之則如水之
就下拂人情而行之則有挾山超海之難故聖
主之政山者不使居川而渚者不使居中原此
非有神奇巧妙也亦曰順之而已今民之在田
里者則拘之於縣縣之巡捕者則執後於州州
之守衛者則分隸於諸軍豈所以爲順哉議者
患州縣之空虛也則請各置四隅之官而以其
士人爲之強宗富室平日挾其財力以武斷於
鄉曲今又假以尺寸之柄公行賄路明報仇怨
有甚於盜賊者朝廷知其不便尋卽寢罷蓋凡
所以開闔動搖至於數四公私煩費騷然不寧
而迄不得其道理者皆起於州郡之無兵也今
者詔旨止本選其強壯就各州教閱則固未必

調發也惟陛下精思熟慮於不得已之中有所
裁酌使州縣不至於無備田里不至於重擾則
州縣安而朝廷安矣臣仰惟陛下臨政願治于
茲有年國宜益富兵宜益強而顧以不足爲憂
凡在臣子就不皇恐臣竊以爲自古人君當艱
難之際其能積微而致著革弊而爲治者要必
以至誠爲本以力行爲要不尚虛文專取實效
用其人必責以功聽其言必驗以事使欺僞者
有所不敢爲而忠臣義士皆得自盡以奉其上
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詩曰秉心塞淵騶牝
三千又曰思無邪思馬斯徂夫馬之蕃息何與
於人君之心思蓋物無小大苟非以誠心持之
則所行之事其施於外也必苟簡所用之人其
應於上也必臧裂又安能還至而有效乎今日
之事特在陛下加之意而已臣竊觀今之風俗
大率以欺罔爲尚夔路師臣訓練精兵二萬及
監司核實初無一卒東南鑄錢祖宗時歲不下
百萬緡比來止以四十萬爲額又盡收天下之

銅有司以爲可鑄三十萬則是七十萬也去年所納僅及五萬而乃以六萬爲羨餘而獻夫以欺罔如此豈不以爲罪或又從而賞之亦何憚而不爲欺罔乎此風不革則天下之事所以仰勞聖慮者何時而已也臣不勝惓惓獻其愚衷惟陛下裁赦幸甚

除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狀

降興元年

准令諸侍從官受訖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者右臣伏覩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朱熹志尚宏遠學識純正不守章句而以自得爲本不事華藻而以躬行爲用尊其所聞克養益厚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論士大夫敦尚節義劄子

隆興元年三月

臣比者進見伏蒙聖諭如何得士大夫敦尚節義臣雖率爾以對率遽之間未能究極本末又蒙聖諭令臣陳其說者竊以風俗之邪正未嘗不繫乎人君之取舍所謂邪正者雖曲折萬狀要不出乎義與利而已君子所知者義也故爲

人臣則盡心戮力而無所避直言正論而無所
隱凡義之所當爲雖死生禍福臨之而不顧也
小人所知者利也利在君上則惟君上之從外
若柔順而其實危險外若恭謹而其實欺慢及
其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又何有於君上哉故傳
曰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
者夫邪正之分其明白如此而昔之人主常患
不能辯別之者蓋順從則取悅違異則致疑介
特則無助阿黨則多與廉靜則易退巧佞則難
遠故以同異爲愛憎以愛憎爲是非而取舍皆
失其真矣恭惟陛下明智聰察洞見幽隱凡中
外羣臣其材分高下皆無逃於聖鑒矣然而風
俗猶未能變者臣竊謂當今之失在於取人不
觀其行用人不覈其實今但曰是能辦事也是
能趨時也則其他不必問也夫天下之事以忠
信誠慤之心行之猶懼不濟况付之於無行之
人乎欺罔以售其說刻剝以營其私蓋將無所
不至矣而其益人之國者果何在哉此不觀其

行之弊也今有言曰某利可興某功可就徃徃
進之以爵祿予之以事權徐而考之則名實相
及績用不效非特不治其罪而爵祿事權猶且
如故而或有加焉此不覈其實之弊也夫不觀
其行則頑鈍者無所愧恥不覈其實則誕謾者
無所忌憚是毆天下之人使去義而就利其積
寢久其流寢遠將有不可勝言者伏望陛下爲
久安長治之計思清源端本之道於邪正義利
之辯特畱聖意獎任忠厚正直之士貴其和而
不必其同取其大節而不求其備若其浮虛輕
躁前後反復者則懲沮而差擇之以明示好惡
所在行之以必持之以久則公論伸正道明人
皆化而爲善所得者皆實才所行者皆實事矣
何患士風之美節義之不立也取進止

論講讀官進見希濶劄子

隆興元年十一月

臣伏見近日以來講讀之官進見希濶蓋自昔
人君有所供豫或不畱意經典有所私昵或不
親近儒生今陛下省覽庶務不舍晝夜非有所

侯豫也延接臣下不問疎賤非有所私昵也特以勤勞政事故不遑暇於此耳然臣竊謂六經之典籍祖宗之謨訓此乃政事之本也因其有所勸戒而省之於已則可以致日新之益因其有所損益而驗之於今則可以得時措之宜漢光武唐太宗皆百戰以取天下而與其臣下講論經理往往夜分乃寐蓋必不虛費日力而爲無益之舉也仁宗皇帝詔雙日御經筵而隻日亦詔侍臣講讀足以爲萬世法伏望陛下特留聖念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愛民六事劄子

乾道五年

臣竊以自昔人君大有爲於天下雖酬酢事變不一而足然皆以畏天愛民爲本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愛民乃所以畏天也未嘗不得乎天而可以成天下之務亦未有不得乎民而能得乎天也自王者之迹熄戰國之君務相傾奪於是孫吳之戰仗儀秦之縱橫申韓之形名法術紛起更進天下爲之騷然不寧孟子

於此時獨力持仁義之說以救民濟世齊大國也宣王一時賢君也宣王欲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其志亦大矣孟子乃曰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爲之後必有災其所以告宣王者則在於反其本養其民而已夫以天下並爭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養民之說不幾於拱揖而救焚乎故當時例以孟子爲迂闊而莫之用言旣不用則亦莫見其效驗然而後之能一天下者漢高祖光武也高祖所任者蕭何何之言曰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光武所任者鄧禹禹之言曰方今人思明君如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地大小蕭何鄧禹之言卽孟子之言也世但見高祖光武征伐四克而不知其得天人之心蓋在此而不在彼也恭惟陛下宏規遠畫將以紹復大業底綏四方而於愛養斯民尤致意焉發於詞令見於政事勤勤懇懇無所不用其至固已合乎

天矣臣輒不自揆思所以將順聖德之萬一者
其一曰陛下雖有愛民之誠而良法美意推而
行之者則在監司郡守今之監司郡守多不實
選是以民未必皆被其擇願陛下精澤其人久
任其職考覈其課而進退之其二曰獻言進計
之人類多捨循常而好紛更蓋循常之功未必
有可見之迹可喜之事而紛更之說聽其言則
美施於事則悖民受其弊常在於此故昔人以
謂康濟小民以率自中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
厥度也其三曰權貨之利今皆數倍於前代州
縣或科歛以取辦雖未能蠲減不宜有所增加
以重困民力其四曰州縣費用比承平時不翅
十倍豈復更有羨餘貪猾之吏徃徃刻剝進獻
填雖禁止未能盡革自今有犯令者陛下必出
行細罰以明示好惡其五曰收糴糧儲繕修器
械之類諸所費用悉宜計其實直給降本錢無
使州縣於百姓重賦之外復有此等陪贖或更
並緣肆爲姦利其六曰民竭其財力以養兵矣

而又欲以民爲兵恐其不足以禦盜而適以爲盜也今雖以籍定若免其教閱而約束州縣毋或非時追集違法率斂度幾疲瘵之民得以安業凡臣所陳皆繫斯民之休戚爲甚切臣之見聞思慮所不及者蓋亦不少惟陛下特留聖念使士之誠實之言民之疾苦之狀皆得畢陳於前次第而罷行之以固邦本以承天意天人協應相與爲一則爲之而成動之而功將無不可

者矣取進止

授端明殿學士查籥自代狀

右臣伏覩某官查籥稽古之學可施於今應變之才皆適於義奉使入蜀跨涉七年隨事便民爲國固本使在要近裨益必多臣所不知舉以自代

汪文定公集卷之三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江集

汪文定公集之四

內制十四首

李顯忠特授威武軍節度使充左金吾衛
上將軍封食實封如故制

朕運文武之大柄以濟時操賞罰之至權以御
下念秦伯用孟明之意與馮唐面文帝之言眷
乃勁臣久於閒地肆頒新渥靡限舊章隨州觀
察使提舉台州崇道觀隴西郡開國公食邑四
千一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李顯忠挺志墜

剛稟資驃銳生知大義既用夏以變夷荐奏膚
功期捐軀而徇國頃者成師以出惟敵是求方
志馳於伊吾乃威損於梅邑勉從絀典以塞輿
言然而折馘執俘亦云戮力動心忍性抑又累
年矧羣材之彙征豈一肯而獨棄粵自國朝之
制凡厥將帥之臣或元戎擁節之行或周衛執
金之守昔鮮聞於並授今特出於異恩內以增
輦轂之嚴外以爲屏翰之重皆將觀政非以假
人於戲與人之周庶幾得頗牧而能用其武之
服爾其繼英衛之善兵肇敏戎功對敷休命可
特授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封食實
封如故王者施行

郭振特授武泰軍節度使進封建康郡開
國侯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

朕總攬多士敕寧四方干城斯民實資勁武之
畧注意於將尤在安平之時雖名器之是嚴苟
勲勞而必報眷乃宿望修其外康歷年滋多宣
力靡邵矧來朝有錫命之禮而考績有陟明之

文其序進於元戎肆庭揚於大號侍衛親軍馬
軍都指揮使奉國軍承宣使克建康府駐劄御
前諸軍都統制兼知廬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
營田使克淮南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
提領措置屯田武功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食
實封一百戶郭振勇鷲而好義沉潛而善謀慷
慨風流家承氣俗之習奇麗福艾天賦功名之
資頃提偏師堅守孤壘厲士卒奮盈之氣摧寇
戎遠聞之鋒旣任屬之寢隆每勤勞之不憚肅

轅門於建紫開帥府於合肥紀律堅明恩威敷
洽盡忠以衛上之義得悅以使人之方有俶其
成不愆于素復念轉輸之費欲圖久駐之基萬
人畱田三事就緒凡茲爲國以遠慮皆匪便文
而自營朕嘉其用心倚以爲重惟名實之宜稱
庶事功之可成俾建節於黔中以增雄於闕外
封侯之舉行食之封併舉異恩適觀來效於戲
不顯亦世尚繼汾陽之休無競維人誰云克國
之老徃祇朕命克壯爾猷可特授武泰軍節度

使依前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克建康府駐劄
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廬州軍州事兼管內勸
農營田使克淮南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
兼提領措置屯田進封建康郡開國侯加食邑
五百戶實封二百戶王者施行

賜尚書左僕射陳俊卿乞許解機務不詔
敕俊卿卿脩身齊家允蹈先聖之學持正應變
兼有昔人之長調膺萬幾康濟羣物既自任以
重必克成厥終惟進陟於宰司蓋甫踰於期月

若乃富強之業未集陰陽之氣未和方當恐懼
修省之時正需輔贊彌縫之助胡爲自列乃欲
告歸昔成湯聖人實賴一德孔乎爲政尚云三
年其盡彌諸之誠益圖持久之效所請宜不允
賜尚書右僕射虞允文再乞解罷機政不

允不得更有陳請詔

奏劄子云非不欲
宣力左右初終如一

敕允文卿名振華夷材經文武方茲注意惟以
仰成曾坐席之未溫乃抗章而欲去義將安出
勢豈宜然已明喻於至懷尚游陳於前說惟左

右之宣力蓋將有爲非初終之一心何以能濟
勉安厥位益究乃猷所請宜不允不得更有陳
請

賜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

陳良祐乞畀外祠不允詔

敕良祐朕惟本朝之盛諫官御史類多以稱職
久任其辨明是非糾逃邪枉蓋不遺餘力然未
聞一去言路乃切切然願畏引避而亦無有輕
議其後者卿頃在諫省始將三年旣而出納命
令銓綜人物朕所選用每有加焉今忽以嘗任
言責欲避仇怨而去是何故邪傳曰內省不疾
夫何憂何懼卿其安之之所請宜不允

賜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

陳良祐乞許奉祠或州郡差遣不允詔

敕良祐省所奉劄子叨竊過分怨謗乘之竊恐
悔尤日積他時重費保全欲望許臣奉祠或與
臣州郡差遣事具悉卿素以學識簡于朕懷發
舒謀猷馭歷華要方益觀於遠業乃祈去於周

行已喻至懷猶伸前請仰不愧俯不忤奚虞怨
謗之乘言有物行有常豈復悔尤之積尚體茲
義其安爾居所請宜不允

賜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安遠軍承宣
使吳拱辭免除兼知興元軍府事克利
州安撫使恩命不允詔

敕吳拱朕惟乃父盡力百戰以保衛全蜀蜀人
德之如甘棠思召公也爾又能服父訓不違公
忠廉潔是以士尤樂爲之用乃者卽其駐軍之
地付以牧守之重從民之欲因勢之便因材之
宜庶幾建一官而三物成焉徃其欽哉毋替朕
命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寶文閣學士致仕凌景夏辭免恩
命不允詔

敕景夏朕閱勞卿以官職之事故特進名秩以
示貪賢而弗獲之意蓋古之里居者亦豈自暇
逸而已哉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卿其欽
服朕命勉盡此義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檢較少傅保寧軍節度使依前知
紹興軍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加食實
封史浩辭免恩命乞許仍舊秩改奉外
祠不允詔

敷史浩卿入相初政爲其盤舊學之臣出殿大
邦蓋禹穴神臬之地歲勤再閱氓俗浹和肆稽
進律之大特舉久虛之典而乃謂私養之未便
欲力辭而言歸惟昔人臣勤於王事不遑將母
是用作歌今卿定省庭闈常如一日顧瞻鄉黨
實在四封常何異於家居其卽膺於朕命所請
宜不允

賜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
使沈介乞除宮觀不允詔

敕沈介卿以盡護諸將之畧而鎮拊湖湘以特
立累朝之節而表率郡國蓋其有本如是固已
不令而行期年于茲治效爲最而乃游陳奏牘
力丐奉祠重念遠民方依善政其綏厥位毋棄
爾成所請宜不允

賜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沈介爲招到三衙軍兵並皆少壯及等不擾而辦獎諭詔

敕沈介朕常患今之郡縣有所興爲往往騷然煩費而事未必集雖然豈不存乎其人邪卿任分闔之重堅體國之義招致銳士入備禁旅願從者聽中率者助初不以一毫擾民而道路云遠糗糧畢具又未嘗仰給大農也嗚呼茲亦可以觀政矣予惟爾嘉之

賜徽猷直學士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吳芾乞許守本官職致仕不允詔

敕吳芾卿徊翔禁塗望實益邵鎮拊方面恩威一新顧欲於未至之年求遂其知止之計意雖甚切義不可從尚體朕懷勉祇厥服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敷文閣直學士依前成都童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晁公武辭免恩命不允詔

敕公武朕惟祖宗時其自待制除守成都者往

往進直學士之職以遣之矧卿服在禁塗蔚爲
宿望任四路兵民之寄積二年鎮拊之勞乃今
進職蓋云晚矣又何辭焉所請宜不允

賜敷文閣待制提舉祐神觀兼侍讀劉章
辭免除禮部侍郎兼侍讀恩命不允詔
敕劉章故舊之義所以厚民風老成之人所以
重國典惟茲二者卿實兼之召置貳卿典司三
禮卑以自牧雖陳引避之辭直哉惟清其思選
任之意所請宜不允

策問一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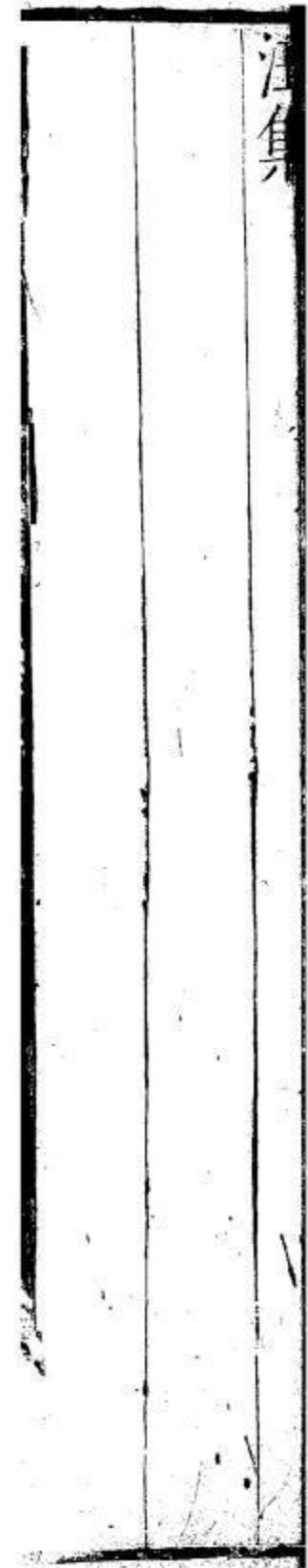
試林光朝館職策問

乾道五年七月十日

問帝王之功莫大於用人蓋必知其人矣然後
可得而用也皋陶之謨周公之立政其知皆在
於知人此固萬世不易之理也爲天下國家者
豈不欲得如皋陶所謂九德周公所謂三俊而
列于庶位以收用人之效哉患在夫端窾真僞
凌雜貿亂莫知其孰爲可用也然則知人必有
道矣皋陶周公之書其反復曲折殆亦詳矣獨

不曰如之何其知人也豈其不可言邪抑亦有
所未盡邪世之欲取聖人之言以爲致治之成
法者其將何以爲準邪則又卽孔子所嘗言者
而參之夫言行未必相應也毀譽好惡未必皆
可信也人之難知此其大槩也今也聽其言則
觀其行有所譽則有所試衆好之則察焉衆惡
之則察焉若是者亦足以知之乎然觀之試之
察之乃能有所別白而得其是非之實又豈易
哉周公於有夏則曰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湯
則曰克用三宅三俊文武則曰克知三有宅心
灼見三有俊心以聖人而優爲之固其宜矣而
禹乃曰知人之哲惟帝其難之豈堯所有不能
哉道至於聖人而猶有二邪此皆學士大夫所
當講究而推明也其詳言之

汪文定公集卷之四 終



汪文定公集卷之五

記

守正觀養二齋記

方耕道謂某曰吾聞諸中書呂公公聞諸其先友曰守至正以待天命觀物變以養學術吾退而名所居之二室曰守正曰觀養將朝於斯夕於斯從事於斯以毋忘呂公賜也願子爲我記之耕道抗邁之氣閨門雍睦之行出處之節其過絕人者甚衆今無乃視鄉所有爲未足與是

非邪正所在有心者所同知也然而以衆人之所知而世之君子有不能行平日之所耻一朝有安行而不疑者夫以口耳之學血氣之知以當利害之變何止於杯水救輿薪之火也是以紛紜叢脞莫能相尚能於此不能於彼勉強於所易失之於所難或僅能扶持至於末路不復自振要未可以一節爲定論也顏子居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由後世觀之能不戚戚於貧賤而失措於死生之際者有之矣孔孟之言亦阿所好邪意顏子所謂不改其樂必有不苟然者矣晞顏之人所當考也然則士之有爲有守而不出於存養之功難矣哉此宜呂公所以有望於耕道而耕道之所以不可已也所謂過絕人者將在此而不在彼矣某不肖廼者亦幸有聞於呂公愚未之能行今又幸而聞耕道之風庶幾取則之不遠也抑吾黨之士又有從而興起者焉是以爲之記而不敢辭

豹隱堂記

東萊呂君時叙紹興十五年丞於武義縣冬十二月固農之暇日取官之棄材築堂于廳之西未旬月而成公事之退以與兄弟講聚道義於其間縣人有請者曰澤其衣毛以成文章者豹也蓋君子豹變蓋以豹隱名是堂乎時叙以爲然而屬某爲之記所謂君子之文章者何也其惟優游厭飫閱天下之義理而極其要歸存於心而安措於身而宜發爲英華流爲潤澤而有

不可掩者也非外此而又有所謂文也自孔子之前聖賢之說可知也而未嘗有以文與質兩立而並言者單襄公曰文王質文夫質也而曰文此後世所疑也蓋古之遺言如此矣世衰道微乃始有文似而質非者凌雜於君子之間而莫能辨也於是孔子始別白而言之曰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夫質猶文也文猶質也實一而名二又或至於偏勝者疑非聖人之言蓋言之不如是則無以辨彼之

不然而明此之非有二也使文與質而果異也則夫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自後世觀之是爲質邪文邪蓋聖人之時道之難明辭之煩悉則已如此矣况又至於後世習其名不察其實物我異觀體用殊致其亦無足怪也已惟呂氏之學遠有端緒粹然一出於正爲世師表者相繼也而時叙兄弟實謹守其所聞凡衆言之是非若觀火矣持是而往所謂孰能禦之者與故予因斯堂之爲是名也而歷道學術之所以然以告方來使知呂氏所謂文章者蓋如此時叙名大倫治先名大噐者其見也允升名大猷逢吉名大同者其弟也

潛齋記

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視之而能見聽之而能聞者誰與八荒之外數千里之遠鬼神之茫昧也耳目之所不及也而思之則得索之則至參列於吾前者又誰與論至於此非天下至神有不足以名之矣故楊子曰神在所潛而已潛

天而天潛地而地此聖賢與衆人之所同亦未始有古今之異也然而文章事業邈不相及者吾嘗求其故矣三代以上學者以知道爲先泛觀博取而究其終極凡天下之物莫非爲吾之資至於浸潤厭厭豁然開明卓然獨立而自得諸我則天下之物亦莫非爲我之用措之於身而安施之於天下國家而宜感格天地發育萬物皆自然之符而無待於外者蓋有其本矣後世之士有志於學者推尋文義於毫釐之間謹

守法度於造次之際亦可謂強學力行矣而知之者實未至也故明於春秋而災異之說得以感悟於勢利而死生之變得以驚況其下者乎此古今學術之異不可以不辨也建安陳德俊溫粹謹潔孜孜焉以問學爲事取楊子所謂者名其居之室曰潛而訊其說於僕焉夫所謂神心者猶曰天之高地之厚耳要當知其所以然者孟子曰有四端于我知皆擴而克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矣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苟

知之者未至則安能擴而充之以盡其所以爲
高明廣大者哉故願於此致志焉居是室也必
有非昔之隱几者矣

平政橋記

水自玉山歷信州而西州之南有浮橋焉歲月
寢久扳罅柄脫傾欹動搖行者惴惴焉夫徒杠
輿梁之不設而民以病涉此其害之可見者至
於有其具而不足恃則有不可測知之害此仁
人之所隱而爲政者不可緩也今奉議卽趙侯

汝愚子直自著作佐卽來領州事惻然念之顧
以比年費用日增較之異時相倍蓰而不翅左
支右吾殆不暇給惟是樽縮浮濫檢梲欺隱銖
積寸累久之得錢三百萬而贏於是撤舊橋而
一新之廣厚堅壯坦如夷塗父老嗟嘆前所未
嘗觀也其下流曰三港蓋永豐之水北行又西
南湊集于此而閩人所從往來之津也舊以舟
渡至是收其餘材亦創爲浮梁以易之淳熙元
年九月丙申始作閱六旬而成其市材僦工率

爲平賈謹視出納無稽留峻刻之弊民之與官
爲市爲役者如私家然自初聚糧以至訖事無
一擾於民者春秋常事不書凡土木之後不時
害義固非其常矣至於雖得其時雖當於義亦
謹而書之蓋以用力爲重也况能於艱難偏仄
之中委曲經畫纖悉備至未嘗勞民之力而能
以革弊除害以春秋之法言之則其於凡例之
外變文以示義宜何如顧余不足及此也特記
其事而已

昭烈廟記

古聖王之制祭祀也福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
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
能捍大患則祀之此蓋不易之彝典也玉山東
嶽之行祠舊創於普寧寺之西紹興癸亥相攸
卜食得爽塏昉敞闢而壯麗之侑嶽秩祀之神
莫盛於張王初廟食湖湘迤演江右施及玉山
然封爵同而名諱異或者疑焉按唐忠義傳張
巡許遠守一州捍天下慷慨死難者三十六人

史佚王姓名邈無攷索後江西憲使方師尹撰
弋陽行祠記云曩效官京口觀淮陰棄指亭記
論王始末甚有條理迺知王諱并家于滑之白
馬安祿山之亂巡遠提孤軍守睢陽築臺募勇
士得南霽雲爲將王原善同出睢陽乞師賀蘭
進明不與俱斷一指誓信軍中爲之驚駭出滌
偕還且射浮圖矢中膊誓破賊必滅進明未幾
城陷王等俱死之夢其家曰吾得請於帝令輔
南嶽爲司錄事出乘輕車迅捷如飛掌察人間
善惡具以聞而加賞罰吾乘此可誅不忠未幾
進明遇疾如電之震益其德也然則王之膺帝
命以輔南嶽不獨表表於三十六人之中而聲
靈顯赫且綿綿於千萬世之下豈偶然之故哉
先是唐開元天寶間王累舉進士不第曾有題
衡州泗州寺詩一水悠悠百粵通片帆無奈信
秋風幾程峽浪寒春月尺日江天雨打蓬漂泊
漸搖青草外鄉關誰念雪園東未知今夜依何
處一點漁燈出葦叢其文章有如此者王平生

任俠常袖舉金鎚以繫不平死守睢陽氣勁力
銳終始不渝巡遠之忠義霽雲實讚嘆之霽雲
之勇壯王實佑助之氣節有如此者巢寇傲擾
衡民乞靈于王寇過來江遇鬻履者皆巨足詢
其故曰吾州兵屢也俄有寇見偉人高牙大纛
躍皆走餘寇禡魄卻走境賴以安隨處祠像號
感應太保其威靈有如此者是皆善德於唐也
生爲精忠之臣歿被盛德之庇如潭如卽如柳
如楸如撫如南安建昌所至靈應廟邈輦飛不

可縷數賜額照烈則自政和乙巳始也後南安
查仲正等捐金塑像名曰取命案崇奉經年紹
興丁卯仲正夢王坐白馬揮金鞭曰神乃江東
水絕處香火賴移他所否則禍及茲土覺遂識
此語是歲春暮遠送神像并其侍從舟載沿江
澣而東卜皆不叶至玉山始得卜寮邑士庶官
吏遠迓奉安於邑暖水三山實行嶽之佐也淳
熙乙未春南安張珉等十三人復辨供罷來獻
以備歲時供奉之需自是水旱盜疫無禱不應

邦人咸賀輸財戮力立祠於行嶽之東邊祠之前有泓泉漪潔凡有疾疫謁飲卽愈歲遇庚伏市民齋戒徼福辭曰收瘟稍茹葷腥擊歐無貸七月二十五日相傳爲王誕遐邇雅臺蒙恩戴惠者香花蕭鼓肩摩踵接闐咽道途以答神庥不但茲邑而已邑令陸翼年遂更名賜福案王自政和至乾道累封八字是乃忠靖威顯靈佑英濟王夫人累封四字是爲協惠懿澤夫人竊謂古今惟忠義之士一點英氣磅礴穹窿生爲

國家柱石死則凜凜在斗牛間王之忠義穎拔三十六人知其功史佚其傳能無遺憾然棄捐之亭碑可攷異代之烝嘗不絕有非當時諸將所能企及豈非王之名氏史雖不錄而褒封廟祀不能不昭盛美以垂不朽始天錄之以報其忠邪然則勤事定國禦菑捍患王無愧於古聖王之祀典矣茲廟遂成缺記顛末父老俾述其槩且以誌邦人被福之侈雖然王之英靈利澤固隨遇而隨著也豈獨此邦而已哉因叙大畧

且作詩使歌之以祀云玉山蒼蒼兮玉水清神
馭來下兮衆心傾有秩斯祐兮昭聲靈沴息妖
盪兮福群生五風十雨兮保秋成鼓腹絲身兮
樂昇平輸誠牲酒兮薦芳馨伐鼓坎坎兮鳴鑼
笙神貺無窮兮曲直享欲報罔極兮搖心旌

諸溪橋記

諸溪有橋乃宋紹興間郡侯秘書林公所建前
記備矣然考之圖志櫛乃從木故老相傳溪岍
多櫛木遂以得名或曰衆流之所會也故今稱

曰諸溪橋今且百年矣水齧而敗過者病焉余
一日出郊目擊怵然動心退而究其原委則知
前人創始未必不爲經久計者自易木而石蓋
嘗買田以爲歲修之備立意固善作法非良迺
以田租屬之廣教院主僧去來不常悉以所入
資其妄用橋之頽圯不顧也計田之入歲爲米
二十五石有奇與其斥爲緇徒蠶食之費孰若
收其贏以助吾惠政而况因接崖猶存舊址撥
沙取石多有遺材他山可攻功亦易就量其所

費衆謂得五十餘券足以辦事郡方窮空無力
議也於是以其租歸於官存五之一以贍掌橋
道者姑輟已奉千緡助之餘則於綱賞庫借用
焉積其歲之人不數年可以盡償郡得此租則
修舊起廢來者不容追其責矣爰屬上饒邑佐
游君炳董其事游君精敏而峻潔市材僦工直
與時平凡所經營一如私家未嘗毫髮擾民不
七旬而告工橋之址創者一修其半者二衡爲
尺十有三縱七十有四爲欄爲楹悉完之費八
千二百九十四緡有奇郡所撥之外乃邑大家
出是塗者爭助成之余懼夫郡有修橋之田而
後人不之知也又惜夫諸大家有樂施之善而
名不彰於後也故刻之石以紀始末併以其姓
氏附下方云

桐源書院記

桐源在貴溪縣南高氏之族唐時有諱寬仁者
累官至福建觀察使自後以詩書顯庸者代有
其人今國子監學錄可仰先生寬仁七世孫在

家未仕時刻苦學問作書院於所居之旁乃收
召宗族及鄉人之子弟教之因名曰桐源書院
可仰出身科第授今職予與先生同郡微言于
予以記書院創立之始夫三代之時黨庠術序
家塾之教遍天下俊造之士升于國都者必皆
自其鄉故居于家而孝弟廉耻之行立仕于時
而仁義之政修後世鄉閭之教廢存者獨州郡
之學爾今桐源書院高氏特以教其家與一鄉
子弟有古人閭塾之遺意且書院者讀書之處
也凡人讀書于書院人所共知讀書之處人或
未盡知也豈徒華居廣廈明窓靜几之謂哉是
心卽書室也吾能潔修神明之舍以讀吾書則
論孟庸學之四書不在方冊在吾丹府之中矣
六經子史之旨趣不在篇簡在吾靈臺之內矣
咀其英華舐其膏馥其爲用詎有涯哉自古名
賢巨儒讀書皆在於心故發揮爲事業皆本諸
是心也今學錄先生歷官以來好學之心未嘗
有一日之倦其欲立功立德以圖不朽于世亦

未必不以古之賢人君子自期也自茲以往高
氏子孫讀書于書院當以古聖賢心學自勉毋
以詞章之學自足他日有自此而達於郡邑上
於國學赫然名聞於四方則書院不爲徒設矣
書以鑱於石碑來者勉焉

序三晉

陳忠肅公文集序

自荆國王文公變更法度後之用事者又託之
以濟其凶一時忠臣誼士尊君憂國相與出力

爭之不爲不多黨銅之籍其大槩可見也然其
言不行身不用則亦已矣若乃辨白是非如指
諸掌探索隱伏如見其肺肝反復傾盡不遺餘
力巨姦憤疾磨牙搥毒必欲不俱存而後已摧
沮撼頓流離傾沛無所不至而氣愈壯言愈切
則天下一人而已忠肅陳公是也蓋公以身任
天下之重以萬物爲吾身而莫知孰爲彼此也
以死生爲旦暮而莫知孰爲禍福也至大至剛
正直之氣實與天地相爲終始此豈苟然者昔

孟子推原楊墨之害以爲禽獸食人人將相食
夫見微而知著非智者不能也及事之已然則
宜夫人而能知之若乃目見其效身被其害浸
淫蔓衍徧滿天下而猶或不知其所以然者豈
非邪說之誣民既久而與之爲一與夷狄之禍
自古所無世徒見其末流之失而異時用事者
反得藉口以自解然公方天下全盛邊事未萌
之時固已有南北分裂之憂是果何所見而言
邪學者於此亦可以悚然而悟矣遺書餘論所
以覺後覺正人心其所繫於天下國家者豈曰
小補哉

徐壽卿集序

古之學者非有意於爲文也其於天下之義理
講習之明思索之精蘊積之富熟既已昭晰而
無疑從容而自得其發於文字言語也如指白
黑如取諸左右如楚人之爲楚製齊人之爲齊
語亦不期然而然矣後之人讀其書誦其言見
其明白純粹善美并且而不可幾及也則掇拾

其遺餘摹寫其彷彿苦心焦思求所以爲之雖
或近似而終非是也於是有人以文爲諸儒倡者
則曰文當以仁義詩書爲本此雖異於世之逐
末者然其意則主於爲文蓋亦未得其本也亦
豐徐壽卿年少氣銳雖勉焉爲世之科舉之業
而引筆行墨縱橫傾注往往自出已意不牽於
俗固已有過人者矣旣而從范陽張先生學日
見所未見日聞所未聞謂夫道之可以經世而
非私智之鑿也言之必可行而非邪說之誣也

天人之本一也物我之非有二也方將詳說而
反約彊學而力行以充極其所見聞至於古之
學者而後已厘得一第爲宜黃縣佐而不幸死
矣其孤居正持壽卿所爲文十卷求予爲序蓋
觀壽卿之文則可以見其學矣故爲道古今學
者之異而序壽卿之本末如此以授之爲居正
者尚行壽卿之志乎哉

贈杜君術士序

世之推步五行以談禍福者皆祖李虛中爲虛

中者其自考必審其自信必確矣然乃服藥覲
幸長生而顧以速死是不知命之有制而欲以
力勝也其自考者如此何以考他人之禍福乎
其自信者如此何以使人之信乎又况爲其徒
者乎世人不考其源流隨而信之此吾所未喻
也今番陽杜君爲虛中之言者也然何其談人
之禍福歷歷不少差又有使人不能不少信者
夫君子之安命非能逆知其淹數之度要以爲
非人力所能致故一切任之而已耳彼以夫茫
昧恍惚不可致詰之理而猶可以智索則遂謂
亦可以力勝也此虛中之所以困歟

說一晉

黃元圭字說

吳郡黃子夢有授之以名者曰元圭寤而名之
請字於余余曰審如是則神之所以貺子者大
矣於是字之曰夢錫又從而請其說夫物之在
天地間而爲人用者謂之五材玉無預焉然而
天下莫不貴也夫豈以無用而貴之哉蓋其所

以爲用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材不足以明之矣
齊明盛服于廟于郊于朝廷之上上以感格三
神下以照臨百官光大之德祲盛之容必有以
稱其美者當是之時孰宜爲用哉古之君子務
知遠者大者動容周旋而天下被其福材不可
得而見功不可得而言亦猶是矣若夫籩豆之
事出納之各圃稼之學蓋有所不知此學者之
所當擇也吾子都其名矣則修其實以克之者
其在斯乎



汪文定公集卷之六

書簡十三晉

與知信州程尚書

伏審祇奉中詔出分左符惟信美之肇州本鄱
陽之析壤河潤九里久已接於餘波我獨二天
今親承於仁政聞命而喜有心所同恭惟某官
冠冕士倫表儀禁路高文大冊發爲國華覈論
危言播在人口是以彌年家食有其如蒼生之
憂一日詔還有旣見君子之喜所以致此夫豈

汪集
偶然方需顯庸盡發賢蘊後凋之節要歲寒而始知勇退之心雖流惡而莫禦歛此餘亦施於專城人誇衣錦之榮誰識浮雲之志某仰高蒞久願見無階不獨與此邦之人安其田里庶幾聞長者之論奉以周旋其爲懽娛倍萬夷等

與總領汪少卿

伏念某技無他長窮有定數蓬山咫尺風引去以難親木偶東西兩流行而未已雖安蹇薄之分未免饑寒之憂仰蒙上恩洊佐郡寄遠道百

舍豈重趼之敢辭中流一壺視千金而愛管解後廷臣之重久當使指之嚴昔已賴於保持今仍依於臨案茲爲幸甚殆匪徒然恭惟某官學識高明才猷敏邵宿望獨高於省寺羣公皆避於茵馮屬邦計之浩繁紆皇華而典領錢流於地雖稱劉晏之功亦發於厠豈識庖丁之妙卽登大任乃究遠圖某無以亢身苟焉竊祿論臭味於草木敢曰宗盟謹期會于簿書庶逃吏責尚祈終惠使得全安傾仰之誠敷陳罔旣

與趙經幹

伏審旣被辟書卽奉俞旨轅門增重桂嶺有輝
伏惟某官蔚以卿材生于公族信厚皆如麟趾
夙著清芬絃歌焉用牛刀亟登臯課屬南邦之
開鎮虛右席以招賢錐之處於囊中昔已知其
特異羅而置之幕下今豈待於先容姑藉佐戎
之謀實爲儲帥之地某去德云久竊祿于茲特
承謦欬之音更托旃幪之庇其爲忻忭豈易敷
陳

荅程運幹

習聞聲迹深歷歲時敢謂眷勤首紆誨問講修
先世之好曲示過情之褒感莫能名愧無以稱
恭惟運幹學士受材膚敏制行溫恭趨而過庭
親承問學之富行不由徑益見操修之堅凡士
論之所期曰家聲之是似顧惟晚進及識前修
仰風烈之如存喜典刑之有繼未由造請第切
傾馳倍覲保綏亟膺進用

賀張樞密

伏審祇奉詔音進登樞府廟堂增重朝野交欣
恭惟某官道大而方氣剛以直出入中外幾四
十年反覆是非蓋千百變屹乎其中立不倚綽
乎其從容有常年高而德愈新身退而名愈白
想風采者或意其魁梧而奇偉問起居者皆願
其壽考而康寧世不我忘政將焉往屬皇明之
有作果召節之亟頒沆圃雅志之堅以慰具瞻
之久今之急務人所共知有一言可以興曰上
策莫如自治使還至而有效願力行之何如惟
老成重於典刑而名實加于上下意有所向爲
無不成辭絃更張已陳激切之論置郵傳命願
見設施之方幸因千載之逢力救萬民之病庶
幾大節無愧古人某方遠守於海隅莫進趨於
門下其爲依仰實倍等夷

荅查運判

竊以自昔才難莫如闕外于今任重尤在蜀中
豈意空疎亦叨寄屬柁舟遡峽幸險阻之無他
入境觀風嘆拊綏之未易伏辱眷私之厚特迂

誨問之勤此蓋運使直閣持自牧之謙篤相先
之義兩喜必多溢美願莫稱於褒揚久要不忘
平生願繼聞於告戒其爲感慰罔旣敷陳

賀吳宣撫

伏審進升帝傳真啟王封典冊流傳縉紳欽聳
恭惟某官宏才冠世敏識幾神臨事制宜沛江
河之莫禦竭誠徇國凜山岳之不移偉伯季之
繼興專西南之重寄遺黎安堵悉蒙再造之仁
諸將連城屹有四維之固屬頒溫詔促覲嚴宸

靡憚暑行進承書接會朝繼食見國體之增崇
帷幄運籌獨淵衷之默契惟高密元功之首惟
汾陽異姓之王參酌舊章合爲寵數以煥大常
之紀以隆巖石之瞻不顯其光于斯爲盛其夙
蒙異眷方託餘輝引頌門墻第切拘縻之嘆庇
身厦屋庶無隕越之羞忻忭之城敷陳罔旣

賀汪樞密

伏審誕揚明制進長元樞帝眷特隆民瞻胥慶
恭惟某官英猷經遠宿望冠時執法端朝言底

可績宣威制勝令出惟行越叅政幾協濟國事
文武備足佐右具宜絕域亦知其名在庭無出
其右於皇新政方懋遠圖偃戢干戈仁雖存於
兼愛綱繆牖戶患猶謹於豫防曰咨元老之猶
式固中興之業以聞望則惟舊以謀猷則具臧
旣茂建於使名復優加於寵數惟大尉之在漢
室與相惟鈞而熙寧之待潞公其命特異叅稽
往制簡自淵衷以示非常之恩以明爰立之意
武功七德益恢可大之規說命三篇卽正久虛
之位憐幪四海師表羣工某久託餘光欣聞傳
命方分符於閩外阻望履於幕中

荅李提刑

伏審欽奉詔書洊持憲節先聲云及輿論交欣
恭惟提刑敷文識慮精明才猷宏博仙李之根
遠矣世德彌芳棠棣之萼粲然相門未艾視彼
黃閣實吾青氈而乃頰就外官坐成遺老郡守
監司之寄幾徧歷於四方門生故吏之餘或先
登於要路矧茲夔峽亦辱使軺度獄放紛幸平

及之無害疲民凋瘵賴賑恤之有方苟種德之
可爲豈屈身之足問顧惟懶拙又幸依承茲復
同寅庶幾蒙益枉誨音之良厚知眷意之特隆
感愧之懷敷陳罔旣

荅張潼川

伏審寓直西清分符東蜀以曲從於懇請故特
示於褒優下車云初浹境胥慶恭惟某官得先
天康節之學俟後世子雲之知其無施而不宜
蓋有本者如是被召始行於萬里爲卽僅及於
六旬卽當超遷乃復外補介于石故能不終日
良其背所以不失時實斯道之固然抑遠民之
幸甚顧惟疎拙荐獲依承特蒙惠問之勤益見
同寅之義其爲感愧罔旣敷陳

賀虞宣撫

伏以經武斗樞之庭宣風井絡之野安危所寄
內外惟均注意特隆具瞻胥慶恭惟宣撫樞密
知院受才宏博蘊德純全以孝爲事君之忠以
仁爲救物之勇我戰則克蓋傳心於聖門匪夷

所思獨取必於天理經畫世故調臨政幾無施
不宜有本如是雖舉身而遠引亟承命以遄歸
惟蜀僻在一隅惟帝明見萬里當宁太息命公
往釐靡憚暑行之勤以寬旰衣之慮制勝堂上
卽坐收於全功拜相軍中當復見於盛事益沛
爲霖之潤永扶置噐之安某疎拙無庸知照有
素免於罪戾悉繫庇冒之然奉以周旋茲復趨
承之幸其爲忻忭實倍等夷

荅程提舶

睽遠風度荐易歲華各在一隅始將萬里心雖
無間迹若相忘茲被命以言歸幸颺風之稍近
方圖修問遽辱貽書見眷予之不忘審起居之
多福恭惟其官才周浩劇識究精微屈伊洛之
名家臨夷蠻之互市海船四集益豐財貨之源
官曹一清無復脂膏之潤已被褒嘉之渥卽膺
進擢之優某方此丐閑度幾養病無從披晤第
切傾馳塵冗所叢敷陳罔旣

賀汪學士

伏審某官奉承大對擢寘巍科凡在見聞莫不
嘆美仰惟世德蓋嘗參翊於政塗矧復天倫今
乃並升於榜甲併爲盛事著在輿言旣能自致
於聲名必且遠追於風烈而某繆司貢士竊自
喜於得人獲托宗盟又庶幾於蒙潤特勤都騎
躬致長牋慰荷之誠敷陳罔旣

汪文定公集卷之六

終

汪文定公集卷之七

書簡二十六晉

與汪叔嘉 大猷

蒙喻書中大旨某何足以知之第昔嘗承師訓
今僅能守而不失者姑以爲報所謂歷象五行
治水作樂觀象作服之制必有提綱振領之道
又慮難於考究切謂天文地理刑名度數在學
者皆當攷究非特爲舉業也注疏之中固已詳
矣間有不同處如東坡介甫嘗言之亦不過六

七處可以參攷若欲極其微妙則古人固有終身知一藝而用之不能無差者若其大槩則不可不知也如此亦無難於攷究矣大抵聖人仰觀俯察制禮作樂皆有至賾存乎其間不然則是紛紛者贅矣故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昔者孔子觀於蜡而曰仁之至義之盡觀於鄉飲而曰知王道之易易也論郊祀之禮禘嘗之義而曰治國其猶視諸掌乎吳季札觀蕭韶之舞而知帝德之廣大韓宣子見易象春秋知周

公之德周之所以王此豈拘着於刑名度數與文字之間哉是以君子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使不知所謂約則所學者特技耳何以爲吾儒舜典之命九官與呂刑本不異但注似誤以皇帝爲堯王介甫專不取注疏於此乃不能正其失竄二苗命伯益禹稷皆舜事也而以爲堯不知何所據也若其命官先後之次此則偶爾不同不必論也立政所謂九德卽皋陶所謂也楊子曰羲進重和重黎則義和非重黎也特進之

而已先儒所謂重黎司天地之官羲和四時之官也春夏陽也故進重秋冬陰也故進黎後世遂以和羲爲重黎或謂中庸九經先於脩身而尊賢次之此不應不及脩身或謂大學引帝典曰克明峻德自明也則是自明其德矣此皆不考帝典大學文意書稱堯之德自欽明文思以至格于上下其爲脩身也至矣故繼以克明峻德此正合乎中庸之叙若使上文言堯德如此之盛又云克明吾之德其語可謂叢雜至大學

蓋謂堯之所以能明峻德者以其自明也由吾之明德故能明人之德所謂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自明二字其所發輝最爲有力若使大學之意以明峻德爲堯之德則何必更下注脚云云乎此可以意曉也又其所引顧諟天之明命則將何以言之以此而論固灼然矣難壬人之說皆通生乎千載之下雖窮其志思安能合乎聖人要其無悖於義理有補於名教使聖人復起不能易者卽經之所在也又去師友之訓常思

棄怠輒因來問復爾切切更望以所疑時見訂
正幸甚幸甚抑崇之說昔者所聞亦然蓋如啓
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以天子而與諸侯戰則其
德衰矣此皆不可不考也

答毛季中

某侍下幸無他第日益貧耳奉祠且蒲矣比作
劄子求再任萬一不諧則可索我於枯魚之肆
矣不曉事自應得此不敢不安之也承遂爲定
居臨川之計相望益遠奈何奈何或固歸鄉取

道玉山切一報我當得一見之幸沈元用甚欲
求識此圃經由曾少欵否呂丈於吾人甚眷眷
願不惜時與之通問子韶處不通書恐亦未
幸更思之交游間稍通顯者便與之疏則似有
意至於世之窺伺亦不足恤利害豈人所能爲
邪某山居却頗得讀書然獨學無友離羣索居
陷於古人之所病終亦勤而無功平時師友蓋
日夜在念也今皆在數百里外書問且不能數
况異時盍簪之樂也以此言之聚散豈偶然哉

平時嘗斐然有志斯世今竊居循省日久百念已矣但求有以糊口優游率歲度爲鄉曲一無咎無譽之人耳尚望時有以振之使遂此志許子理後會通書否此間蓋濶焉不相聞但聞其至湖南首劾帥司數事使人增氣然竟不行也因便至辰州一問季文如何并養原亦有一書同往乞知之宣城官况大不佳俸不足用差出每月才一二日在家又識事有非人力所堪辨者如曠三十里許無人家而責以捕盜之類是也岳侯比赴棘寺又傳已出不詳所以再遣使介至索虜邊鄙其途少安乎陳丈得書云十一月間欲赴惠州不知今行未來書且留此渠亦約欲專人來相問也喻丈得休致卽往光福居中赴溧水必須同行彥柔敏中禹錫相繼去世可爲痛惜昔范中宣公赴謫所至中途舟幾覆忠宣墜水旣上笑謂妻孥曰此豈章子厚爲之哉消息盈虛之理固如是也胸中千萬此後不能記憶草草附問遇便卽告墜數字以慰寥落

至望他惟順時保重以俟天命耳

荅徐知止

某伏退蕭寺日以懷念蒸濕欲雨伏惟尊候萬福奉教極荷此正吾輩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不可以不素講也乃蒙切厓之益幸甚幸甚天下之事常傷於銳而無慚弊之在人者固不可以不革然使其有忠信誠慤之心則當究弊之所從來慮其始而及其終行之以慚消之以晦而持之以久固未有初不考究但見其於人情

不合率然以爲非是不俟終日而盡罷之者美則美矣然則此出於銳氣而非出於誠心者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革弊之難如此今人於泛交之間苟見其過猶爲之掩覆保全諫之於密况父子君臣之間乎昔章聖皇帝晚年頗崇神仙興土木及仁宗卽位以爲天書者天所以錫先帝也不當畱在人間而納之陵中玉清昭應宮有火災於是更不修繕以荅天戒及章憲明肅上仙首詔中外無得言垂簾時事而事之當

革固已消於宜其之際矣此真萬世法也故元
祐間所更法度皆本先帝之意而爲之亦以此
也如舜誅四凶事堯舜本一道用四凶非堯之
過誅四凶非彰堯之過若使四凶乃堯所信任
心腹之臣則舜之去之亦必有道矧堯姑試之
以職事既績用不成則誅之此乃成堯之志何
過之彰哉願更思之匆匆上報苟未合不惜見
示亦庶乎朋友講習之樂也乞倍萬愛重不宣

上趙丞相鼎

某近嘗拜狀必以上關省覽孟秋猶熱伏惟純
誠鉅德百神相之鈞候起居萬福得行在書乃
聞有興化之命相公數千里聞關而歸謂自此
遂得休息而蠢蠢之徒猶排報不已風波可畏
直道難行一至於此然考之載籍昔之以元勛
盛德而見勝羣小如此類者何可勝數今日之
事不足爲異也跋扈所以見周公不容所以見
孔子是始天意也頃見相識間議者徃徃以相
公慈溪之居大近某獨謂仁人君子存心行已

無愧天地至於意外之患則雖智者不能預爲之所欲加之罪亦何適而不可哉相公高識宏度於是非利害之際處之熟矣伏惟坐照消息怡然順受聞命引道平氣遜辭以避方熾之鋒有識之士亦將觀相公何以處此也懇切而言忘其僭易暑氣未艾川陸云遠更望倍保鈞重以慰中外之望

荅趙允明

前日將如常山途中遇素所使令者乃知車御還自虎林殊慰久仰方欲爲問忽辱近書審承綵戲多暇尊候萬福某奉祠竊居幸爾如常他無足道畏暑相別忽爾涼冷日月易徂當其惜此暇日庶不虛度也東行所幹果何如示喻循規矩之說此實要法然當求其放心收之規矩之中若近世之士胸中營營而姑以糠粃束練其刑骸又以欺愚曰知道者此則非所敢聞也昔嘗與益謙言士固有終身無過行直至臨死生不亂然而未可以言道者况其下乎恐吾友

求規矩於尺寸之外故復發此他日舉似益謙
當亦以爲然矣便行勿勿上問益加進修追蹤
古人是望不宣

荅張定夫

蒙頒示舊作四篇至言奧旨皆自得之後學之
所未聞幸甚幸甚然其間鄙拙之見猶有不能
無疑者敢試言之以求教於執事某聞之聖人
之教有小學有大學若周官所謂六藝來書所
謂胡安定教人以吏事知兵與水利算數等事

者小學也若中庸大學之所謂者大學也學無
大小之分小學蓋所以爲大學也孔子曰溫故
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又曰下學上達知我者其
天乎使局於一枝而無知新上達之功則不免
於藝成而下致遠而泥矣後世學者高談微妙
而濶畧名數度越繩墨蕩然無所執守枵然不
適於用若此者非特不知小學亦非所以爲大
學也以刑名法術名其家以章句訓詁傳其徒
陋而無法博而寡要若此者非特不知大學亦

非所以爲小學也以此論者學無大小之分知其一則萬事畢否則兩失之矣自秦漢而下至二程先生始能發明微言使學者知本末不二體用一源而聖人之書始可得而讀其有功於道甚大來教以爲荀楊王韓固非其比此可以爲定論也而猶謂其道則是也其教人者非也竊謂學者學此教者教此而已不應於道之外又別有以教人也沈湮漸漬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則雖不責之重禁之切而人自歸於善矣彼其詐僞者非也以此治經以此讀書以此作文何不可之有彼其自處於卑陋者亦非也胡安定之學晚進不能知其詳抑其止於此乎或又有所謂知新上達之功乎此則未敢以輕論也

荅葉南美

所謂文潛性論謂性爲善惡混固非矣然彼蓋隱之吾心以爲誠然而後言者也今之所謂性善者蓋尊信孟子而云耳未必心見其誠然也蓋求所謂見其誠然者乎謂格物爲扞格切恐

未安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不以爲仁此可見矣
易頌甚佳則旣已超然立言矣而曰欲用此意
以學易得非謙損之辭也今似許迂臨甚幸今
遣人馬去然甚愧率帥也

荅胡明仲

恭以閣學侍郎聞望在人旣更閱進退之際而
愈高識與不識孰不慕望矧某受知受教之舊
其歸向之心豈間久近然以僻居山谷人跡罕
至之地朝夕焦焦焉饘粥不給之是謀其勢固

不能趨造門下至於咫尺之書亦坐貧與僻左
之故無由時致於前鄉者附便拜書五年于此
矣又不知其果達否也顧事勢齟齬如此與區
區之心大不相類謂且得誅絕之罪於左右矣
比者鄉人方剛定附示手誨所以存撫教誨之
意不啻疇昔感戢之餘而昔者妄自隱度恐懼
私情溘然冰釋幸甚幸甚某閒居八年龕櫛之
味艱難險阻之狀久已甘之斷不敢以此動念
惟是學業不見所超使異時幸而得侍未知何

以爲進見之資耳伏承奉祠旣終不復再請蓋祖宗以祠祿爲憫勞優賢之異數其予之則曰任滿赴闕故請者有以爲詞今使執政侍從之臣而猶家貧仰祿自言茲固大賢之有所不爲第恐衆人之所不識則以爲其意安在旁推曲引將無所不至雖君子之行固不循俗毀譽然固有道雖委蛇而不失爲大直者未知台意以爲何如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且因以求教也僭易死罪某竊聞文定先生所與諸賢往還簡牘皆以鏤石願各得一本置之左右閣學侍郎高文偉論其繕寫者固不敢妄意得之或有墨本儻使得以拜觀不勝厚幸輒恃眷私之舊遂敢及此仰惟先覺固不倦於教也今因僧至衡州屬其專持此至門下未卽超侍執筆倍以依仰敢乞順時倍保台重

荅徐漢英

比人囑奉手誨讀之再三不勝感嘆且承涉冬履候如宜少慰瞻仰伏承垂問墓額但恐李公

擇事當時傳聞未必得其真而後來記憶容有不盡然者不作墓銘不求挽詩可也似不必揭於墓道挽詩如祭文然爲之者所以自道其痛惜長違之意本非求而得者雖今人不免於求然吾告人曰不求則是失其實矣司馬文正書儀以爲墓前立小碑可高二三尺許大書曰某姓名某更不書官此蓋壙中已有志文則墓前只須如此今旣無志文則墓額稍爲文言似未爲過孔子題季子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此事始也又文潞公題廣平先生之墓蓋有自來矣後人多認明道爲謚非也但以其人平生行狀而節以一言宜今簡重切當乃可傳信而行遠切惟先丈承事心地坦夷無所矜忤好士樂善甚於世人之嗜利可謂長者矣若只云長者徐公之墓則是妥貼而得其實而有陰德之意亦在其中矣蓋若云某姓長者則止是稱號若先生府君之類若云長者某人則二字乃是明其德如明道之類是已漢時稱重其人多

云長者文帝問田叔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雲中守孟舒長者也張釋之問文帝周勃何如人上曰長者又問張相如何如人上復曰長者直不疑張歐之徒史稱其長者宣帝以黃霸治行終長者又問龔遂安得長者之言考此則長者二字甚重但世人泛泛言之遂不以爲重耳君子固當論其實也更有鄙見若只是姓名如溫公書儀則子孫自爲也至於稱道德行不免假之於人所謂寓言十九親父不爲其子媒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不知高見以爲如何伏惟追慕罔極思所以表見於無窮眷之重之又以下問苟有所見不敢不盡其去取之際更在從長必不以爲僭也皇恐皇恐加以見聞不多山居無文字檢閱其有牴牾更得教誨之尤幸輓詩不成語言謹錄呈公擇事如必欲如此呂逢吉乃李氏甥俟他日問之而後從事如何更在垂喻

與黃罔人

比因還介上狀當卽呈達今因妻兄專詣門下
復附此紙此間哀苦窮愁寥落之狀可問而知
不重說也內外食口亦四十人因讀信天緣堂
記所謂世間寧有一門同日困於無飯者天之
所賦自應不闕先生之言端不我欺旣以自解
尤復借之以止兒啼而解客嘲也無由瞻見惟
乞倍萬玆重卽還禁塗以慰士論不次

上宰執劄子

比者輒具啓狀候問門下庶幾下情得以上達
歲晚寒冽恭惟論道餘暇天人交相鈞候動止
萬福某仰恃平日蒙被知遇之厚敢以私懇冒
瀆鈞聽某家世農業其爲生之計甚微類皆耕
而後食織而後衣者也一鄉之內版籍所載未
嘗有以官爲戶者至某始得一官其區區之心
非特以仰事俯育而已兄弟家族若內若外所
欲以相收相恤者非一皆其義所當爲者而某
所從士來其間居者至於十餘年其遠適者至
於二千里間者出守婺州才數月爾藥傷補

敗百無一二而大禍仍之屏伏墳墓艱窘萬狀
支綴喘息借至今日大抵二十五年間所望以
相收相恤者其貧者日以困壯者日以老老者
徃徃物故僅有存者每一念至此若鍼刺之在
肺臍重以逋責之未解而有過時之負婚嫁之
未辦而有不及時之憂此皆饑食所不皇安者
如蒙鈞慈裁賜一外任合入差遣使得罷勉職
事上以補報萬一而下以遂其私計之如前所
陳不勝幸願昔唐杜牧以私計迫感求爲刺史
以爲甚於墜井者求出執熱者願濯且其言曰
爲刺史則一家骨肉四處皆秦爲京官則四處
皆困某事勢正亦類此干犯威重無任惶懼俟
命之至

與呂叔潛

某承乏如故第冬春久旱奔走祈請終未見效
不勝悚恐也魏公再相雖出獨斷不知能行其
志否種種似未免俯就雖古人有之亦已難矣
兩月之間並未見其施設必有所甚重者徒令

善類嘆息瞻仰而已季文竟去亦失於見幾不
早爾舍人恩澤事僅得季文書魏公欣然以爲
當還切須及時料理也伯恭今安在兩日前作
書托韓無咎附便亦只是報此朱元晦到此一
月而歸其學問精進所養益厚所謂日新而未
見其止也恐欲知故及之妻弟與尤延之皆欲
來此久未聞近音

荅吏部陳侍郎

朱元晦在建安相遇學問材識足爲遠器亦招
其來此帥司準備差遣傳鉞者信州人鉛檄歸
鄉不復爲來此計近相見云明年正月卽乞休
致蓋其家富厚明年卽七十也傳雖差下替人
輒欲俟其投下文字作非次關申乞辟差元晦
敢望同陵丈見宰執言之如許得的確方敢申
上也其與宰執書亦云其詳托吏部兩侍郎矣
切乞畱念仍示報曲折幸甚王龜齡胡邦衡劉
賓之相繼造朝當有卓絕切至之論也其乃者
拜狀伏蒙鈞慈賜以報荅感荷無量示諭悉已

遵稟朱迪功熹進脩日新殊未可量也不知朝廷有以處之否呂奉議大倫貧甚閒廢之久士論惜之如主莞財用若期月之闕亦可待也此外如鼂倖近關無不可者敢望鈞慈特賜矜念前此鼎州甚得士民之譽凌侍郎能言併乞垂察

與喻玉泉

玉泉在蘄

前所說王晉老大夫不待按脉而知人病者近得延平守相見論病甚有理蘄州黃梅村中有

周先生者異人也江州祁居之尹和靖之高第嘗患鼻中時有碎骨出周云乃飲甘棠湖中以生薑爲末服及一秤則此病自愈已而果然問之云水有屍氣觸其骨飲此水爲氣所薰鼻先聞之所以有此病惟生薑性烈可以入鼻久之乃能蕩滌諸穢所以能愈也其他異事甚多更無取於人王晉老亦稱之遠方乃有此人豈易得哉辟親之事恐未須愜前日見二公却忘記說隣牆聞人刪定其子爲張晉彦壻云晉彦齋

之他日欲送安國往成親也向說沈洵者今亦
爲晉彥壻矣

與張真甫

某承乏無補日懷愧悚仰望超然遠引之舉如
樊籠之凌雲霄也馬船事前奏尚未下旣而騷
然煩擾蓋悔所論之不切比復再論副本謹錄
呈聖人所謂汝弗能救與是誰之過者其敢逃
罪也邪李竑新州編管虞叅知建康王曦春官
直學士院程叔達丁憂塗中想亦自見報也

與何運使

論語集解得以細覽不專已見不尚文飾而惟
其義理之當尤以嘆仰頃蒙喻及文中子嘗見
司馬溫公行狀言有文中子補傳一卷北方得
之謹以錄呈其所去取大槩畧盡矣此外如云
楊素李德林見之類尤爲可笑論語於三家必
云季康子孟武懿子之類必稱孔子對曰蓋貴
貴尊賢其義一也安有身爲布衣而於當時之
執政而曰素與吾言德林與吾言云云邪

與陳樞密 康伯

其疎拙無恥謬當闡寄之重曠日持久寂無報効疾病侵凌愈難黽勉怨仇叢聚理必顛隳力丐奉祠未蒙矜察仰惟樞密知院知照素厚倘得借以餘論使其得免於罪戾遂其分願而去亦所以爲國計也幸甚幸甚廟堂登用正臣中外拭目以觀舉直錯枉之政然右府本兵枋之外事亦固有未易爲者竊謂如劉賓之龔繹之劉子駒縱未還朝豈宜久置閒散朱元晦直諫

多聞然已除武學博士今若更除都下一差遣其人必有以報稱知遇禋贊盛德馮圓仲之家貧困特甚若得復官致仕庶幾不絕祿食猶可存活此皆善類所望於門下者前所稟任俊臣已蒙朝廷除知涪州矣益良吏也

又

逝中伏蒙枉賜誨翰仰見存眷之厚至於詢訪時事委曲周密又見所以任重慮遠之意此壯馳茲所爲拜而賀也天下幸甚蜀中人才有張

行成者頃嘗薦之蒙召對除郎中兩月引去今知潼川府其學博而尤邃於易其才高而尤長於理材賦毅然有捐軀殉國之志惜乎朝廷用之不盡也然其人老矣不能復遠出若就四川有重難職事付之必能稱辦又有左朝散郎前潼川府路轉運判官李燾某近嘗以其問學行義具稟必已仰徹鈞聽如此人者非獨蜀人未易多得也蜀中監司罷守關員除已奏聞外如張待制震正是精力強明之時而退就閒地殊爲可惜又有左朝請大夫郭邱老成詳練恬靜有守士論所推重雖年垂八十而精力不衰尙可用也財用不足今日之大患竊見朝廷命介更易不常暗所耗失自不爲少只以四川論之如乾道元年令宣撫司差兵五千於鄂州防秋到未數日又復發回原所調發往來津遣犒設沿途供億之費不知幾何矣又於總領所取鐵錢百萬貫欲應副兩淮先發十七萬船脚之費若其大半尋卽罷之近日令置制司抄造錢引

紙工料之直約二十三萬貫有奇起綱糜費在外今又以無用令罷矣推此類言之若審於出令亦節用愛人之一端也民力困竭矣而建言者每爲培克之請州縣匱乏矣而當官者競爲羨餘之獻皆非治世美事孰若治其本而未自應乎自古南北分爭事變非一未聞北人浮海入寇者惟元顏亮獨出於此亦是多爲岐路以困吾師蓋彼視民如土芥初不計其失亾也使其無膠西之敗遂能深入亦送死耳凡海船之

來必候潮然後能入港易舟然後能登岸誠有強弓勁弩乘高據要以待之可使坐斃也若海船不用其所省當以百萬計矣武學博士朱熹不知鈞慈有以處之否衆人之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也伏乞畱念某頃在東南所聞蜀中事今旣親見乃知所聞謬誤多矣大理陳少卿旣親見又詳審其心公平乞詳細詢之庶得其實蓋有非書所能盡者吳宣撫二月二十一日急召其二子知利州綿州者旣傳其所苦已自安

然二子尚未回任也某仰辱下問輒此縷縷上稟僭易知罪

荅李仲信

某蒙恩兼職翰苑尤非所長方力具辭免也示喻益以愧悚酌古要論舟中得細觀議論宏博筆力雄健欽嘆無已其間鄙意有所疑者輒具別紙竊謂文章之用不過叙事與明理而已理中有一事理中有一理然事必得其實理必得其正東坡以言語妙天下而制科文字未免或語焉

而不精擇焉而不詳如賈誼一論謂當先交絳灌使其不忌然後舉天下唯吾所欲爲安有立談之間遽爲人痛哭者賈生痛哭之時則灌已死絳已之國矣此非其實也先交絳灌而實欲取其權此非其正也致使王荆公得以藉口故區區旣竊嘆仰又願審處之必蒙照察也其餘三編續得奉報

與呂子厚

某方念不獲嗣音伏辱書誨慰荷無量正獻文

集等跋語殊愧不稱昔嘗聞於紫薇舍人以爲
伊川祭文最能明正獻之心者區區輒述所聞
然精微之際未敢謂厯能勿失也垂諭過厚尤
以悚反匆遽上狀不能逮意尚幸裁照

荅蘇仁仲

某竊惟年德之高而經緯本末足以表式斯世
言論風旨足以開益後來顧乃僻在一涯超然
物外蓋識者所共嘆息才難之患今日尤甚時
而出之政恐不免耳丙辰時議高識卓見者燭

照數計三十餘年間效亦彌可睹矣而談說者
云云猶如故况在當時乎聽察之間所繫大矣
益可嘆也示諭改奏文字大抵吏文稍涉疑似
必取決於朝廷不然雖徒快無益蓋近例如此
所以不能專其他曲折有尺書所不能盡者殊
爲愧悚

與李運使

某山居絕無外事可以一意觀書第目昏日甚
殊相妨也又聞頗苦目疾此中年嘗患而應辰

特甚耳沈存中方每日用白湯沃洗勝於服藥不知曾行之否邊報竟如何目前未見其可恃以無恐者但幸其無他耳仲秉徹還曾覲詞頭尋趙舍人歸遂行之却不報行也欽夫中批知袁州次日除鄭藻儀同文潛殊不曉第恐亦難久也賢良召試辭免文字極得體第恐命再下亦須一出耳幸望審處之墾田之議頃於邸報中見之頗訝其首尾不貫穿今得見全文甚幸乖崖堂記所謂發潛德之幽光非可爲淺見寡聞道也大抵定錄乃王欽若王之如澶淵之後並不及寇萊公一字而其自辯處甚悉也永叔原父等文字多奇他處方欲謀一定居之地盡裒集所有藏之他時可錄寄也

荅劉樞密

垂喻力陳時事非特以退爲諫而已尤見所以非苟然者昔韓忠獻與司馬文正公書云竊聞執事以宗社生靈爲念懇辭樞弼必冀感悟上意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蓋世人但知

溫公辭官之爲高而忠獻獨明其心也。比者時事紛紛，見先知之明，衆益嘆仰矣。某素辱知照，尤不勝拳拳之誠。屬目昏日甚，沃洗數百遍，僅能勉強執筆，不能詳謹，乞賜矜察。

荅梁子輔

伏蒙垂喻，溫建二守曲折竊謂三仁夷惠之行不同，而孔子皆以仁予之。蓋本無私心，各行其志，不足以相非也。三仁固更相爲謀，使夷惠而同時，則亦必以心相知矣。如進不隱賢，必以其

道不以三公易其介，又自謂直道而事人，則其和也。豈苟同而已哉？孔子之於夷惠，固無可無不可。然而旅泰山伐顓臾，則責由求以不能正救，蓋有不得已者矣。惟發於誠心，以敬君愛民爲念，而不敢有一毫顧恤毀譽計較利害之心，以盡人道，聽天命可也。天下之禍，固有養成者，亦有激成者。西漢張禹、孔光之流，阿附唯諾，專其身謀，以至大盜移國而莫之誰何。此養成者也。東漢之君子必欲與小人立敵，終於俱傷兩

江集
敗而國隨以去此激成者也然則爲君子者豈
無中道於其間哉伊川先生嘗曰中則正矣正
未必中也世蓋有正而未必中者不可以其未
得中行而謂之不正也正未必中學者所當玩
味此語體究此理以嘗自省察某愚陋衰惰蓋
惴惴然惟恐不及者乞賜指教幸甚

荅尤延之

蒙喻劉陳二公此皆一時宗師尤難措詞頃嘗
問呂居仁丈神宗實錄張天祺張橫渠傳殆非

尋常文士所能作呂丈云此兩傳皆是范純甫
自做他人豈易及此天祺傳言新法之害當與
王安石分受其過橫渠言乃考索所至非默識
心通今此二公恐亦類此輒以所聞謾錄呈上
舊見范忠宣王正仲曾子開皆云元祐間有朋
黨之論忠宣辨尤力錄歐陽公朋黨論以進忠
宣奏議言行錄皆可考然竟不知何人爲黨論
其論指何事也後得一書曰元祐密疏者有劉
器之一章分王安石呂惠卿蔡確之黨各具姓

名於其下方知忠宣所爭者此也噐之盡言集亦不載此章元祐密疏李仁甫曾借去錄本留史院恐須載併及忠宣所論於傳末瑩中再作四明尊堯集爲悔過之書以寄噐之噐之荅云神考未嘗師安石安石豈足爲聖人昔旣稱道如此今乃置之潛逆悖亂之域是非去取有非鄙拙所能曉者然事君行己苟亦無憾而今而後可以已矣事君行己等語蓋亦察其心也又有書與楊中立以爲不辭一身之有過願成來者之無過楊荅以賢知過之則道不明不行安能成來者之無過乎因及禹稷顏回事或出或處皆當其可耳瑩中齒長而荅書以先生稱揚之後以書辭避瑩中云先生指纓閉以救其惑謂纓冠閉戶龜山及了翁集其書具載可考也此兩段合載於瑩中傳末視黯無怍欲改作於黯無怍道固如是不由外鑠其下欲添兩句云視彼汲直如玉而琢

與方叔興

聞既還蘄春諸况安適大抵學問之道止是揆於心而安稽於古而合措於事而宜所以體究涵養躬行日用要以盡此道而已若家務人事以至應舉從仕皆不相妨叔興用心於內當益有日新之功也賦兩篇甚有工然須廣看前輩諸作取其所長盡爲我用方能從容中節也有問鄭毅夫作賦之法鄭云亦在乎熟之而已歐陽公言爲文須是看多作多講論多蓋此雖小技亦須功力到乃能精爾

與呂伯恭

晉夏清和恭惟勉就古制哀慕未忘百神協相尊候萬福想臺移趨覲朝廷亦必循例以舊物招致不知何以處之當預有定論也伊川文字編次如何向所納去者有可取否近檢得伊川與富韓公之子書又尹和靖荅十一丈書皆錄呈橫渠集元晦頗以爲未盡曾再理會否集後有溫公帖偶有呂和叔與明道帖正是荅溫公所論今亦同往也敬夫雖不得書而聞所苦良

已要須止酒爲善耳近有以其所論西樞之章
而稱門人題跋者刻板散布頗亦上聞亦知之
否承屏居明招益復省事但書問難通爾

汪文定公集卷之七

終

汪文定公集卷之八

書簡八首

與朱元晦

近建安附示手誨慰荷亾量當暑恭惟尊候萬
福某碌碌於此日益愧負思見君子且謀所以
當如何者此心往來如饑如渴近事復益可慮
雖在疏遠豈能弭忘張真甫爲德不竟然此君
實有區區之心孔子稱管仲有仁之功若真甫
之功實近之示喻當以爲戒誠是也羅丈語錄



得之甚幸尚有可疑者謹具別紙他日龜田集
刻板併以諸家語錄附之不必送延平也羅文
語錄中有可疑者不居其聖與得無所得形色
天性與色卽是空恐難作一類語看有事若人
者一章頃嘗問王文信伯有次第否王文云前
兩句有次第後兩句難分又問同是一章若如
此說則語脉不貫穿王文云恐如信善矣須有
次第至於大也聖也神也豈可分優劣正與事
若人者一章相似神廟時富公嘗薦荆公爲翰

林學士韓魏公不聽按神廟時韓富未嘗同朝
也荆公曰絳之相非維意謝爲人誠實但聰悟
不及先生驩兜共工事道不足以在之故有典
典不足以治之故有刑不屈於法度之威煮海
之事誠非獲已今益寬所入益微然更當思所
以揀之折張之政固爲未遠然今日事勢豈可
同年而語自葉左丞作帥盡以郡中財賦之餘
獻諸朝今爲歲額而帥司諸色糜費昔取之郡
者皆帥司自辦又立定寺院納官之額蓋不如

此則不能有餘以爲獻也既而拘定寬剽錢寺
院益以窮蹙所立之額又不能如數矣而朝廷
發下養老軍員揀汰使臣軍員動以數百皆昔
所無者近年以來方有事於征討召募調發敷
買打造之類符移日至殆不勝其應接也若窮
而不變未知竟如何邪

又

某所欲言者甚多初謂秋涼或可再得承教今
遂未可卜也姝以悵仰諫省二公論龍大淵曾
覲未報間却各除知閤仍兼舊職給事舍人相
繼論其不可中批語甚峻二人皆待罪有旨無
罪可待劉諫除工侍而張真甫以待制知會稽
真甫陳義甚力引富韓公司馬溫公辭副樞事
未知能必行其志否卽官李若樸林栗緣禁中
點檢小使臣升陟狀而二人所薦乃雜流批出
詰問旣而各展磨勘蓋上於細務一一省覽如
此也

又

見報有旨引見而未報登對之日竊計誠心正論從容獻納所以開寤上意者多矣因來倘得聞一二良幸李愿中先生十月半間見訪館於眉壽堂方說話間忽覺欲仆急扶之問其無所苦否則曰無事無事尋卽不省人事昇之就榻則已蛻矣後事皆親爲料理似可無悔建安簿已扶護歸鄉想聞之必增惻楚也

又

蒙以延平先生銘文見屬自顧不腆何足以發明道學之懿所幸元晦論次皆已詳備庶幾有所證爾福唐久旱奔走祈請殊未沾足朝夕稟稟不知所措奈何奈何有以教督良幸魏公再往淮上其意必有不可得而聞者第合堂同席一東一西不知如此做得否令人念念不已竊聞元晦他日必再到延平倘因而下顧莫大之幸

又

見許下顧朝夕以冀下旬卽遣人往也温公答

明道帖論橫渠謚事欲附見於龜山集中切望錄示魏公與水軍統制魏尚復官言者以爲不可乃止遣王錢兩侍郎撫諭兩淮仍措置他無所聞

又

兵級共七人謹遣聽使令自此數日以待來臨王龍二使還自盱眙力言淮上無備士心不固所以遣宣諭更戍兵又督府方治淮東總領司事而洪總領入對復言督府之失所以令總領每半歲或一歲入奏魏公必以罪去但未知輕重如何耳

又

某舟行至安仁而聞魏公八月二十八日薨背於餘干雖道路之人亦相與咨嗟痛惜也前者之約孰謂事乃至此邪

又

某到闕下留旬日兩得入對第訓諭所及責任甚重殊未知所稱塞耳元晦奉祠之請亦嘗言

之丞相問甚詳其意甚遲疑且云如此是棄賢也張建安之行初者堂白皆欣然許可適有戚罷員闕指揮諸公以令行之初殊難之遂已此外有幹辦公事兩闕見任人皆堂除臨行乞從本司辟差亦既得請但闕在一年之後又未知肯俯就否行止非人所能良以自嘆也虜遣使請和朝廷亦欲報之聞海泗皆已撤戍矣自此須稍休息但未知何以善後耳陳丞相判紹興比弋陽相見足疾如故若出則須過關也

又

伏蒙示喻一字之失仰見忠告之嚴誠當如此也伊川於濂溪若止云少年嘗從學則無害矣康節之學豈敢輕議所以舉和靖者止欲明從遊兩字太重耳東坡初年力闢禪學如鹽官縣安國寺大悲閣記省記不分明其中引日知其亾月無忘其所能之類其後讀釋氏書見其汗漫而無極從文關西等遊又見其辯博不可屈服也始悔其少作於是凡釋氏之說盡欲以智

慮億度以文字解說如論成佛難易而引孟子仁義不可勝用子由又有傳燈錄解而子由晚作老子解乃欲和會三家爲一此蓋氣習之弊竊以謂無邪心謂其不知道可也若欲指其失以示人則如某事某說明其不然可也若槩而言之以與王氏同貶恐或太甚論法者必原其情願更察之也

又

別德寢久邈在天末無復講習之允豈勝勤仰去秋上狀弁納所寫李先生墓志不知已到否春氣清和恭惟尊候萬福便中再辱書誨良以慰荷示喻蘇氏之學疵病非一然今世人誦習但取其文章之妙而已初不於此求道也則其疎謬牴牾似可置之濂溪先生高明純正然謂二程受學恐未能盡范文正公一見橫渠奇之授以中庸謂橫渠學文正則不可也更乞裁酌李先生墓志寫得甚草草其間有謬誤處請徑爲改正也論語集解序益簡當所恨不見全書

耳蜀士甚盛大率以三蘇爲師亦止是學其文章步驟至於窮經考古之學則往往濶畧未知究竟如何橫渠先生之曾孫流落在蜀有橫渠語錄前所未見又文集亦多於私家所傳者俟有的便納去幸爲審訂也

又

某承乏無補重以目疾廢事丐祠未獲當再請也種種非紙上可究應求秉政足爲治表未知其得伸志否僻遠如坐井底報狀大率兩月餘方到惓惓此心終有不能已者查元章明敏時得相見稍慰寥落此外惟王龜齡張真甫通問爾某拜問尊夫人壽履康寧以次眷集均福有所委令願聞之邵康節子孫大抵不取二程蓋私意也邵公濟作聞見後錄有一段謾錄呈不知果是伊川有此帖否又伊川集中論殺薄昭事元晦以爲何如

又

丞相云嘗作書相招又以堂帖促行蓋自得上

已手帖後寤無嗣音不知君子之行止如何朝夕勤仰夏暑雨恭惟德履禔福元晦當一來似無可疑若既到之後或有未安又在我矣要之自處既盡然後可無愧於道也願以此道爲準不必過爲疑慮某疎拙最無補猶覬未罪去間或得瞻見於此以展發所欲言耳某奉祠如昨第目昏殊甚稍勞勸卽或全無所見也又徧身疥癩坐卧不安疾病如此未始寧息而離羣索居了無進脩之益朝夕愧懼云銘通書兩書當置之坐右以求所未至竊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東西二銘所以相爲表裏而頃來諸公皆不及東銘何邪前蒙示喻於平易處蹉過益見體道之功久而日親道無遠近高卑之異但見有不同爾然方其未至也雖欲便造平易而其勢有未能者曾子聞一以貫之之說因門人之問而曰忠恕而已矣蓋其見得明白行得純熟如饑食渴飲非有可異也每念此事非億度言語所能及尙幸時月以警發其愚陋也陳明仲篤

志爲善甚不易得其當官諸事想能書中詳言之但可嘆惜爾

又

某屏居如故第目昏益甚亦良苦也許寄楊文靖胡文定帖甚幸朱公揆帖見令摹本別寄納伊川先生文字亦逐旋據檢到者送伯恭矣婺州所刊橫渠集近方見之前此所得本亦寄他處忌日之變見呂和叔集蓋必傳之橫渠也塵史所謂者更看伯恭報如何欽夫正月間一病甚始今雖良愈尤當加意調獲要須止酒乃善也

又

某兀坐荒山惟日瞻仰奉八月二十八日賜教慰荷無量冬寒恭惟進脩有相尊候禔福某諸僅如昨雖此閒居畧無進道之益每切悚懼思見君子尤不能已也太極說旣欲指示人豈免部析然其理則一而已矣無可疑者上蔡所學精到文詞又足以發之每服膺焉來教所喻誠

然此學之所以不可已也竊承有修言二書甚
渴見也易傳後叙傳易堂記俟更檢討別拜聞
次陳明仲家事初不之聞當作書報之也

與信州程尚書

伏以比年以來民方幸於息肩而信州又得如
尚書者辱鎮撫之其蒙幸又有加焉而天下不
靖民橫流肆雪戴白之老未始見聞恭惟龍學
尚書誠心惻怛惟以利民及物爲事方無事時
求所以饒裕矜恤之者無所不至况今遭此鉅

異漂蕩墊溺予遺無幾亾者暴露委食於烏鳶
存者困乏寄命於俄頃鄉下細民所仰食者大
則猷畝而猷畝化爲谿壑矣次者菽粟而菽粟
混爲泥沙矣富者方挾所有以幸災貧者將無
所恃而抵禁是以良民惴惴私憂過計恐其害
不止水而已然而未聞使州有所賑恤以慰存
沒之心爲之措畫建久長之利者竊意屬吏徒
欲仰寬夙夜之憂不以實告而如某等輩雖受
恩顧之異而自以杜門間居又不敢僭易而言

之也伏見儋郡屬縣有程氏數家者皆以財爲長雄乃者漂蕩之餘止留倉庫一所饑民扣門而求之不得於是嘯呼發所藏而去訴之縣縣不能治也時方聞之固已憂隣境有倣而爲之者矣茲又聞上饒縣石人鄉有李氏者閉糴以待賈民持錢造門而不荅則恐之曰必不得將自發廩李始懼而受之某鄉有某氏者欲增價以糴民與之商推移時不決有數人遠來者不復計所直而從之其不從者患其不與已同也須其出而奪之某閒居不能盡知外事所聞止此二者而已歟所以未至如旁郡之甚者蓋有憚於尚書之威重也而某氏之事勉之縣縣亦不能治蓋徃徃烏合之人莫知主名雖欲治之不可得已竊恐小民日迫於死亾之憂不復顧慮然後什伍爲曹鄉閭旣無如之何官司又不得而治必有甚於今者矣所謂其害將不止於水者也伏望使州察此事理早賜措畫度當今可行之宜求古人救災之政每縣專擇明察慈

惠之吏委之奉行其有便宜許其以法條陳要
使上下之情通則民必被其實惠通變於不得
不爲之時消患於無聲無形之內不勝幸甚若
只作尋常文字泛泛行下實恐徒爲文具而無
益也又聞民以災傷赴愬者甚衆雖未聞指揮
竊計使州必且次第施行伏見庚申歲大水爲
害當時按視蠲租德惠甚渥民間不免有所陪
費逮旣蠲放之後縣中乃令放米及一石者出
錢買務酒一石置酒之直自足以輪租而向之

陪費又在外矣朝廷虛失常賦而民間初不被
惠甚可惜也若非預行約束曾不若不蠲減之
爲愈也至於受納之際或非其人徃徃加倍概
量以足入倉之數餘者例印虛鈔今使某戶合
納米二石以災傷蠲其半前使受納非其人則
所謂二石米者未嘗蠲也夫以百姓之財其公
上之用艱難之際宜若於義未爲害也而朝廷
猶且有所不忍屈已脩睦使民休息以公上之
所不忍取者乃舉而歸之污吏之家甚可嘆也

亦望他日特行約束以警貪狡之心少紓凋瘵
之力其他事之纖悉有非所能盡知尚書周爰
咨詢必有能言之者矣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
膚割髮宜及體髮膚尚無足愛况其他乎又曰
救人之難饑不及飡饑渴飲食猶在所緩則事
之所急孰有先於此者乎某不在其位而僭易
言之可謂罪矣然思古人救災之意如此其切
况食奉祠無功之錄辱門下異常之眷而坐視
民病如此而以避嫌緘默自處可謂有愧於心
矣伏惟尚書以邦本國體爲心唯恐有所不聞
亦必不以僭易賜罪也然而今特已然之害如
此陰陽隔屏理有常數夏潦秋旱自古所記今
之田畝十存一二使又有他日之憂則民病何
時而已脩廢政以召和氣罄誠意以祈多福以
弭禍於未形而起福於將來想已在台念久矣
不待芻蕘之言也干冒台重下情不勝戰慄之
至

答張侍郎

比人回領賜教不勝感慰初雖聞駐節清日繼
又聞已奏乞歸鹽官固知清口必非久但區區
之意以謂須取道城中而歸庶幾得遂瞻侍以
慰釋十有五年去德之思且所欲面稟者亦非
一二故前日專人拜書已俟詳報今乃云廿四
日取經路去而某廿六日始奉教已入蘭溪界
矣參差如此悵快何已某欲去之計前此屢以
稟知不惟才力短拙無補於事其間曲折甚多
又以老母前此隨家兄在黃州一別七年今年
七十有七矣近方正母子之名前此雖有欲養
之心將以誰告今身在省闈可以言而不言復
何待乎七月未嘗欲乞嘉禾偶有都司之命遂
復黽勉十月初四明有關徧見諸府以情告諸
公皆謂進用在卽而乃求補外豈有所疑乎終
不見察左明云少待結果了去亦未晚某云豈
敢有此望正使誤蒙朝廷除擢却恐去計愈難
矣時節因緣未有易於今日者未幾四明除人
適辛企李赴召除春官遂以東陽爲請諸公初

相留之意甚勤既而見其與去亦頗不樂然某以月日輪對先生以是日得宮祠又十日而有東陽之除好事者不知本末以爲與永嘉相表裏至有死黨之說又以謂面對不合騰播百端惟是廟堂諸公備知曲折有問焉亦以告之故久乃稍定子集所報得於傳聞亦不無所自也某上殿所論以謂祖宗時治獄則有開封府御史臺又置糾察刑獄司斷獄則有大理寺刑部又置審刑院自元豐改官制大理寺兼治獄事然猶置少卿兩員一以治獄一以斷刑今則止置少卿一員治獄斷刑皆出於一然則獄之有當平反者當責之誰乎又如祖宗時雖有刑部大理與審刑院然每至赦宥必別置詳定罪犯一司以待從館閣領之刑部大理審刑皆無預焉蓋所謂罪犯者議法之初皆更其手今若又使之詳定誰肯自以爲非乎至於梓益夔利去朝廷遠每赦則委轉運鈐轄司詳定而不委提刑亦此意也今刑部昔之議法今之詳定

皆出一手其能使民不寃乎只如故相用事鍛鍊文致皆韓仲通爲之今又使仲通改正叙豈復有是理况又因星變降詔許民庶言事而事干刑部戶部者復送本部然則戶部之有枉謬誰敢以爲言乎是時韓已去矣上大稱賞以爲切當許以卽當施行時已有大理少卿楊揆一員矣又除司農少卿陳章爲大理少卿專治獄某又言近降指揮治賊吏盡用祖宗法今時與國初不同國初承五代殺伐之餘嚴刑峻法未

能盡革當時州郡多付之武夫至有不識字畫而以僕從代書判者至於判司簿尉往往以牙狡爲之故朝廷亦不復以士類待之至於天下旣定選舉益清前日之刑寢不復用故范祖禹著唐鑑以爲士自一命以上刑辱不及以爲本朝美事然臣之愚非以賊吏爲可恤也彼旣已冒犯典憲自絕士類亦何足以士類待之第恐此刑旣用入而濫及於士類爾不必遠引只如前日用事之臣意所不樂者徃徃皆誣以賊罪

今之大臣有親被其害者陛下聖明今已灼見
誣枉若使當時盡用祖宗法治之今雖欲改正
而復用之豈可得乎此不可以不慎也上云卿
所慮甚高遠人所莫及然朕當擇巨蠹者治之
以儆其餘宣諭之語甚多今錄其要者某云臣
謂賊吏皆當治但此刑不可輕用爾若使鹽司
得其人按治得其實雖停降編竄亦足以懲惡
非謂縱姦而不問也上云卿所論甚善當日所
對大畧如此同舍有聞之者從而緣飾撰造欲
相中傷然面對之事主上所知乞出之事宰執
所知皆有本末彼亦徒爲紛紛爾恐先生欲知
其然故此布稟東陽初以賦財足用故請今乃
不如所聞未知所以爲計所示文字謹當一一
遵奉別有委令亦乞不鄙

與劉樞密

某屏居蕭寺衰悴多病目昏脚弱日以增劇未
知竟如何也元晦改秩奉祠聞必欲力辭決非
苟然者矣欽夫必數相見邇來士人頗知爲已

之學實二公倡之爲多斯道爲不墜矣劉憲來
自臨安近事頗能詳言之可以得其大槩某目
昏甚執事艱苦勉強拜狀不能詳謹併乞矜察

上陳丞相

惟是賣鹽一事頃歲承乏見帥司財用窘迫殊
甚嘗謀於鄭少嘉朱元晦陳季若惟元晦以謂
寧可作竊知州不可與民爭利而少嘉季若則
以爲可故於三人中從二人之言止是行於城
中間有犯者不過量行笞罰雖杖罪亦絕少時

有不相樂者言於廟堂以謂福唐禁鹽徒流無
虛日又有民在塗炭之語省部行下嘗具申朝
廷乞委官體究若果如言者之說乞重行黜責
朝廷知其無他止行下照會而已然聞後來併
外邑亦皆分賣地頭既廣刑罰頗峻每切追悔
前日之舉殆亦作法於涼者也竊聞僕射相公
寬平簡易民自不犯非復前日紛擾之弊皆暗
消於冥冥之中竊謂常如今日可也後之來者
人各有心未必能一遵約束則紛擾之害或更

甚矣君子之政當爲斯民無窮之慮

與喻居中

朱元晦以召命再下諸公迫之方行旣對力排和議其他皆人所難言者得武學博士待四年闕然其家貧母老勢須再請獄祠也葉幹頗有望於丞相得申言之良幸

與呂居仁舍人

某平日未嘗學春秋比因考究諸家之說竊以謂願讀春秋必先明聖人所以制作之意苟於

宗旨有所未明雖有得於片言隻字之間終無益也因有疑曰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又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亦不敢作禮樂焉然則作春秋者何也今胡氏之說曰中庸誠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止以一言蔽之而不辯何以作春秋終不足以怯方來之感旣曰不可矣不敢矣又從而爲天子之事則聖人之言行蓋矣或曰春秋非有所褒貶特托行事以明

王道而已故曰天子之事夫如是則六經皆明
王道也而獨於春秋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
者其惟春秋何也吳楚之君爵則公也僭則王
也而春秋書曰子此其彰明者不得謂之無所
褒貶也賞罰不出於時王而聖人自爲之可乎
此所甚不曉營營於中而未知所決者敢望不
倦指教幸甚幸甚至於所謂以夏時冠月以周
正紀事極爲牴牾周人雖建子必不以十一月
爲冬正月使其以爲冬則是用夏時矣今孔子

雖用周正而以十一月爲春乃與夏時相悖安
得謂之行夏之時乎其說春正月無冰曰今在
仲冬之月燠而無冰是以周正月爲仲冬矣至
其說冬大無麥禾則曰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
書於冬者有司計歲入之多寡然後知倉廩之
踴也夫正朔可改而天時一定今所書冬者以
爲夏時之冬邪則是聖人所用正朔前後自相
乖戾以爲周時邪則麥不熟於夏禾不成於秋
而冬乃納禾稼滌場圃之時矣不知何以牴牾

至此因書及之併乞知察亦以見立言之難也
無由侍坐以請所疑臨書不勝拳拳

與呂逢吉

比辱回翰不勝感刻水潦爲害父老皆云未之
見聞城中特甚想不無遷徙之勞山居幸而人
與屋舍皆無恙數畝之田皆爲沮洳矣人情嗷
嗷所不忍見若隣境又不止此也魏侍郎之女
嫁趙氏者壓死於昭慶寺至今尋其遺體不見
前日雨後因揮鋤之際又陷二十餘人於巖下

可歎可歎每爲隣里言雖歲事失望然視他處
已爲樂土矣不審比辰起居何似伏惟萬福也
家叔旣至城適事已結斷竟不赴公庭而歸荷
賜非淺五馬得無疑其不來邪果爾更得畧說
及乃荷示喻子由所作東坡墓志昔見陳齊之
云嘗見龜山楊丈言及龜山云他只是要道我
不是元祐人可謂誤用其心所示三段此固害
理而其最不可以示後者如云因經筵言時事
大臣不悅風言者攻公當時大臣蓋呂微仲劉

海集
幸老也而以爲與臺諫交通豈非誣罔惇下輩
政以此罪微仲諸公天下後世固不之信而子
由乃當時執政遂助實其事何以使小人無詞
邪然觀其作穎濱遺老傳邪正分明畧無回隱
有不可誣者蓋傳將付之子孫而誌銘刻之石
意者特曲筆以避羣小之鋒然孰若不作之爲
愈邪歐陽公作濮議謂范堯夫傳欽之呂獻可
趙大觀皆誣謗英宗以取直名其後章惇以此
書納之禁中使歐陽公有此當悔怍於地下矣
以此文字不可不慎也林旦事固如來教當時
攻之者大過當時謂元祐諸公忠直有餘而識
見不足至此語亦告慎之不知高見以爲如何
不敢不盡也

又

某連奉手誨仰荷君子眷眷不忘之意非言可
謝雨餘微涼審承侍外尊候萬福感慰之至某
冒暑至此得雨幸有生意來日可離此因求一
見之幸預以爲喜也安石邪說一至於此今其

效彌可睹矣而學者尚未知其然自新制專尚經術四方不知朝廷之意遂謂欲復用安石之學六經新義其價倍貴甚可嘆也忠宣公與無他意如平章之言似亦太過但其持論專欲消合黨類兼收並用而不知其勢亦有未易爲者以僕觀之君子小人之勢決無兩立元祐晚年呂微仲逐去劉莘老門下士而引李清臣鄧溫伯蒲宗孟於從班忠宣公兼收並用之說畧施行矣然出而首倡紹述之說者李鄧也其流害

以迄於今亦可見矣曾子開以謂使范公之言行於元祐之時必無紹聖大臣報復之禍然使蔡確不極死他日復出爲惡當不下惇卞但不當以詩罪之耳雖不極蔡確以開後例章惇得志亦肯輕恕諸人乎惇卞在元祐間或偃息大郡或優游奉祠所以貸之者厚矣畧無懷惠悔過之意則知專以優柔待小人者恐非其理也若謂忠宣公有他意此則不可其再相力辯臺諫誣罔吐剛茹柔其罷相後又乞寬元祐黨人

之罪以至得謫是果何求哉願更慎言之韓富
二公讜論真藥石也劉道原蘇子由皆疑周官
子由以爲非周公之全書則可而道原詆之過
矣自孟子時固已言諸侯惡其害已皆去其籍
矣則後世所傳或非全書但在慎擇之耳不可
盡廢以爲不然也晁以道力闢王安石因安石
之尊孟子也併孟子而非之不亦過乎歐陽公
謂繁辭非孔子所作前輩多以爲不然韓魏公
未嘗與之言蓋護其短也區區所見如此更須
面盡人行借紙筆且此作報未間自愛不宣

又

呂與叔中庸解聖人有所不知聖人有所不能
乃云用者顯著而易知不用者微密而難知易
知者易能難知者難能蓋易知易能者常道也
難知難能者至道也知音者瞽矇之所及知味
者饕人之所及及其至也雖以聖人之知音知
味不如師曠易牙之精云云此聖人有所不知
也如此乃是師曠易牙能造乎至道而聖人反

不如也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之心呼號而與
之行道之人皆不屑及其至也充不忍人之心
充無受爾汝之實則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君子
之道四孔子自謂未能此聖人有所不能也聖
人有所不知語小者也有所不能語大者也中
庸之說一也前以爲語小後以爲語大不知何
所見而云此一章灼然可疑不知與叔何故乃
如此說未知左右本亦然否旣云易知者易能
難知者難能則易知者卽易能之事難知者卽
難能之事又豈當以知爲小以能爲大乎竊恐
非與叔之言也豹隱或意別有謂亦望見教南
安書蓋附新江西周純德提舉行可無慮也

又

爲別近爾已若數月窮山兀坐唯有思鄉秋氣
益清伏惟汲古涵養神相尊候萬福某以前此
塗中觸熱日不免飲冷初第覺其快耳歸來乃
大病終多吐清不能更進飲食兩日來稍有生
意所謂快心事過必爲傷爽口物多終作毒良

可以爲戒也所欲明道集了翁集並納去溫公
日記如錄畢亦願一見聞宣城守別除人不知
何故其詩并有他聞皆願聞之許子履毛季中
兩書輒納上因便敢煩指揮附行方耕道之第
欲往泉南想須到廣教求書某亦欲作潮陽書
他日再當奉晚也王安石邪說旣已灼見其非
不必多辯東漢之君子節義凜然視死如歸固
非後世所能及然更當思聖人過猶不及之訓
復於中道可也蓋自黨論一興賢人君子無噍

類而當世之士始知其不可徃徃俛首巖谷結
舌時事董卓之暴有甚於梁冀王甫曹節候覽
宜士君子所切齒也然以黃琬楊彪朝之宿望
與之同列而不愧苟爽陳紀韓融時之名士受
其聘召而不辭蓋有意於保身而濟事矣申屠
蟠於衆人互相標置之時則遠引而不言及爽
等相繼而起蟠又固守而不出前不陷於黨禍
後不汙於賊臣可謂卓然數君子之間矣不知
左右以謂如何有以儆發愚蒙者時得聞一二

幸甚

又

此人回奉教不勝感刻赫目可畏伏惟招提清勝尊候萬福某碌碌自守幸無其他猶恨未知請見之期爾每得來問不見鄙棄所講繹者莫非前言往行之要幸甚幸甚邛直元符以後事某初無所考蓋意其如此耳其後思之不當如此易言之辱示喻當更加詳焉右丞之功焯然與日月爭光此固無可議者但許公事因凍水

之言人往往信之某頃嘗與知識議及以爲未論其他世之稍識利害者亦不肯爲况許公乎然終不知其詳聞之記聞之書乃西京一守陵闈官所傳蓋溫公嘗囑其子孫以勿傳也則其所由來固可疑矣又如記趙中令雖報復私怨而不害其爲功業豈不啓奸臣恃功而無忌憚之心乎昔嘗見胡德輝言溫公日記極有可疑如記富鄭公惑一尼之言至願得爲蛆虫食其不潔富公雖所見不同何至此乎而溫公平日

海集
最推重富公其他如文韓皆不能無議不應如
此記事德輝亦意必後來所增加蓋當時王介
甫嘗奏富弼無見識惑一妖尼之言則德輝所
謂後來所增加者安知其不然乎耕道見屬二
齋記學問膚淺安敢率爾他日自當求教也前
日所拜煩附去書一乞指揮早達之爲幸

汪文定公集卷之八

終

汪文定公集卷之九

題跋三十八晉

題司馬溫公賓次咨目

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於朝廷光得與同寮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籠論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卽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

進狀尤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
訪不請語及兗再拜咨白

司馬文正公所以揭示賓客者不容有毫髮之
私凜凜乎其不可犯宜其不悅者衆也然天下
之人瞻仰稱頌至于今不衰彼其僞爲色辭輕
畀官職苟以歛惠徼譽爲心而人終莫之與者
豈不異哉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天下惟
德可以服人

跋溫公與傅獻簡公帖

孔子許顏子以行藏而顏子與子路或出或處
必有以相告語也蓋出處之際古人所甚重師
弟子傳授講習亦無出於此者詩曰翹翹車乘
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非畏其人也畏
其義也獻簡傅公以剛毅正直稱天下在熙豐
之時雖未甚進用然猶連拜五郡旣而得請閒
局司馬溫公爲之忻悞見於辭翰蓋溫公所欲
致朋友之義者獻簡已不謀而同宜其喜也觀
二公所以相與亦異乎世俗之交矣

題申溫蜀三公倡和

呂申公知河陽司馬溫公范蜀公並駕訪之此其臨岐倡和詞也既去申公榜其所館爲禮賢堂云方三公同時法從光華臺閣然名未卓然暴白會王安石紛更法度莫不極力爭之溫公除樞密副使以言不見聽迄不受命蜀公年六十三矣亦請致仕而歸安石大怒旣落職又自爲制詞醜詎之申公自御史中丞出知潁州安石亦改制詞加之罪而天下更以爲榮焉於是翕然仰望之如泰山北斗矣元祐初溫公申公對秉鈞軸而天下復安蜀公累召不起謂所親曰吾所欲爲者君實皆已爲之矣又安用出蓋其出處未嘗不同者乃如此也鄉人求此詞因手錄以遺之且書其後庶幾誦其詞想其風流人物或者爲之興起也

題蘇東坡帖

歐陽文忠公與子美至厚所以稱道之者不遺餘力而獨不及其字畫之工至集古錄中不取

張從申書乃知前輩好尚不同如此又見其許可之不苟也

跋蘇東坡與巨濟帖

王介字中甫其子沆之字彥魯蘇公自黃移汝與彥魯遇於京口作中甫哀辭有束藁端能廢謝鯤之句故此帖問束藁而云致意彥魯也

竊觀端明公所跋東坡帖事有實迹語無虛辭有德者之言蓋如此後學所當取法也從表姪朱熹敬書

題東坡奏文呂二公免拜詔

東坡蘇公在翰林草賜文呂二公免拜詔引齊小白鍾繇馬燧事既又以此三事皆非其類奏乞聽其辭免蓋公於是非可否惟理所在惟心所安不以言出於已而必欲遂其事也公在熙寧初力論免役之非及元祐欲行差役公復以爲難使謀人之國者皆如公用心豈復有偏蔽之患哉

跋東坡書

黃幡綽告明皇欲作白打使此官真快人意
哉

此雖戲語亦見蘇公忠憤之氣陳無已與蘇公
書云士於天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彼蓋有所
見而云耳

題節孝先生行狀

五黨葉君丙讀節孝徐先生行狀竦然起可作
之嘆又欲鋟之板以淑諸人誠有味其言也夫
先生嘗評蘇公子瞻曰有功者多矣而獨稱大

禹者以其不矜不伐也有才者多矣而獨稱周
公者以其不驕不吝也蘇公受而書之策又嘗
語黃公魯直曰爲政之道慮不厭熟則寡過睦
寮佐則事舉魯直謝之曰立參於前坐倚於衡
何日忘之惟先生之言精確簡直二公皆蓋世
之才聞一善言而信受欽服如此是皆可爲學
者法故附益於行狀之末云

跋尚公帖

周之士也肆蓋上下之交而以公義相與而無

所迂屈所以爲大道之行今讀此帖旣見尚公能以忠言報知己之德又見一時風俗之厚士得伸其志也視唐之文士詞氣淒淒然至願蒸芝蘭以効祥爲庭燎以照客者亦可憐哉

跋山谷帖

余所視山谷翰墨大抵誨人必以規矩非特爲說詩而發也嘗有詩示張氏子云莫學今時新進士談說性命如懸河蓋當時學者之弊

題劉陳二公與唐克之帖

劉元城帖云唐令又陳忠肅帖云克之者謂唐克之也克之元符末上書入籍爲鄒道鄉呂元明及劉陳二公所知皆以爲天下士也其學以天人一理內外一到自灑掃應對進退與酬酢佑神皆一事無先後之別行義則達道矣極高明所以道中庸也嘗監蘇州酒務爲郡守劾免居寶應十餘年余聞於呂公居仁者如此今劉陳二公所咨嗟嘆惜蓋其得罪時也歲月久知之者少故特詳書之

跋成氏所藏山谷帖

魯直放逐嶺表蓋世人掉臂不顧之時也過祁陽成君立道以醫藥隱於市廛獨能惓惓然從之遊昔秦少游謂僧法言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不問可知其爲人士雖不可一槩論然成君要非碌碌者立道之子出魯直諸帖見示魯直字畫之妙固當藏之又足以發揚先德於不朽也

跋劉丞相送子詩

某生雖晚而幸得早從先生長者遊忠肅公之言行蓋亦竊聞一二獨未嘗見其字畫也紹興癸酉與子駒相聚於桂林所問加詳又得遍閱家藏手澤以滿足平日之願此紙乃忠肅公謫居蘄州送學易先生詩也昔杜少陵云賈誼才冠古褚公書入神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酸辛某竊謂此少陵之微辭使人習其讀而不知者也夫褚公之所以爲後世歎惜者豈特以其書而已哉

跋張右史送翟中書赴闕詩

右史張公送翟舍人詩其間有云稍出胸臆蘇
疲民又改爲吾民又改云况公之意常在民然
皆不如初語之勝蓋右史時方在謫籍故語言
間其畏忌如此

題春陵法帖

此帖內魯直字多削去姓名蓋刻石時蘇黃翰
墨之禁未解也三卷所收已不多後復散失故
往往前後不屬人言舒原伯舍人作郡時棄置
榛棘間以此散失蘇易簡之鹽尚韓丕之純朴
前輩固已有定論也

書張士節字叙

魯直之以士節字張君也若曰無此節則非士
矣其言可謂峻直而精確者也聞之前輩魯直
疏通樂易而其中所守毅然不可奪紹聖初坐
史院事所對不少屈於同時史官中得罪最遠
轉徙萬里流落累年會徽宗卽位召之不卽就
於還朝諸公中獨不復用崇寧間前之得罪於

紹聖元符者特不用而已耳而魯直以言語觸諱獨再被謫閒居談說名義易耳顛沛之際則已失措或者一更患難不腹人色顧迺追咎鄉之持論以爲講學未精若其摧沮撼頓至於再三而卒以不悔視死生禍福曾不芥蒂亦可信其爲信道之篤也張才叔以正直名一時於魯直獨師事焉彼誠有以服其心也士節之子携魯直所爲字叙見過余曰此魯直日用之餘推以予人者非苟爲空言也因爲詳道所聞於前輩者如此

讀安樞密行狀

余承乏帥蜀幙僚安君亨老出示其大父樞密公行狀因得以盡見前輩出處之節顧猶有可疑者如書紹聖四年三月事極爲疏畧若有所隱避謹按公在政府屢與章丞相異論以觀文殿學士出守郡章丞相之黨中書舍人蹇序辰言元祐間公嘗棄四寨請行紕責詔降爲資政殿學士中書舍人葉濤不肯命詞翰林學士承

旨蔡京復言公嘗傳會文彥博司馬光今降職
輕典也於是落職而濤謫知兗州竊計作行狀
時蔡京用事也昔春秋有諱辭作行狀者必居
一於此矣然春秋雖爲魯諱而沙隨之不得見
平丘之不與盟則書之以爲不必諱也微辭雖
以辟害至於共之時則可以揚於王庭而無所
忌矣故余特詳書之以告其後人徽宗卽位公
復用一日帝謂諫官江公望曰安惇近日全拜
起不得也江奏曰安惇方正厚重如山如嶽豈
可責以筋力臣聞安惇在西府裁抑僥倖中貴
多不樂願陛下察之此又余所聞而行狀所不
及者因併書之

書節行王夫人事

包孝肅公冢婦崔氏夫亾子夭惇然無歸而能
誓死不嫁拊養孤弱以立包氏之門元祐十年
詔封永嘉郡君表其門閭今觀王夫人之節行
無媿於崔矣方宣和間一草一木之異州縣輒
以聞而獨無以夫人節行爲言者何哉

書劉忠肅公事

嗚呼讒邪肆行忠賢受禍後之讀其事者猶爲之流滄况其子孫者邪子駒頊爲永州獄掾義不與仇人並處投檄引避世或以爲大過夫曾子不忍食羊棗必有不能下咽者亦何暇問他人之是非也

題包孝肅公奏議

包孝肅公奏議分門編類其事之首尾時之先後不可攷也如請那移河北兵馬凡三章其二

在第八卷議兵門其一 迺在第九卷議邊門其不相貫穿如此今攷其歲月繫於每章之下而記其履歷於後若其歲月可見於章中者不復重出與夫不可得而攷者不容於不闕也庶幾讀者尚可以尋其大槩云如勅罷張方平宋祁三司使而奏議不載豈包氏子孫所不欲以示人者耶本傳云知瀛州除放一路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諸州毋得回易公使錢遂著爲令然著令迺在慶曆七年十一月時未帥高

陽也疑傳之誤

讀龍川別志

無垢居士昔與某言讀書攷古人行事既已信其大節若小疵當闕而勿論蓋其間徃徃有曲折人不能盡知者如歐陽文忠公誌王文正公墓言寇準從公求使相事寇公正直聞天下豈問人求官者若此類春言之予知斯言之爲忠厚未能灼然信受也世嘗罪宋子京爲晏臨淄門下士而草晏公罷相制有廣營產以殖貨多後兵而規利等語爲太甚讀龍川志所書悚然自失輕議前輩而不知其曲折類此者宜不少矣無垢之言於是益信因書以自儆云

記戒石銘

右蜀王昶之文也太宗皇帝摘其中數語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聖意至深遠也紹興五年有詔曰近得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忘宋德也因思朕異時所過郡縣其戒石多置

之欄楹飾以花木爲守爲令鮮有知戒石之所
謂者可令頒示天下摹勒庭堅所書非獨置之
坐隅亦以爲辰夕之念豈曰小補之哉嗚呼勤
恤民隱諄諄戒諭聖意至深遠也愚恐歲月寢
久而莫詳戒石銘之所自者故書臬所著全文
而識其事云

題范蜀公集

按蜀公墓誌公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
集二十卷外制集十卷正書三卷樂書三卷公

成都人也其守成都凡三年求公文集雖按訪
始徧來者不一而竟無全書蓋公之沒距今八
十年矣竊意歲月愈久則雖此不全之書亦或
未易得也於是以意類次爲六十二卷曰樂議
曰使北錄不見於墓誌亦恐其初文集中未必
載也而樂議或特出於世俗所哀輯今皆存之
又以諫疏內制外制正書樂書附之通爲一百
十二卷正書所得止一卷今分爲二司馬溫公
論正書其間有云舜無焚廩浚井之事而今之

正書無此語豈亦非全書耶

題范太史集

太史范公家所藏書有曰翰林詞草者自元祐六年七月止紹聖改元其間徃徃公手筆改定然公元祐四年十一月始爲翰林學士不知前此者誰所作也恐或有故今皆存之樂語則得於成都宇文氏所編次綸言集中亦附卷卷末

題呂申公集

頃知成都始得申正獻呂公集蓋散逸之餘哀輯補綴非當時全書矣然見所未見亦不爲少其雜以他人所作者什三四旣而以授公之曾孫金部員外郎企中金部又屬其兄子大麟大虬攷訂刊刪爲二十卷方全盛時士大夫家集之藏未必輕出中更黨禁愈益閱匿故一旦紛擾遂不復見而此雖殘闕不全未易得也金部惻然念之欲以所得鏤板庶幾廣其傳焉某方待罪太史論次熙寧元豐以來公卿大夫事實雖前脩盛德蓋有不待言論風旨而可知者然

而傳信垂後不可以無証詔求遺書將以補史氏之闕久之無送官者每爲之閣筆而歎也使故家子孫皆能如金部用心則其爲斯文之賴豈不厚哉

讀申國春秋

右申國春秋十卷蓋所記正獻呂公言行編年之書也公方少時天下期以經濟之業雖出入四朝人望愈重然位有所局時有所制士君子有遺恨焉元祐之元乃始作相二聖恭已仰成

而司馬文正同德比義相爲左右文正文病繼以不起公實獨當宰枋旣而平章軍國事雖曰釋文昌之任而三省樞密院機務之要皆預焉非特一相所領與夫平章重事而已二府大臣皆公素厚善或所汲引而左右侍從以至諫官御史往往極一時選公論無壅下情畢達進退人材損益政事詔令數下沛然如流水之源莫之能禦於是昔之引領慕望者詠嘆淫泆以爲天下能事畢矣然伊川先生獨曰謂公得志志

存而未伸也蓋公之任重道遠伊川生生之知之異乎人之知之亦書所不能載也因是書以攻公之言行又因伊川先生之言以求所謂志存而未伸者則公之所以言所以行可默識而心通矣

題呂子進集

頃從中書舍人呂公居仁游公嘗言叔祖待制才高識遠徽宗卽位初元祐諸公竄逐流落之餘蓋存者無幾獨待制與曾子開尤爲時望所

屬有欲求官而訊於世所謂紫姑神者神大書云待曾呂作相方發其言雖戲可以見當時人情所嚮待制聞之有詩云夢寐西山結草廬逝將臨水玩游魚何人見卯求時夜更著閒言問貌姑毗陵張子厚先生蚤登第以侍親不出仕旣終養遂家居元祐間近臣屢薦雖除官亦不就也於待制特厚善待制知睦州子厚追送糸日別後寄詩云籬鷓雲鵬各有程處處相別未忘情恨君不在蓬籠底共聽蕭蕭夜雨聲此詩

亦可想見其人待制之孫金部外郎出示家集始得拭目償所願焉因記所嘗聞於集後張先生名舉字子厚

讀呂滎陽公發明義理酬酢事變二書

世之自謂得道者以前言徃行爲糟粕芻狗以治天下國家爲緒餘土苴汙之放棄典刑闕畧世務至於爲西晉之禍或者出而矯之曰吾之道固所以經世也然而天人異觀物我殊歸高明中庸析爲二致迹其行事則私智之鑿而已

道果如是乎龜山楊先生嘗謂滎陽呂公昔在師門實傳聖學道隆德尊爲時先覺今得公之遺書有曰發明義理有曰酬酢事變蓋其言雖若有二而道則一也

題呂文靖公行狀

右呂文靖公事狀公之孫中書舍人本中所論次也文靖相仁宗得君之專行政之久他人莫敢望焉而其輔贊彌縫精微屈折史冊有不能盡者此事狀所爲作也昔人謂宰相所職繫天

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方仁宗臨御仁厚之德清淨之政民到于今受其賜賢人君子布滿中外累朝願以爲用號令文章煥然一新紀綱法度皆可以持循而勿失四夷和平百姓富實教化孚洽風俗純厚宰相之事業蓋亦不言而喻矣然而世之言伊尹百里奚者孟子特明其不然則是書之作蓋亦有不得已焉爾

跋貞觀政要

此書婺州公庫所刻板也予頃守婺患此書脫誤頗多而無他本可以參校紹興三十二年八月偶訪劉子駒於西湖僧舍出其五世所藏之本乃後唐天成二年國子監板本也互有得失然所是正亦不少疑則闕之以俟他日閒暇尋訪善本且參以實錄史書庶幾可讀也時蒙恩除知福唐且有旨促行冗迫殊甚二十有一日燈下書

題張魏公與王詹事作不欺室銘

凡人緣飾於外何所不可至於死生之際氣不
亂志不變此決非智巧果敢所能強爲也丞相
魏國公將啓手足爲龜齡侍御作不欺室銘詞
氣凜然如曾子之戰戰兢兢也學道之功豈偶
然哉龜齡以剛毅正直稱天下方且以不欺銘
其室又資諸人以爲善若不及焉其過人遠矣

題張魏公折樞密與劉御史帖

平蠻之功御史初不自言非立功之難不有其
功之難也御史旣沒而其子汲汲然思所以推
明父之志者蓋父子之間生死之際雖或默或
語其趨一也

跋張魏公釣臺詩

忠獻魏國公純孝精忠貫通日月克塞天地旣
以身任天下之重至於可以去而去宜亦與世
相忘矣然而惓惓之義其根於心者豈能已哉
此詩蓋公辭相位過嚴子陵釣臺所作玩味其
意趣於言語之表想象其風采於翰墨之餘庶
幾得公之心焉

跋張魏公詩

魏公以天下爲已任舉世莫助齋志永已此詩其將終二十日前所作雖閔遠平澹若將與世相忘而拳拳之志見於言意之表者終不可捨也所謂任重道遠者與

題許右丞瀚作陳少陽哀詞

尚書右丞許公之爲人其言也訥所著易春秋論語訓傳類皆簡要微婉今觀陳諫議哀詞指擿情僞究極本末詞繫而不殺蓋忠憤所激孟子所謂予不得已者與

書吳忠烈遺事

忠烈吳公力扞戎虜以保全蜀其忠勇謀畧夫人而能言之今觀其遺事如平糴營田興水利闢曠土招流民減冗員節犒享汲汲焉以愛民體國爲意昔克國省繇役之勞馮奉世惜轉輸之費郭子儀鎮河中爲始三人皆卓然爲漢唐中興名將蓋其用心遠矣今復於忠烈公見之公沒幾三十年蜀人奉嘗之如一日其忠誠之

所感格惠愛之所固結非偶然也

題譚師直士訓

長沙譚公師直其未及識之而得其言於劉子駒爲詳蓋得意於聖人之學專以躬行爲本者也今年六十餘矣取聖門之言集爲士訓置之座右以自課厲汲汲焉如恐不及蓋其心必有不可以已者惟躬行而自知之非口耳可及也

書王直講所著教述篇

王公直講著教述一篇以謂學者當高其志至於聖人而後已夫聖孔子不居庸可幾乎曰智仁聖義周官以教萬民矣旣曰教之捨聖人孰爲之標準故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的學者亦必志於的危冠侈袂厚自藩飾以別異於民至卽古人所以教民者諗之顧疑且畏汙以不果何其不相應也直講之孫植旣以先訓鋟木流布又屬予書其右端因爲道古人所以然者庶知夫士之尚志理所當然非以爲高而教述所謂高其志者亦爲流俗趣尚陘阨者云爾

汪文定集卷之九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汪文定公集卷之十

題跋二十四首

題宋宣獻公帖

適來說書處藍御藥傳皇太后聖旨爲皇帝
後苑射令進詩仍著勸勉意度元奭綬上資
政侍郎

仁宗皇帝初卽位章獻太后同聽政以孫公奭
馮公元宋公綬公侍講讀今觀此帖雖從容射
圃之際太后輒使諸儒賦詩勸戒信乎文王所

以聖也

書羅宗約試晬錄

士之言行必於其私見之蓋無所潤飾也韓退之一時儒宗及其示符詩乃夸詡居處服用之盛勸之以學與其他言行絕不相似識者疑焉故右文殿脩撰羅公作試晬錄所望於其子孫者在於聞道而不爲章句之學自非精思力行真知天爵之貴爲不可復加者則閨門之言豈能出於此哉宗約年逾三十蕭然獨處紛華盛麗不以汨其中孜孜爲道之求至於當官臨事纖悉必舉隱伏必察無一毫苟且意曰吾道固然非有二也蓋其淵源所漸有自來矣

讀喻玉永紹興甲寅奏對錄

正月初三日樛松允樞密院劄子差徃行在奏事奉聖旨張松允喻樛初九日內殿引見樛上殿奏曰臣等隨知樞密院事張浚前去措置江上軍事虜騎已於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後節次遁去淮甸今已安靜浚遣臣等奏知上曰朕昨

遣張浚措置江上慮無遺策江上事宜卿等備知本末故命卿等上殿虜人因甚遁去樗曰虜人實欲長驅江南陛下親董六師將士奮勵初至淮甸首挫其鋒我師堅守虜人無隙可乘遲回疲敝固不得不去此皆陛下廟筭深得全師致勝之道上曰旣全師便與殺獲無異樗曰過於殺獲上以爲然樗又曰虜人愛惜士馬不敢輕動向使輕涉大江則無噍類矣上曰長江不可輕渡虜人貪恠輒欲窺伺苟能堅守必不敢

渡兼朝廷今次諸事措置得宜實天誘其衷委用得張浚及得卿等贊助之力樗等曰江上事宜實緣廟謨措置皆中機會臣等初無毫髮之補上曰邇來措置却是不失機會如張浚江上所行皆與朝廷意合松父謝曰虜人遠遁皆陛下天威所臨臣叔父浚蒙被使令無尺寸之功今待罪於外遣臣奏事臣草茅疎賤因緣得望清光不勝萬幸樗曰臣等前已見具劄子奏呈上曰好樗讀劄子云臣等聞杜牧有言上策莫

如自治下策莫如浪戰古今論兵者多矣惟牧
爲得要也屬者狂虜深入淮甸陛下親董六師
士氣奮勵人百其勇皆有吞噬逆賊之心而宸
慮獨謂彼之所計者不過勝負而我之所繫者
乃在存亡顧所以自治者如何爾豈能與之爭
一旦之利哉卒能不費一鏃而坐困強敵此殆
難高帝所謂鬪智不鬪力自用兵以來全勝未
有如此者也今虜騎旣遠議者必曰乘勝復山
東河北爲吊民伐罪之舉此固今日之勢也然

臣等聞之唐史有言以亂易亂終歸於亂以治
易治其治乃定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
勝今叛豫僭逆不道則誠亂矣民之戴宋則誠
可勝矣至所以自治而不可勝者陛下加之意
而已願陛下兢兢業業日謹一日若強敵之未
退凡學術之未明則思所以明之邪正之未辨
則思所以辨之厚風俗立紀綱脩軍政持之以
至誠行之以不倦所以自治者無不至焉則將
帥之臣必能深謀熟慮以成必勝之功天下之

事可一舉而定矣惟陛下力圖之上聽畢曰好
好又問諸將徧禪可皆有闔志樛曰將士皆有
闔志松兌曰近日諸將各遣輕兵追襲皆有殺
獲張浚候類聚奏聞上曰時有捷報昨日亦有
捷報因曰虜人用兵軍士不解甲已二十年自
古未有如此而不忌恐一二年間彼有自焚之
禍松兌曰浚所遣間諜并擒獲招降之人皆言
虜中情狀虜衆賓攜貳樛曰劉豫自此亦不復
能朝夕矣上曰此蓋不足道劉豫本只是山東
一書生初無功勞欲據十州之地豈有此理其
臧可待也上曰劄子畱下樛卽致於榻後上曰
江上措置卿等幕府之功爲多與卿等改合入
官陞擢差遣樛曰臣等初無功勞仰荷聖恩臣
等今欲復回張浚處取聖旨上曰已召張浚可
諭以事畢回至常州以來等候樛曰臣等卽便
出門前去上曰且諭張浚令速來朝廷事一一
待張浚商議樛松兌同日恭頌聖訓下殿謝訖
退

張蜀州出示外舅所書奏對語錄蓋自甲寅至今且三十年事變百出而丞相魏公云亾將及暮矣爲之感嘆不已頃歲在朝嘗因事進言杜牧自治之說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然猶有可疑者蓋自治之外無他說矣今乃有上策中策下策是未始有定論也是謂其君不能也若孟子則曰能治其國家者誰敢侮之不然則已矣豈復有上策下策哉

跋程樞密答周侍郎書

伏承委戒提舉施學士餘文云云世以有名爲不朽有予爲不死提舉妙學與科臨人持節嘉譽騰聞而龍駒鳳雛清方膺仕克家有繼哀榮終始可以無恨矣

贛州李先之剛介寡合言語確訥而於施公相予特厚宣和未嘗以言斥公曰受形氣於天地父母如聖揚可以無恨蓋自是二十餘年間天下事數變士亦竭其知力以應之究其所成能無負於初心者幾人也施公文學才諳不爲後

人而審於處已恬於自進白首一節全而歸之
今資政殿學士程公亦以爲可無恨者蓋其平
日心之所存力之所至如贛州者其有以知之
矣

跋南溪始泛詩

此昌黎先生詩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讀者
當知之

書韓公五箴

余素不能書同官呂文甫以此紙求字每誦韓
文公五箴恨習氣不除動輒犯戒至若言箴所
謂尤中吾病因書以記過且願與同志者勉之
字之工拙不足道也

跋李先之文

右李公先之文施聖揚見示聖揚毛季仲二公
皆從公游爲某言公介潔寡與意所不樂者不
忍正視其面爲建昌軍某縣使客至公輒移病
辟之其聞公之名願見不可得者徃徃先造其
門嘗赴郡宴太守顧官奴私語公揖起席守候

之良久則公已去矣疆挽竟不就蓋其所自立大抵類此季中又言公爲西京學官程正叔先生方里居公一日見且請納拜伊川曰何也公因請受教伊川乃許後請別伊川日子行太峻恐不免於世春之朝廷議復元祐皇后位號公見諫官陳瑩中曰此雖美事然後之旣易異時變更不難宜使百官集議攷正當時所以廢絀之因庶幾可久瑩中明日將論之而麻已降矣遂不果公曰瑩中非裂麻手矣使公當此地君

子信其必能踐言後果有他議而服公之識見也卒於虔州季中父彥時爲虔倅白郡具奏乞褒典守不從彥時獨銜以聞得贈待制某見聖揚問所聞於季中者聖揚曰舜顯與先之游從久未嘗一言及伊川也慨懷前修不可得見詳記所聞尚見公之彷彿云彥時名隨季中名叔度

書糾繆正俗

右糾繆正俗八卷按顏楊廷表以爲稿草纔半

部秩未終則是書初非定本也每章以諸書標所釋字於上然所引論語尚書禮記春秋史記漢書中事則各以諸書書名於前自東觀漢記後讀標宋書字餘不復爾而論語後有毛詩事數章復不標毛詩字不應前後乖刺如此必是屬藁之際偶爾標題未遑緒正除史記乃是論作史體制宜如舊外宜改朱書論語字爲姓與天道尚書爲覽之者不一禮記爲取春秋爲游漢書爲陂宋書爲道憐又春秋下皆是左氏傳事或詞非解經小顏旣欲立言正俗必不以左氏傳爲春秋也又阡字下止引漢書原涉傳別無訓說疑有關文受授字乃是壽字有兩音宜改受授爲壽以此益知非當時定本顧所是正譌謬甚衆惜乎不見成書也然而以東門之楊解坊記經意各有所謂不必以爲一義古文有又字通三王有乞言讀有爲又字未失也評譭謀于野則獲自是記一時事恐不緣草創立文爲後學不當因此以草創爲草野則可而以疑

左氏則過矣後世帝女雖不執婦道然立言正俗而曰公主既尊主得云侍奉亦未免爲習俗所移也潘岳賦賴前哲以長懋岳必不以懋爲勉但拘於聲韻易左氏語以牽合懋蓋取茂盛之意若以爲勉勵非惟不合左氏亦復不成賦語岳必不然斯則文人相輕或損其真矣殿研二釋頗爲穿鑿按晉書沮渠蒙遜謂劉祥曰汝敢研研然也研研卽崛強之貌恐語音變而爲殿研殿乃殿師研乃研摩有何交涉而合爲一語必欲求其一義則又過矣

第七卷所辨奚斯以予攷之其失自楊子雲始子雲曰正考甫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於太師非作也奚斯作新廟非作詩也而以與尹吉甫並言之非其實也班固兩都賦序云奚斯頌魯此又承子雲之失矣至於王廷壽曹子建用之不爲無所自也

書小陵詩集正異

始余得洪州州學所刻少陵詩集正異者觀之
中間多云其說已見卷首或云他卷或云年譜
殊不可曉既而過進賢偶縣大夫言有蜀人蔡
百世重編杜詩亟借之乃得其全書先後知正
異者特其書之一節爾不可以孤行也此書詮
次先後攷索同異亦已勤矣世傳杜詩往往不
同前輩多兼存之今皆定從某字其自任蓋不
輕矣詩以氣格高妙意義精遠爲主屬對之間
小有不諧不足以累正氣今悉遷就偶對至於

古詩亦然若止爲偶對而已似未能盡古人之
意也千金買馬鞭百金裝刀頭言其服用之盛
爾故鄉歸不得地入亞夫營言故鄉方用兵爾
今悉以他本改作馬鞍故園固未知其孰是其
說則云若千金買鞭以物直校之非也若故鄉
爲營則營亦大矣此等去取非所謂不以辭害
意也律詩全篇屬對固有此格非盡然也如宓
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黃草峽西船
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皆律詩第一聯也今改

作年妙人行以就偶對若他本不同定從其一猶不爲無據此直以已意所見徑行竄定甚矣其自任不輕也正異云攷其屬對事實當作年妙且英妙者猶少俊云爾不惟無害於事實亦未嘗不對也閩中所刻東坡杜詩事實者不知何人假託皆鑿空撰造無一語有來處如引王逸少詩云湖上春風舞天棘此其僞謬之一也今乃用此改天棘夢青絲爲舞青絲政使實有此証猶未可輕改况其不然者乎余謂不若於杜集之後附益以重編年譜各卷叙說目錄正異等以存一家之說使覽者有攷焉可也未可以爲定本

跋劉貢父詩話

詩話指功曹非復漢蕭何爲杜詩之誤按漢高祖紀蕭何爲主吏子孟康注曰主吏功曹也孫策謂虞翻曰卿以功曹爲吾蕭何則杜詩非誤矣

跋馮宿所爲某碑文

裴度征淮西韓愈馮宿皆在幕府後宿爲此部

海身
郎中愈論佛骨時宰疑宿草疏出爲歙州刺史
今觀宿此文謾佞虛誕識見淺俗詞氣卑弱決
不能作論佛骨疏時宰之疑其不智甚矣

書令狐彰開河碑

令狐彰爲開府儀同三司元載爲集賢殿崇文
殿大學士脩國史彰在滑州有開河之功而唐
書三人傳皆不載

讀石洞霄傳

劉歆叙七畧以道家爲諸子神仙爲方技至道
家者流有所謂黃帝力牧之書蓋非特不以道
家爲神仙亦不以黃帝爲道家也自崔浩請願
謙之之說於天下是後道家方技遂合爲一
以黃帝爲道家且不可况又變而爲方技乎人
情喜異而疑似投其所喜乘其方疑而遂入之
又借重於崔浩故黃帝之說其譌謬至此又安
知後之好事者不以吾徽宗藉口此石洞霄傳
所爲作也

跋王荆公所書佛偈

荆公贈太傅其制云少學孔孟晚師瞿聃世或以爲有所譏然公自謂余幼習孔子長聞佛老之風而悅之則制詞蓋公制也公所書彌勒偈此特其一爾可以見公於異學其篤好如此

跋王荆公與呂申公書

右王介甫與呂申公書介甫自少氣高一世而於申公屈服推重如此然一旦同朝議論少異則詆之惟恐不力况疎遠之人而欲與之較長短哉觀末後一紙無復異時之綢繆矣

題司馬溫公奏議

溫公欲以宰相領總計使其後宰相制置三司條例司則公之言畧施行然且力爭其不可蓋以名雖若同實則大異此天下之事疑似幾微之際所以不可不察也

題續池陽集

畢漸當章惇用事嘗建請元祐黨人所立碑碣宜一切毀壞今觀續池陽集二蘇二孔魯直之詩皆載而漸實序之向所建自乃自犯之何邪

張丞相天覺在言路尊王介甫而指司馬溫公
爲姦邪者也及觀其作唐質肅公墓誌言溫公
則曰司馬公光謂介甫則直曰王安石而已由
是觀世之議論謬於是非邪正之實者未必心
以爲是使士大夫心口如一豈復有紛紛之患
哉

題林子中集

右林子中集初無卷第今次爲六十卷林名希
字子中紹聖四年同知樞密院事然紹聖以後
章表之類皆不見豈其家不欲以示人耶其在
熙豐間徊翔館閣最久又嘗貶斥其作孫少述
傳東觀絕筆序書當時大臣事畧不回隱今此
集所載皆竄定無完篇蓋旣進用於紹聖則詆
元祐譽熙豐故其說屢變也偶得其別本今兩
存之

題蔡京乞焚毀元祐時政記奏藁

一朝議論其可傳於後世者燔毀無餘然公論
皦然不與煨燼而俱化五帝之事千不存一二

王之事百不存一何足恨哉

題金谿吳願顯道文

人所見不同謂元祐改更法度爲非猶或可也而平戎賊乃云因於宦尹以擅廢置非特法度公卿而已此獨二蔡二惇敢爲是言其他雖紹聖元符用事者亦不敢云爾也險陂以幸遇合爲子孫者所宜拚惡乃反刻之板冠之卷首若恐人之不知也是獨何哉

題蔡條訴神文

崇觀以後世之大體雖可見而其詳不得聞矣觀此文條出官才一年遭所生母喪除喪則入館明年爲侍從蓋僅二十許歲爾嗚呼亦異哉及其流落困厄聲冤籲天所謂不德余以驟壯姑尤余以速老邪

跋李伯時孝經圖

李伯時畫超然塵土之外其精緻微密處幾與造化爭衡豈凡流所可彷彿猶恨其不深攷孝經微意其間不無可議者此君子所以

爲之哀也范陽張九成書

漢石建以馴行孝謹爲齊相國齊國慕其家行不言而治此所謂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也况於聖人乎伯時畫此章乃微纏術楊纍纍然者何也

熹伏讀范陽玉山二先生跋龍眠孝經圖語有以見有道君子心目之間無非至理非如好事者徒議工拙於筆墨間也拜謁玉山先生墓下公子達出示此卷恭想儀刑不勝滄

感因敬書于其後云從表姪朱熹

書朱丞相度江遭變錄

建炎三年三月一日中書侍郎朱勝非拜尙書右僕射五日苗傅劉正彥叛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子卽皇帝位隆佑太后同聽政制除傅慶遠軍承宣使御營使司都統制正彥渭州觀察使副之六日赦書上太上皇帝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除傅屬官張渠馬柔吉王世脩並爲直龍圖閣王

鈞甫爲右文殿脩撰十日改元明受其詔日稽
日月有臨之義合天人並受之公御史中丞鄭
穀言近日朝廷差除行遣多出傳正彥之意二
人出入都堂殆無虛日外議喧然若上下共由
此道國家興喪未可知也乞嚴賜戒敕此章嘗得旨報
行時禮部侍郎張浚糾合義兵於平江簽書樞
密院事呂頤浩自江寧以兵來會十二日百官
始朝睿聖宮十三日詔召呂赴闕除張禮部尚
書傳正彥節度使呂張皆不受命詔責張散官

柳州安置張又不受命呂張等移檄討逾二十
三日詔訪聞有侍從掌兵之官不曉授受本末
不計禮稷安危輕易以感人心遷延而違詔命
蓋指張也已而呂張皆奏乞復辟二十四日詔
降睿聖皇帝爲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康王
皇帝爲皇太姪監國二十五日鄭穀留百官班
乞全臺上殿乃召鄭穀與殿中侍御史王廷秀
同對二人力爭其不可又至都堂爭之遂寢前
詔四月一日復辟三日義兵至臨平傳王彥遣

兵拒戰大敗乃遁於是詔賜鄭毅曰頃者逾徒
作難將臣扇克脅制朝廷行其私意大臣俛首
惟其所爲卿適在中司義形正色不爲室家之
計屢陳社稷之言雖文武協規外有勤王之舉
而忠義奮發亦由守節之臣始茲還政之初特
有樞機之受降此詔時朱猶此在相位今觀朱丞相度江遭
變錄其秘謀奇計固多世人所不知者然其間
大節目往往不見如苗傅及其屬差除二十四日詔令及臨平戰之類又
六日赦書上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今但云上

幸別宮繼有旨稱睿聖太上皇帝然則赦書誰
所定所謂有旨者旨安所自出哉又改元明受
乃三月十日而以爲十八日又十二日百官始
朝睿聖宮今但於幸別宮之下云宰執百官皆
從侍衛如儀而已張丞相所上表其畧云當今
外難未寧內寇竊起正人主憂勞自任馬上求
治之時恐太母以柔靜之身皇帝以幼冲之質
端居深處責任臣寮萬一強敵侵凌不肖悔禍
則二百年宗廟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亾矣臣愚

不避萬死伏願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軫宸慮
 祈請睿聖念祖宗委託之重思二帝屬望之勤
 不憚勤勞親總要務居形勝之地求自治之計
 抑去徽名用柔敵國然後太母陛下皇帝陛下
 監國于中撫定江右如此則於國家大計似為
 得之如以臣言為然乞行下省司令率文武百
 寮祈請施行貼黃云臣伏觀睿聖皇帝方春秋
 鼎盛而遽爾退避恐天下四方聞之不無疑惑
 萬一恐生他事更乞睿斷詳的施行
此表全文
 見呂丞相

勤王記

今度江遭變錄但云張乞主上貶損位號

柔服虜情而已既改抑去徽名為貶損徽號又
 表中其他要切之語皆不載蓋所謂徽名者乃
 是時所上睿聖仁孝皇帝之名其與位號不同
 矣而差誤疎畧如此果何意耶賊徒凶熖而馮
 康國以布衣單騎冒險入城說諭傳等其死生
 未可知乃謂遣康國者欲成就一官爵耳責張
 丞相散官郴州安置而止云罷禮部侍郎謂檄
 書到反正事已成然二十四日詔乃云云如此

何也臨平之戰而以為未嘗戰鬪勤王檄云天
下共誅之而謂事若至此雖誅何益又因說再
敗汪黃二相而謂張丞相為黃潛善所知且黃
雖誤國豈不容其知人况是時為執政者其與
黃同乎異乎竊謂遭變反正事之細微曲折固
不一然其本末大槩則有不可揜者是以據其
事實備論之庶幾是非有考焉

書元祐八年補錄

此王銍所論次桐廬方稚川錄以見寄余頃在
秘館見銍所進本與此不同疑銍復有所增損
以示人也如蔡確傳言確之治獄於法外求情
如王安石之解經於意外求理今此語皆刪之
矣所寄劉莘老云諸公為蔡氏計太皇太后獨
不為高氏計乎其語甚鄙且意有所謂又記莘
老規臺臣言文潞公之失以諷動之議者不以
王彥霖為直審如此何獨彥霖爾蓋莘老張芸
叟傳欽之梁况之王朋叟韓原伯皆不直也不
知皆何所據

海集

汪交定公集卷之十 終



汪文定公集卷之十一

墓誌銘四首

徽猷閣直學士右太中大夫向公墓誌銘

紹興三十有三年三月辛亥徽猷閣直學士右
太中大夫致仕河南向公以疾終于家歲七月
庚申塋于臨江軍清江縣建安鄉之金澤旣而
公之子以武夷胡宏所狀公之行以來請銘某
晚進公實屈折行輩與之交凡公平生出處大
節類多得於見聞者屬未及秉筆而遭罹家難

待盡山谷自分已矣既除喪公之子復以爲請
乃次序而銘之距公之塋蓋十年矣公諱子謹
字伯恭世爲開封人丞相文簡公之五世孫欽
聖憲肅皇后之再從姪也曾祖使範汝州觀察
使贈太尉謚惠節妣萬年郡主趙氏東海郡君
徐氏祖繪太子右贊善大夫贈正奉大夫妣碩
人曹氏太碩人李氏考宗明武德大夫妣永國
大夫人李氏公生而秀異自幼凜然如成人敏
悟強識迥絕流輩元祐三年以后復辟推恩補

假承奉卽明年后崩又以遺恩遷雄州防禦推
官監濱州鹽酒稅東南建帥府幙屬自朝廷選
除公鎮南軍節度推官臨事不苟數與帥爭議
可否府中畏服改宣議卽監儀鸞司公耻與闈
寺共事乞歸吏部改真州司錄事權知開封府
咸平縣豪民馬氏倚蔭犯法獄具上府尹盛章
方以圉空覬賞却不受公直以聞詔許自論決
章大怒劾公以脩學市木不如期直請禦寶特
勒停久之復官監杭州洞霄宮除淮南江浙荆

湖制置發運司主管文字淮南連年旱漕不通
有欲浚河與江淮平者內侍主其議無敢可否
發運司檄公行視公以爲運河高江淮數丈自
至江淮凡數百里欲通之使平萬萬無此理前
此有司率三日一啓闢復作澳以瀦水故水不
乏比年行直達之法重以應奉往來啓闢無朝
夕復何暇歸水平昔之堰閘往來不存今第修
復故迹嚴其禁約則無患矣所條畫盡悉使者
用其言漕復通朝廷嘉之遷秩一等召對除淮

南轉運判官陞辭力論財用所以不足故且言
伏見手詔應奉司所費皆從中出語未畢上曰
誠不欲費漕公對曰郡縣奉行惟恐不及豈知
陛下聖意所在因言朱勔挾應奉爲奸至一大
石用八百餘舟公爲欺謾莫敢誰何兵夫不可
校虛實一綱所費母慮數千緡甫及官軍支請
之期則奪之故具下籍籍嗟怨上曰待委卿覺
察公曰微臣疎遠付以此事則死無日矣上曰
朕未嘗姑息此輩凡事直以聞卽降御筆付公

云應奉綱悉從御前給外路不合支繼有旨委公專一覺察應奉搔擾違法者公既至率以法繩之勔雖素橫亦少戢淮上帥守往往挾權貴爲重公按治無所避宿毫通海四州饑方移真揚米賑之發運司乃言江淮米賤乞均糴而淮南當四十萬斛公力論其欺罔取所在實直以聞於是不悅者益衆俄罷去金寇犯京師淵聖卽位召公將以使軍前公曰李鄴已屈膝於慮會乞先定相見之禮迺可往或謂公不能屈恐誤事乃已除京畿轉運判官寇退公隨宜支移廣糴軍籍復上言國初運東南糧於京畿初無限量元豐中歲用百二十萬石以卸納稽滯始以百五十萬爲額崇寧初以六十萬入中都始以九十萬爲額至宣和未得十萬而已蓋二十餘年中兩浙漕臣皆權幸姻舊止以入京六十萬較殿最而京畿使者不復究其本末故兵食常不足乞自今兩浙殿最從京畿覆實是歲十一月終已得七十萬其後京城再圍諸道兵集

率賴其用除右司員外郎詳議戶房檢討官執政者不咸公度不能從容其間引嫌不就乃以直秘閣爲京畿轉運副使且詔公相度漕計公言祖宗置發運司經制六路財賦法令周密其爲利甚博今轉般廢而爲直達諸路鹽課之利奪而歸權貸糴本錢罷而爲羨餘公私俱病矣方時艱難舊法未易卒復欲且權宜救急請令發運使副判官三員迭相往來周而復始其一在真州主江湖其一在泗州主淮浙其一在京

主交納理欠在泗州者循例奉計皆從之一日急召對上曰朕昔在東宮聞卿淮南之政今除卿開封尹公皇恐固辭適以直龍圖閣兼淮南荆湖制置發運副使時京師已戒嚴師范夔遣人清野肆行擄掠公捕得數十人戮之以聞詔許公以便宜行事今上以康王開大元帥府于河北公以外路動息及所措置事募壯士達奏于京師復以京師平安及大元帥府行移檄東南八路以安人心詔監守郡守勤王公糾合義

士收輯潰兵期以人援請元帥移軍曹濟約諸
道同進詔復以金人議和勤王之師勿輕舉衆
疑惑不前公獨遣部將金汝翼由鹿邑至太康
力戰爲虜所獲虜欲得李綱吳敏徐處仁宗澤
及蔡京王黼蔡靖王安中等家屬朝廷爲之遣
使四出公知非王命執雷不遣二帝北狩張邦
昌僭位邦昌遣人持書至廬州問其家安否公
檄郡拘縻其家又遣人以僞詔請公止兵公以
聞大元帥府復遣子瞻請于大元帥宜處分軍

國事來勤王憤怒之兵帥諸將北渡河出虜不
意襲之救二帝悉危若失機會恐窺伺之徒內
連外結未易定也元帥至南都卽帝位欲雷公
自近公以二親在東南乞補外乃復以爲發運
副使邦昌以三公平章軍國事公乞致仕避之
論者謂公在宿州嘗差宋良嗣者權鈐轄不當
棄職與郡未幾賞宿州守禦之勞良嗣預焉亦
遷公一官公辭曰前日以爲非則今日不當以
爲是時宰大怒御史遂言公有不法事按驗無

一實猶降三官知襲慶府丁開府憂明年棄喪
知潭州力辭不獲命到官七日會遣戍襄陽衆
憚行夜半縱火殺人公亟命傳呼列炬登城飾
持更者一如無事時於是賊所未至按堵不動
督厲牙兵斬首數百級比明皆遁急追襲降之
三日復遣戍無一敢喘者時建炎已酉也其冬
虜騎自鄧城南渡略武昌入江西州縣皆望風
降還抵長沙境上或謂他州縣皆已下敵鋒不
可當盍避諸公曰是何言之不忠也使向之諸

郡有一二能爲國家守虜其至此耶旣而虜騎
傳城檄公使降公荅書數責之登城誓衆激以
忠義將士無不殊死戰雖殺傷相當而外救不
至凡八日城破公率衆入子城巷戰者二日乃
焚虜柵奪門以出軍於湘西郡人咸從公以忠
義自奮無一降者寇退公上章以失守自劾詔
奪職罷免未幾朝廷治州縣之投降者公之忠
節始白賜詔獎諭復還職任公乞持餘服至於
四五不許時孔彥舟者縱兵火掠西阻巔橋不

能前鼓柵而下公遣兵繫走之有李冬至者起
兵於宜章會將官吳錫提精兵數千無所歸公
招致之激勵討冬至汧平之有曹成者自江北
縱掠入湖南欲踰嶺公曰若使此輩得逞則湖
嶺非王土矣當隨以計破之迺屯于衡之安仁
有兵才數千遣人諭成待以善意給其糧成遂
巡不果進公以事勢危急請兵于朝請援于鄰
路者相繼也皆不報幾百餘日賊率衆鼓譟直
抵屯下公以單騎入其軍衆皆羅拜公與約毋

得劫掠皆聽命擁公至道州賊以公不便於已
復送公出營公以討賊不效自劾既不報且有
召命公方辭復乞持餘服從之服除知廣州海
賊與郡吏交通官府及兵將動息輒先知之公
合胥首詰責之能以實告則已不然將不復生
出獄矣胥大恐言其情於是盡得盜姓名及所
囊橐往來宿食處是後盜發輒得嶺海肅然未
幾以御史有言罷去公遂乞致仕繼丁永國憂
服除一時善類文章論薦詔落致仕知江州又

改江東轉運使且召對公奏曰昔漢高祖之取天下其謀先定於漢中蜀先王之復漢祚其謀先定於辛野陛下圖中興之業而初無一定之論是以九年而功未就又曰君子小人之進退否泰安危所繫今廟廊之上乃有附逆之人而欲攘夷狄難矣上嘉獎再三進秘閣脩撰時江東使者當饋餉大將劉光世張俊軍凡軍中追求之非法者公隨事裁抑會僞齊入寇光世軍合肥以乏糧爲詞請退保公晝夜倍道至合肥

光世引兵欲出公直入城按簿書具以見在泉穀與沿路綱運上聞以大義責光世光世乃不復退進擊賊破之然以此與光世不協求去詔移兩浙路初公卜居臨江名曰薌林至是入覲上親書薌林字賜之進徽猷閣待制爲都轉運使戶部侍郎公所論事益衆一日進對上顧問至移時閣門以當進膳欲奏而未敢有攝起居卽者遽出位彈奏公退卽待罪又乞致仕詔以爲無罪可待而公請不已除徽猷閣直學士知

平江府上賜舟親題曰汎宅時王倫自虜中與其使者偕來公上疏以爲禦戎之道自古人主不憚屈已與之和親則有之未聞首足易位者宜却而勿受且乞致仕甚力許之仍賜詔獎諭自是歸隱凡十有五年積俸錢三百萬悉捐入郡學爲養士藏書之費自卜葬地後事皆豫備且自草遺奏率人所難言者享年六十有八詔贈右奉政大夫娶范氏宗子博士獻之女累封安康郡太夫人男七人洛右朝奉郎澹右承議郎

郎浯右通直郎餘早世女七人長適右承議郎劉長福次適右從事郎吳謙次適右宣教郎黃挾次適承務郎陳延世餘不育孫男四人士伯士虎皆將仕郎次士彪士叔孫女六人長適進士韓顥次適右迪功郎劉荀次適將仕郎常相餘幼公性至孝承顏養志必探其微李頤人浚乞圓郊祀任子恩加贈友愛諸弟先奏諸姪官然後及孫置義庄以贍宗族貧者篤故舊親名賢與朋友交盡言無隱周人之惡不計其私而

自奉甚約其見義必爲如恐不及置禍福於度外識慮精遠洞見物情盤錯之會談笑剖析皆出人意表興利除害不計目前爲政雖嚴而本於仁恕所至可記甚多此特著其大者蓋自臨川王氏以其一家之學同天下立法令設爵祿以誘之天下之士循誦習傳以爲成說後之用事者持之益堅士稍出意欲自激昂則摧沮擯斥甚則有不可測之禍故家遺老雖有存者世往往指笑以爲戒風聲氣習薰炙漸漬大抵以

委靡隨順爲俗故利在闡寺在權臣則從之利在夷狄在盜賊則從之有能於此卓然特立更閱夷險不爲利疚勢回而竚自拔於流俗之中者豈非難哉方闡寺用事趨附者惟恐後公以小官與之辦曲直不少屈未幾夷狄盜賊交亂迭起或乃甘心於汗僞他亦退縮奔竄爲全軀保妻子計公獨奮不量力嬰其鋒蓋僅脫死如毛毳者數矣旣而大臣專權以峻刑箠天下口自非曲意阿附鮮有免者公言一不合見幾而

作超然物外自適其適於是人始服公爲不可及也元城劉公安世曾謂公必有立於世文定胡公安國謂公氣節忠鯁心向國家尊戴君父狗公忘私正今日扶持三綱之人也由今觀之二公之言益信銘曰顏跖之分曰義與利孰敵斯人學乃爲利舉世靡靡偷安苟活不有君子豈能自拔公以英姿輔之正論惟義所在他無足問方時多艱馳驚其中如水萬折必歸於東年五十餘謝事而歸惟介於石故能見幾知之固難行亦匪易若公始終蓋可無媿我爲此詩以示來裔後有考者尚論其世

延平李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南劍州劍浦人曾祖幹屯田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清源郡太夫人朱氏祖纁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永嘉郡太君胡氏咸寧郡太君朱氏父渙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妣太恭人饒氏先生幼警悟旣冠游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

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受春
秋中庸語孟之說不事科舉屏居山田結茅水
竹之間自適者餘四十年其始學也默坐澄心
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若是
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蓋
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旣得其本則凡出於
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
次融釋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
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
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
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汎應曲酬發
心中節其事親從兄有人所難能者閨門內外
怡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姻舊故
恩意篤厚久而不忘鄉黨愛敬悍暴化服其接
後學答問不倦隨其氣質誘之各不同而要以
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嘗謂讀書者
當知其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
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至矣若直以

江集
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
志也幾希以故未嘗爲講解文字而其辯析精
微尤謹於毫釐之間以爲千里之謬必自此始
蓋先生資稟勁特氣節高邁而克養粹厚無復
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
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異端
之學無所入於其中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滯
邪遁之所以然者雖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
而愛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

正人心崇節義厲廉耻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
行非特崇空言而已娶同郡吳氏子男三人友
直左脩職郎信州鉛山縣尉信甫左脩職郎建
寧府建安縣主簿友文未仕女一人早亾孫男
四人女八人皆幼先生以隆興元年十月壬申
卒於福唐府治之館舍年七十有一其門人左
迪功郎武學博士朱熹元晦狀先生之行如此
元晦之爲人也審於擇善嚴於衛道遺佚貧困
而不以外物易其所守之錙銖其師事先生久

益不憚以爲每一見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
達不已日新如此也某守福唐聞先生之言行
於元晦爲詳他日移書屈致先生不余鄙惠然
肯臨竊庶幾聞所未聞焉至之日方坐語忽疾
作頃之已不救矣其孤護喪以歸將以二年八
月庚申塋於所居山之左而以銘見屬某於先
生雖不獲從容扣請以畢其所欲見之志而其
慕向之誠非苟然者且元晦之賢其所畏也銘
曰學以爲己已則安在嗟世之人以外爲內挾
策讀書無異博塞先生之學有原有委端居靜
慮以究天理是中澹然塵垢不止直積力久道
乃在我大本旣立施無不可世莫之知老於布
衣獨使一鄉化爲善良我爲銘詩以俟君子有
欲求之其考諸此

吏部郎樊茂實墓誌銘

茂實樊氏名光遠臨安錢塘人曾祖文妣婁氏
祖用安妣王氏考周贈右朝請郎妣席氏贈安
人累世皆隱德不仕至茂實始以儒學顯初臨

川王荆公著三經義字說以同天下之學舉世誦習如六經然范陽張先生以爲學者貴於自得而窮行可以爲天下國家用也今守其穿鑿附會之說而脩身治人析爲兩途則何貴於學矣先生以此數見黜於當時之有司貧至飢粥不給茂實獨師事之甚謹旣冠徒步就太學試以書義對是時文體亦稍變矣而茂實獨直指王氏之失力排之切中其要考官奇之置高等是後士人乃益得自致於學紹興五年茂實試

春官爲第一遂中進士第調秀州海鹽縣主簿改常州教授未行召見除秘書省正字秦丞相用事狄人來歸河南地茂實因輪對力言所當思患而預防之者秦丞相始不悅未幾狄人叛盟前日異論者益見忌乃出茂實爲閬州教授茂實以大母年高而迎養非便得請監潭州南嶽廟丁大母憂服除歷廬州明州教授秦丞相旣薨詔除茂實秘書丞方秦丞相時凡以疑忌得罪者徃徃累赦不復又奪其所當得恩澤茂

實得召見言之太上嘉納詔還恩擇有差而茂實爲鹽察御史茂實在臺中所裨仗甚多未幾爲工部員外郎得請知興化軍茂實初未嘗歷吏事興化俗號難治生謗起訟長吏鮮以理去茂實曰吾以誠待人他不恤也旣至簡節目通下情先教化而後刑罰獄訟日衰少遷提點福建路刑獄茂實於刑獄尤盡心凡所以要束防察甚備閩多劫盜類與州縣吏相表裏不卽獲間有在官者吏輒併財主繫之以是無敢愬者茂實許其徑詣司自言而嚴追捕勘鞠之限盜始有所畏建州兩獄充斥茂實至釋囚繫一百四十有三人朝廷爲罷免長吏其他所平反全活甚衆徒知嚴州適諸軍遣人募兵皆誘畧平民所至騷然人不敢入市茂實具奏其狀乃詔諸軍皆立額有闕則取旨下諸州寄招其患遂息嚴每歲買御爐炭其實皆科取於民茂實奏罷之提點浙東路刑獄高麗將入貢茂實極言其甚不便者六事于朝詔卽止之卽位召爲吏

部郎茂實以足疾辭尋除福建路轉運副使不行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以隆興二年七月卒年六十有三茂實氣貌嚴重語言確訥不知者以爲簡也自得罪秦丞相流落幾二十年入朝纔歲餘輒出蓋有不悅者旣而諸公貴人議論士大夫之當召用者未嘗不以茂實爲稱首茂實初無求於人也是以久在外吏部之命蓋將用之而茂實不能造朝遂以不起識與不識皆爲之流涕也然茂實強學力行更閱世變操履

如一顧念平生無一可愧恨者其志得矣他何言哉有尚書解三卷禮記講義二卷梅窓雜著十卷藏於家娶陳氏筭學博士從道之女封安人子男三人擴左脩職郎抑左迪功郎饒州浮梁縣王簿攜將仕郎女一人許嫁將仕郎陸邈孫男七人致堯拱舜贊禹暨湯憲武保成規宣女一人諸孤將以其年十月甲子塋于錢塘縣安溪鳳泉山之原而移書屬某爲銘某與茂實皆范陽先生之門人又同年進士又同爲秘書

省正字既而還朝以至去國亦適相先後道義之契非他人之比者銘其可辭銘曰舉世方紛獨尊其所聞更歷險夷不傾不敬以終其身以畀其後人

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陳公墓誌銘

公陳氏諱璫字國壽建之建陽人曾祖諱贈奉直大夫祖奉議即致仕考賓贈右朝請郎妣江氏太宜人太宜人早寡惟一子教之甚嚴公亦自力於學中建炎二年進士第左從事郎洪州

觀察推官未赴權建之崇安縣丞會金人入寇且渡江諸將不能守潰兵有入閩者人情洶洶縣令與諸佐官皆避之居民亦驚走公獨不動曰此官軍也當善待之既至犒勞供億率過其望帖然無敢譁又移文前路使儲峙以俟兵民舉安一路賴以無他事建陽弓手王延勝等嘯聚燒縣舍殺主簿官軍數不利使者專委公討捕公糾合民兵得千餘人迎戰于麻沙克之賊所擄掠子女數百悉訪還其家以功特授左承

奉卽公初未歷仕雖一時守領而遇事已能如此監湖州梅溪鎮通判建康府連帥故執政強明過人寮屬受成事惟謹公獨不苟從事有未安請問辯析詞順意篤帥每幡然從之公初不語人也大將張公以樞密使視師卽建康治戰船欲以公提舉且曰事畢可轉六七官矣公以其間曲折所當議者非一而共事者皆難與語力辭不就張不樂數引他事相鑄譙公從容應答畧不以介意旣而張罷兵枋朝廷下有司考

覈其軍中財用主者以委公謂公必不遺餘力公平心處之不爲已甚張始歎服授福建安路司辟差叅議官未赴丁太宜人憂服除知饒州歲大旱穀賈翔踴民匱於食公精意禱祠竭力賑濟時州縣不敢言災異公獨盡以實聞所蠲弛租稅甚衆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尋知靜江府兼主管廣南西路經畧安撫司公事靜江歲於屬縣科取秣米以供公庫又以逃亾租稅均之保伍公至始皆除之宿逋之在民者一不取

而廩庫皆沛然有餘蓋公所以理財者有道矣
非如世之以培克取辨也召對除直秘閣知潭
州兼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未幾改知廣
州方秦丞相當國事士人在謫籍者雖其親舊
不敢相誰何傾險急進者或窺伺中傷以爲奇
僨公在嶺外所調護流人甚厚鹽司郡守例獻
羨餘亦有黽勉以避禍者公獨未嘗獻也其不
爲時俗所移類如此旣召對蓋將有所屬任公
議論復不合廣州之除非美意也方待闕間而

秦丞相薨詔以公知湖州未至改兩浙轉運副
使公雖苦足疾而治事精明如平時然以久廢
朝謁不自安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進直徽猷
閣以寵之尋起知饒州已而疾益侵再得請以
歸以紹興二十八年五月丁卯終于家年六十
有二積官至左朝散大夫娶詹氏翁氏張氏皆
封宜人五子長炤右脩職郎英州真陽縣主簿
奔公喪死于路焯右脩職郎成都府路鈐轄司
幹辦公事次燾次焮次熿孫一人坦公姿貌魁

顧質性莊重於吏事尤精敏牒訴案牘一覽卽
得要顧至其細微委曲皆洞見吏不能欺約束
堅明未嘗以卒伍輩持符至州縣而事皆如期
其剖與通滯伸理寬結戢奸革弊所至皆可紀
故世卒以吏事稱公然公守正持重不以進退
得失爲意其見義必爲爲必不可奪使其進而
立朝豈苟然已哉公之用於世旣不盡其才而
世之稱公者亦不盡也諸孤以三十年三月甲
申塋公于建陽之招賢里鑑原某嘗通判靜江

府事亦時相所不樂者公獨相知照焯以公行
狀來請銘義不得辭也銘曰利不苟就害不苟
避時雖變化一斷于義隨所試用到則有聲曾
不一日立于朝廷才難固然知亦未易我爲銘
詩以告史氏

汪公爲此銘十年矣焯屬棧書而立于墓焯
熙三年十有二月始克書之張棧記

余戊戌歲來寓安國精舍索居荒陋懼不聞
其過嘗記晦菴爲余言陳侯官之爲人旣接

而情益親因得見其先徽猷墓誌畱藁蓋玉
山公之文而書之者南軒也其文足信其書
足敬所以能致文若書者其父子之賢可知
已東導鄭鑑謹跋

秦丞相用陳公爲淮西帥蓋將付以邊事公
以其意叵測力辭不就頃年公再罷番陽熹
見公考亭私第公爲熹言此甚詳今不能盡
記其曲折也淳熙辛丑因觀汪公所撰誌銘
書此以補其闕時汪公薨已七年而敬夫明

仲亦已下世令人悲慨之深新安朱熹書公

孫坦藏

汪文定公集卷之十一 終

汪文定公集卷之十二

墓誌銘四首

沙縣羅宗約墓誌銘

宗約羅氏諱博文曾祖安中贈中奉大夫妣恭人鄧氏祖崎朝請郎右文殿脩撰妣張氏陳氏皆宜人父彥溫右從事郎知建寧府甌寧縣事贈右承議郎妣鄧氏黃氏皆贈太孺人其先豫章人唐長慶中有爲南劔州沙縣尉者因家焉五世孫覺始舉進士再世而右文公以懿文清

德顯重於世至宗約復以道學行誼克世其家
焉宗約生有異質家人試以晬槃一無所顧獨
匍匐取書冊之言性理者展玩久之右文公歎
異爲文以記其事年十餘遭甌寧府君喪哀毀
如成人治喪塋必誠必信用右文公奏補官授
右迪功郎福州司戶參軍臨事不苟無鉅細皆
有條理再調靜江府觀察文使桂管爲嶺徼以
西一都會府事旣已罷劇而連帥監司亦多委
以事宗約皆從容治辦時秦氏用事士大夫以
悟意竄斥繫踵南來宗約悉善遇之至或鬻衣
以濟其乏改右宣義郎知贛州瑞金縣事始至
歲歉宗約先事儲積旣而發廩賑贍事皆躬臨
之其至誠惻怛雖一主於惠愛無所惜而措置
纖密精明人亦不能有以欺也縣故多盜宗約
設方畧得首惡數人寘諸法境內帖然會故丞
相魏國張忠獻公都督江淮請以爲幹辦公事
其募兵餼糴皆不擾而濟張公再入相賓客例
出募府以宗約知和州未赴而西川制置使奏

辟爲叅議官宗約詳審精密每論事反覆輝盡歸於至當而後已嘗至興州勞將士宣撫使以禮致遺爲錢三百萬宗約不欲受而難於辭還次漢州州方治貢院以五十萬助之餘悉輸制置司公帑橫渠張夫子之家避地留落貧不自振宗約訪得之爲言於帥延至府學蜀士知所勸焉士之遊宦蜀士貧不能歸者宗約出捐俸錢周之賴以濟者甚衆累遷承議郎秩滿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行至嘉州得疾其同行來問

者宗約雖疾病而拱手端坐無惰容蓋其持敬如此一日忽曰吾將逝矣然幸大事已竟可無憾遂不起乾道四年四月甲辰也享年五十有三其同行聚而哭之解其裝以理喪事則獨有書數千卷餘金僅足以歸其柩而已相與嘆嗟以爲不可及十有二月壬寅葬於沙縣嚴地祖塋之旁宗約娶陳氏了齋先生之兄孫女也子男二人曰問曰闢孫男八人女七人皆幼宗約資稟和粹沉靜寡欲其處已待人一以誠敬平

居怡愉人莫見其喜愠之色聞人之善稱慕如不及至其有過則常若有所隱避而不忍言也視人患難困乏如切其身年幾三十既喪耦卽屏遠聲色一榻蕭然惟樂善不倦如嗜欲聞天下之士有一言一行之幾乎道至或千里求之其同郡李愿中受業於龜山先生楊文靖公宗約從之游多所發明於是知吾道之尊其自信益堅矣然宗約之爲人雖篤意學問而不爲文詞雖力行善事而不徼名譽雖愛衆親仁而非以爲取悅也故世之知宗約者亦鮮矣其孤以樞密院編脩朱熹元晦所爲行狀以來請銘余與元晦蓋皆知宗約者銘曰汲汲其求兢兢其持保此無憾全而歸之

龍圖閣學士王公墓誌銘

公諱十朋字龜齡姓王氏温州樂清人曾祖信祖格父輔父以公貴贈左朝散郎母萬氏贈碩人其先自錢塘徙至朝散公始業儒有聲公少穎悟強記覽爲文頃刻數千言事親盡孝其居

鄉進止取予必以義後學師尊之既入太學多
士皆推敬焉太上皇帝躬攬權綱更新政事紹
興二十七年策進士於廷詔對策中有指陳時
事鯁亮切直者竝寘上列無失忠讜無上諂諛
稱朕取士之意既而考官以公所對進上臨定
其文以爲經學淹通議論純正可第一及唱名
則公也士論翕然稱愜詔益嚴銷金鋪翠之禁
且以交趾所貢翠羽焚於通衢實自公發之授
左承事郎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又詔

王十朋係朕親擢第一人欲試以民事尚待遠
闕可特添差紹興府僉判秩滿除秘書省校書郎
尋兼建王府小學教授時北虜且叛盟朝廷疑
之猶未敢誦言爲備公因輪對方陳其不可無
備者且曰禦戎之策莫急於用人用人之要莫
先於人望今若內若外士夫軍民咸謂有天資
忠義才兼文武可爲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
樂爲用可爲大帥者或寘散地或遠郡願陛下
起而用之可以作士氣寢敵謀又言二衙管軍

或久而不代兵柄在手利權賄賂又皆入其門且其官至三公樞密所以節制諸將者乃班其下倒置如此其能節制之乎併及諸軍承授皇城邏卒之弊其他指陳率人所難言者公之將有言也人皆危之而上特開納焉旣而罷諸軍承受邏卒亦加職更定樞密與管軍班次管軍亦引去邊備益嚴舊人相繼復用自昔人臣論一事或章十數上或合衆力爭不能回公以一言悟意而事皆次第罷行於是天下仰上之聰

明大度虛懷從諫非徒優容之而已然大臣有不樂者公亦數求去除著作佐郎罷其兼職公以求去得遷力辭不許久之除太宗正丞仍待次尋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今上卽位除知嚴州未赴間召對公奏言太上皇帝非耄期倦勤之時而以天下授之陛下賢於堯舜遠矣陛下所以仰副太上付託者當何如舜重華協于帝然八元八愷堯未及舉而舜舉之四凶堯未及去而舜去之今社稷之大安危生民之大休戚

人材之大進退朝廷之大刑賞其所當行者宜若舜之所以協于堯而行之以彰太上知子之明以盡陛下繼述之道又言今和戎與戰守之議未決臣謂或戰或守當相時進退而和決不可議也又言右相虛位天下拭目觀陛下此舉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可也不可非其人以失天下望除司封員外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又兼崇政殿說書除國子司業諸生固已迎服矣而公於學校事其細微曲折皆參然前知所舉措無不當人心者會詔百官言事公上疏以爲百官進退者大臣之職論思獻納者侍從之職正朝廷紀綱者臺諫之職今居其位者往往不舉其職宜有以董正之雖然此特人臣之職也而人主有大職事曰任賢曰納諫曰賞罰其言反覆詳盡切於時務上覽而嘉之卽召公與工部侍郎張闡對便殿從容論天下事甚衆請退復畱者再賜坐賜酒又賜御書隆興元年四月除起居舍人改兼侍講公與左史同奏

史職廢壞者其一起居注錄本進呈非古欲勿進其二曰雖侍立而在殿東南隅未嘗聞天子德音如二府自有時政記其餘臣僚登對欲許令史官侍立其三曰後殿侍立而前殿則否於義無據欲前殿侍立其四曰直前奏事欲不必預牒閣門及候班次皆從之越月除侍御史公素以剛毅正直稱天下至是人皆曰真御史矣公益自任以當世之重大抵以定國論正人心爲本而去其害治者不屑屑於細故也江淮

都督府出師進取宿罪虜悉衆來爭我師退守淮都督張公浚上表自劾公奏曰臣自總角在草茅間聞醜虜亂華痛心疾首義不戴天臣素不識張浚聞其天姿忠義誓不與賊俱生實敬慕之頃以館職輪對首言虜情不惻乞用浚等旣而虜果入寇太上皇帝親征遣浚知建康府陛下卽位因以江淮都督之任委之天下皆以爲當臣去冬被召至闕前後進退皆以爲恢復大計仰贊聖斷又乞陛下勿貳以濟大業浚遣

二將取靈壁虹縣宿州降三大將一月二捷議者皆服陛下任浚爲難及王師不利橫議蜂起臣嘗奏陛下用兵爲祖宗靈寢而舉爲二百年境土而舉爲中原吊民伐罪而舉與古帝王好大喜功開邊生事不同投機而進知難而退益當內脩政事俟時而動陛下剛明果斷規模固已素定然異論紛紛不肯置浚今浚旣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欲望正臣妄言之罪特加竄竄詔以公權吏部侍郎辭不拜乃以集英殿脩撰知饒州乾道元年七月移知夔州尋除敷文閣待制三年七月移知湖州未幾得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才數月起知泉州進直學士又移知台州公以病力辭且乞致仕乃復提舉太平興國宮七年三月除太子詹事召旨敦趣公力疾造朝上特御選德殿而公是弱不能趨詔給扶杖拜且賜坐又詔權免朝參又遣使以告及金帶就賜公三上章乞致仕乃詔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而公薨矣實七月丙子也享

年六十上聞嗟悼賻卹有加令兩淞路轉運司
給塋事公積階至左朝奉郎封樂清縣開國男
至是贈左朝散大夫遺戒喪事毋得用佛老教
諸孤行之以十有二月丙午塋公于縣之左原
白巖碩人賈氏有賢行先公二年卒至是合祔
焉男三人聞詩聞禮皆太學生孟丙早卒公兩
遇郊祀恩皆奏其弟故二子皆未仕女三人長
嫁進士錢萬全次許嫁賈梓孫男四人公立朝
議論出處大節既如此矣初公以文學先天下

人謂其於吏事未必數數然也而自爲郡佐遇
事不苟民有訟久不決多走諸司乞委公雖文
書填委公一一繙閱不以付吏審核情僞叅用
經律所與奪人皆厭伏其治郡旣以廉潔公正
率其下間有爲不善者則反復告戒誠意篤至
人亦有耻故未嘗按吏爲文勸導百姓以遷善
遠罪之意有爭訟則曉以義理多退聽者故鞭
朴罕用事至立斷其甚不得已乃推鞠亦不淹
繫故獄屢空未嘗遣官吏至縣而人素信伏事

亦舉利有可以予民者予之輸租使自操概而
用度有節財亦足月率兩詣學宮延見諸生從
容誨誘且以詢郡政饒父旱公下車卽雨湖父
雨傷稼公入境卽霽每罷郡士民涕泣遮擁不
容去或借留於部使者旣不得則奔走道路或
赴境不忍別者泉人聞公喪會哭於開元僧舍
又立祠堂以事之近世爲政得人心未有如公
比者公有梅溪前後集五十卷尚書春秋論語
孟子講義皆指授學者未成書也公於文專尚

理致不爲浮虛靡麗之詞其論事章疏意之所
至展發傾盡無所回隱尤條鬯明白蓋自漢氏
專用儒術而士或飾詐或阿諛取容至於守節
死義能爲國重則未必以儒名者世遂以儒相
鄞若公之學問粹然一出於正謹守而力行之
義之所在疾趨徑前未嘗以利害毫髮顧避更
閱夷險特立不回施於政事左右具宜信乎其
有本如是也嗚呼此真所謂儒者耶銘曰漢廷
用儒黯獨慙朴淮南憚之謀不敢作謂公孫輩

發蒙振落儒豈不用其效奚若孰知其故鼠腊
非璞公之節義視黯無怍屹然立朝作世邪郭
正色凜凜危言悻悻招之不前麾之不卻猛虎
在山衛及藜蘆出守四郡治行皆卓問胡爲然
非智之鑿聖有謨訓守約施博惟其躬行粹美
無駁道固如是不由外鑠於彼汲直如玉而琢
我爲銘詩以表儒學人雖云亾尚有桀獲

顯謨閣學士王公墓誌銘

公諱師心字與道世爲婺州金華人曾祖惟堯
故不仕祖本故贈宣教郎考登承議郎贈特進
妣陳氏太原郡夫人公幼敏悟強記而靜重如
成人未冠游鄉校數試藝有聲登政和八年進
士第授迪功郎海州沐陽縣尉時承平久郡縣
無備河北劇賊宋江者肆行莫之禦旣轉掠京
東徑趨沐陽公獨引兵要擊于境上販之賊遁
去詔改承奉郎監信州汭口排岸丁外內艱服
除紹興元年知福州長溪縣政事詳明民便安
之盜起建寧官軍由永嘉浮海入閩討之道長

溪供億百出倉卒間皆不擾而辦宣撫使賢之併以治狀聞除大府寺丞尋例罷職事官之待闕者除幹辦諸司審計司行大理寺丞九年金人以侵疆來歸詔僉書樞密院事之臣往使陝西宣諭德意辟公幹辦公事時多謂和好可久贊畫之際力陳虜必渝盟宜蚤爲備初大食國遣滿亞里入貢而廣東市舶司例計置回賜官吏竝緣侵刻訟久不決詔公同御史往廣州卽訊獄乃竟除將作少監遷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右司左司郎中十二年郊祀以爲提點一行事務遷權工部侍郎充大金賀生辰使還未幾出知袁州公勤於吏事動有繩墨州素匱乏公樽節浮濫檢柅欺隱久之廩庫盈溢方秦丞相用事監司郡守類獻羨餘以希進或謂公盍獻諸公笑不答則以貸貧民之逋租者猶沛然有餘積也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十三年浙東大旱衢州饑民嘯聚雖頗捕獲猶未定則起公知州事公鎮以安靜民復安堵如故時士大

夫徃徃以告訐爲功通判州事汪召錫椅據宗室令衿語言以爲誇訕公聞而勸止之不聽令衿調居汀州且置獄通判迫其人行無敢過門者公獨遣人慰安而陰調護之除知瀘州中途改知洪州克江南西路安撫使轉運判官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所與張丞相詩言於朝欲并中之獄辭所連逮百餘家公隨事救庇賴以免者爲多會秦丞相薨事亦熄上躬攬權綱一新政事凡昔之無良其挾特附以逞者次第譴斥於是公獨以不倚見知除敷文閣待制知荆南府荆湖北路安撫使湖南凋敝又流逋未復公悉力拊摩戶口日增奏言湖南上流重地而兵力單弱頃年茶商弄兵一道騷然乞分鄂渚重兵畱屯以示形勢從之召爲戶部侍郎上勞問甚渥且曰卿以不附秦檜故去國又朕知卿未嘗忘也公因奏宜塞倖門開言路上語及國用公謂生財不如節用所條陳甚悉又言鄂渚戍兵市馬北境宜禁止之以塞邊釁鼎澧歸峽

產茶民私販入北境利數倍自知鑿法不復顧籍因自棄爲盜由引錢太重貧不能輸故抵此乞別創憑由輕立引價旣開其衣食之門民必悔過改業庶幾化誘愚民消弭羣盜上然之遷給事中兼詳定一司勅令兼侍讀遷權吏部尚書進讀三朝寶訓終篇公奏祖宗創業垂統所以長慮却顧爲子孫萬世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不可不監又奏帝王之於史其要在於觀得失究治亂今進讀漢書願摘切

於治體者讀之詔可公從容進退所以致盡規之義者前後非一懇切詳盡上皆嘉納焉二十八年浙東水災上憂之以公爲顯謨閣直學士知紹興府事兼浙東安撫使旣至詢究疾苦寬通責賑乏絕民以不流亾顯仁皇后葺宮事畢進顯謨閣學士時有獻議者持陰陽家說欲於葺宮舊禁之外廣立四隅以二十里爲禁城其間墳墓當徙者殆且千數公具奏言其不便詔遣御史按驗獲免者七百六十有奇薦獻之物

舊取於民公謂聖孝通於神明薦獻極其誠敬
豈宜使民勞費請以上供錢給其直從之和買
緡絹以贖產爲多寡之差而縣各不同會稽偏
重尤甚公請奏損之後亦畧如公言三十年知
福州克福建路安撫使時虜有渝盟犯塞意道
路洶洶公早夜憂念至忘寢食條上三事一曰
求人材謂任賢使能乃自治之要願委宿望實
才以籌邊二曰通下情謂建炎維揚之難起於
臣下壅蔽虜壓境而不知今當以爲戒三曰擇

將帥謂朝廷宿將軍中新進不爲無人願加簡
拔復移書執政以蜀遠緩急不能相應請增重
帥臣之權使得以便宜從事又請推行州縣巡
社法以防盜賊朝廷悉施行之汀州鬻鹽峻暴
民驚擾嘯聚州輒遣兵捕戮復疑平民與鬪通
械繫之欲論以重辟錄事叅軍劉師尹爭不能
得致仕去公移文釋其囚薦師尹於朝於是州
之守貳皆坐罷而師尹復仕今上隆興元年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年知湖州時水旱之餘

疾疫大作道殣相屬公既爲粥以食餓者又遣僚屬勸分多所全活乾道元年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再上章告老進左朝宣奉大夫致仕五年十有二月戊戌薨於里第年七十有三詔贈特進六年十有一月甲申塋于金華惠日鄉常樂寺之東原公娶曹氏封淑人六子渙右通直郎前權通判寧國府事沆右宣教郎前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法右承事郎新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出後公之長兄師醇

注右迪功郎新鹽行在太平惠民局淑先亾汾右承務郎三女適仕族孫男七人柄右承務郎楷祀栲梓樾朴孫女十二人曾孫男一人公敦厚寬裕詞氣穆然不見喜愠遇事精詳必審其可而後發不爲表襮以求赫赫拊兄之孫如已子族女之貧不能行者皆使之有歸雖自奉養儉薄而親舊困乏皆周之乂益不厭既退居自號適翁所著詩文章奏藏於家自公仕宦五十餘年間世之變故多矣士方隨時炎涼而爲之

俯仰竭其巧力以趨勢射利其他一切不暇顧
卹也公更閱夷險出入中外恬靜凝重雅有常
德表裏相副終始如一而從容進退自適其造
康寧壽考鬱爲宿望洪範所謂福者殆無憾焉
觀公之本末其念慮操履所以感應召致夫豈
偶然者哉銘曰恂恂王公率履由衷不矯爲異
不阿爲同在昔柄臣欲人同已利誘威脇翕然
風靡時方掎克爭進羨餘公散其積代民逋租
時方告訐人莫自堅公獨哀矜勸以無然皇明

獨斷屏除羣邪公以不倚帝庸褒嘉國計之重
爾其開闔朕命之嚴爾其出納乃侍經席乃長
天官乃眷大邦于藩于宣寒暑貿遷誰能不移
中外出入誰能且宜公惟一意秉此常德更閱
事變其儀不忒進退有裕壽考且寧歸安斯丘
始終哀榮天道與善人或疑之視履者祥其觀
此詩

左奉議郎汪公墓誌銘

公諱喬年字房孺信之上饒人公自爲兒嬉戲

滕下時已能順適親意既長操行益篤天性敏
悟又能刻厲於學在崇寧大觀間雖以習一經
應書而偏觀他經及諸子歷代史記往往浹洽
規摹古人作為詩騷蓋不專於舉子之業至舉
子之文亦自成一家也會御史陳公師錫求居
於信公獨知所愛重朝夕敬請陳公為公言前
輩出處大節學問文章本末甚悉公益得以考
正焉於是郡丞洪公芻監試進士得公之文而
大奇之以為非尋常舉子所及恨考官拘於尺
度僅能勿失而已其贈行之言以為汪子之文
獨余知之璆琳瓊琚如也驕驍駉駉如也設不
長雄於二千人中猶當霸於一經也或乃指其
瑕而拾其瑜議其牝牡驪驥而棄其千里何哉
然自是試輒不售至紹興五年始以特奏名進
士對策擢為第一歷池州建康府饒州教授自
左迪功郎用舉者再轉至左宣教郎又以從國
信使出疆轉左奉議郎池兵火之餘庶事草創
時沿江猶未解嚴戍兵往來類多托宿於學生

徒辭散學官備員而已先聖廟像摧剝棟宇傾圮公至卽白于州而更新之學故有邱舍爲富民冒占者數年至是皆考究而簿正之其他所經畫甚衆廩庫充牣養士至百人實自公始公平居雖食貧而於貸錢出納物價低昂漫不訾省至其當官乃留意於細碎如此其後二郡亦隨其窾隙補葺焉不求新奇也接納後來訓誘不倦四方游學無所歸者病則臨視療治死則任其後事以爲常其歸自饒貧益甚荒郊散廬

藜藿塞徑或飭粥不繼而獨以書冊自娛紹興二十有五年正月乙亥終于家年七十有六公豈弟樂易不以世俗細故蒂芥其中於人無怨尤雖有以惡聲至不校也臨事接物一以誠信未嘗造設機械喜賓客每或斥服用爲食飲費聞人之過如不聞得人一善則稱道不容口少以文字顯晚以年德尊而未嘗自居退然如不足者故雖耄老而齒髮不衰耳目聰明亦其德性寬裕致然也鄉里之士方喜公之康彊而不

意其止此莫不失聲嘆息或至流涕有文集七十卷曾祖諱惠祖諱濟考諱皓贈右承事郎妣陳氏贈孺人其配鄭氏贈孺人左宣教郎東陞之女男七人曰大忠某其女二人長適進士鄭鍵次在室諸孤將以是年月日葬公于開化鄉之橫山奉公之治命以來請銘惟信之汪氏皆唐末自徽來徙公散旣廣莫可考也公于某有宗黨倍年之尊而屈折輩行與之爲友臨絕之音以銘見屬某其何敢辭銘曰嗚呼房孺其德之裕俛仰一世無怨無惡維心之亨豈曰不遇今其亾矣誰或起之有子七人尚其似之

汪文定公集卷之十二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江集

汪文定集卷之十三

祭文五首

祭趙忠簡公文

維公兩登上宰俱值帖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爲
死生之別莫非命也豈有他哉事既定於蓋棺
恩特容於歸骨僅脫鯨波之險獲至於斯孰爲
馬鬣之封未知所向昔任昉無漬酒之彥而劉
峻廣絕交之書吁嗟此風何獨今日念嘗游於
幙府忍自比於路人莫以告哀言不盡意

祭張魏公文

嗚呼輔相之業必日格天嗟後世之籍籍角巧
力以爲賢萬姓塗炭中原腥膻豈夷狄之能爲
蓋感應召致而則然將導迎於善氣必有與天
爲一者焉於維我公體道之真聖有謨訓力行
以身念慮精一不已其純雖在閭室如見大賓
移所以事親者事上推所以愛已者愛人任重
道遠白首日新武夫悍卒兒童婦女聞公之名
者如仰日星望公之貌者如見父母蠢彼犬羊
亦作人語每問中國用公與否之人之德發揚
音詔綏之斯來其孰能禦然而變故百出艱難
備嘗極神器於已傾逼醜虜於方張旣顛危之
獲濟亦進退之靡常志雖馳於幽燕迹乃滯於
湖湘二十年餘再秉樞鈞百味施其一二復異
說之紛綸蓋公之所能者天其所不能者人自
古所嗟今復奚云方宴適於林泉謂永綏於壽
考胡不憖遺喪此元老惟某出入公門期式瞻
於儀表以畢願於斯文孰謂此來言無復聞旣

念其私復哀彼民徒反袂以長號淚淋浪而沾
巾嗚呼哀哉

祭陳丞相魯國文恭公文

惟公稟氣之和體道之全混厚純粹得於自然
端委廟堂如山如淵以公宰物以誠格天仁者
之勇德人之言有發必中有持必堅密啓建儲
見幾之先決策攘夷達事之權四方既寧聖主
初元公拜稽首丐歸丘園歸未暖席詔書促還
勤勞王家病不復痊當宁震悼塗人滄漣嗟世
之人挾數矜智公初無心上益注意嗟世之人
歛惠徼譽公初無言人自歛慕生榮死哀夫豈
人力一言以蔽惟其盛德應辰拙疎公實見之
前後薦引始終保持聞公之喪身在西蜀有愧
古人不能匍匐痛楚摧傷怛然此心萬里致奠
公其俯臨嗚呼哀哉

祭凌尚書文

惟公氣質粹美學問純正克養既厚持守益定
視其容貌如不勝衣孰知其勇見義必爲聽其

江集
議論如不出口孰知其直言無所苟謂公爲清
清而有容謂公爲和和而不同人有一善或以
自矜公終其身兢兢靡寧密以文鳴出類拔萃
歷守五郡所至稱治進冠侍從倦倦獻納退顧
真祠遂老若雪平生百爲無一可愧夫豈偶然
有本如是年垂八十古昔所稀人猶望公胡不
期願矧如蠢愚於世鮮耦公獨忘年俾與爲友
其知以心其愛以德庶幾永久得不蒙益今則
已矣流滄橫臆衰病疲薶不能匍匐緘詞千里
寄此心惻嗚呼哀哉

祭女四娘子文

維年月日爹爹媽媽以清酌時果庶羞之奠祭
于四小娘子之靈自汝云亾于今一月追念痛
苦殆無生意汝夫於汝死生之際竭誠盡力汝
而有知可以無憾今將舉汝之柩歸卜塋于明
州於義當然母或驚怖爲汝父母事至於此無
可奈何惟有撫養汝子望其成立庶能奉汝之
祭祀而已嗚呼哀哉

詩五言十八首

暮春

閉門聽風雨不知門外春
茲晨聊散步霽色如
相親日月不吾與花柳隨時新
悠悠竟何事悚然懷故人

白雄雞

鐵爪玉龍鱗紅冠不染塵
五更纔報曉驚動世間人

送刪定聞人丈歸嘉禾

謾作中都士柴門每自扃
遺經究終始奇字講
聲形前輩今無幾微言世莫聽
扁舟轉河曲已見故山青

壬辰立春

春雪正紛紛荒山晝掩門
羨君筋力健策杖過前村

題鄭氏籬金

子雲抱遺經寂寞饑欲死
誰家千金卽車馬塞
閭里如何今世人持此欲勝彼
要知聖賢心不

爲取青紫冷暖自所知吾言聊爾爾

題表上人卷舒軒

高軒聊自娛俛仰稱幽居世道有興廢人心隨
卷舒圓機應如此膠柱合何如愧匪許詢輩時
來問滿虛

借舍人呂丈送大雅東還韻奉呈

典刑寄老成師友須淵源今代紫微公身退道
益尊言行無表襮卓然中所存雲雨自翻覆誰
能動毫分洗垢旣無垢尚或有癩痕嗟我與徐

子昔也掃公門相期膏吾車從公畢斯文

輓侍讀龍圖學士周公

四海聲名久中朝德齒優金華方入侍琳館遽
歸休全福人皆仰孤風世莫留老成零落盡不
獨爲吾州

輓叅政王公

轍迹環吳蜀艱難歎委頻秉鈞纔數月去國竟
終身文武才猷遠經綸事業新襄陽耆舊內寧
復有斯人

輓宣撫吳郡王二首

節義家傳久艱難始見忠一心惟徇國百戰竟
平戎環列周盧肅官儀道路同細看麟閣上誰
得似初終

其二

太傅元功首汾陽異姓王恩榮兼二美聲迹遠
相望名載風雲會神遊水月鄉維師空贈典無
復見鷹揚

輓學士張公

俎豆平生事逢時却論兵幄中多妙畫闔外有
長城曾未登三府何言慶兩楹空餘行樂處畫
像凜如生

輓詹事陳公

給諫皆言責論思本從臣獨公真舉職臨事肯
謀身再起名尤重全歸迹已陳空嗟古遺直無
復見斯人

輓呂舍人

連蹇成遺老纔聞直禁林是非終不屈進退了

無心萬事邛鄜夢千秋正始音心知公不朽實
滄自難禁接物初無間微言獨得聞相期深造
道不爲細論文日有高山仰誰知半路分新阡
疑可望日斷只愁雲

宜春漫述

本是扶犁客隨緣謾作官故山應念我薇蕨已
闌干

題法海院龍溪亭

微茫雲雨角屈曲路綫未容快先覩已歎行

百轉流溪何從來神物昔嘗玩輿梁儼堅牢亭
宁欄明綯豈惟濟病涉更可供息宴信哉善知
識作此巧方便茂樾兩交蓋清風四揮扇秬恐
境中人却有桑下戀臺山不須問此去直如箭
何妨酌靈水一洗眼花眩舉頭未及眸已知梵
王殿

和遊南巖

南峯不藏善逢人說南巖南巖亦何好造化秘
此緘烟雲卽全提松竹邑乎醜去郭十里羸守

成僧二三乞身滿一日幽事亦可探行客問征
途居者索轡啣蕭條野店烟夏靜彌勒龕念非
塵外侶不分禪味甘受傭作閒人自縛亦何慚
于時日在房山色染靄藍一徑盤鬱青羣峯列
空嵌冷泉計涓滴淪鼎消塵凡端如常德靜可
警疾步貪聯鑪出雲門回首憐烟嵐公其吐妙
語勝事須指南

歸雲臺

浮雲本無心人心逐雲去更作歸雲堂雲歸竟
何處

陶山書院

陶山讀書處景物自天成幽澗菁莪盛高岡彩
鳳鳴兩餘山色秀雲淨月華明靜聽寒泉響潺
潺洙泗聲

詩七言絕二十一首

宜春書事

饑寒驅出故山來俗事如麻撥不開問我此行
得未嘗識而有澹臺

宜春土愿櫟而虛蒙珥筆之名每欲爲邦
人一洗之偶筆工傅氏求詩作此

只今頭上半儒冠誰肯公庭弄舌端試問毛錐
將底用奪標他日萬人看

奪標乃宜春先賢故事

雪中梅花

風弄蘆簾掩復開閉門一室此徘徊故人難望
扁舟至遠信誰憑驛使回窗外不知飛霰集坐
中只覺暗香來新詩亟報春消息不待天邊看
斗魁

常山孔塢碧照閣

門前塵土暗衣冠池館無多意已寬試問主人
閒遣味冰蠶正自不知寒

與談命鄭柯山

柯山落魄一仙翁二十八宿羅腹中學術該通
明若鑑胸襟豁達氣如虹醺醺痛飲一樓月落
落高談千古風一本流年無惜示貯之他日驗
窮通

與酒家沈生

有客堂堂空兩手無人爲借太阿來與君上典
浮雲破放出陽光萬丈開

送王佐獻可歸信州

月旦于今合改評一官謀食百無能君歸錦里
人應問好箇籃田崔縣丞

水雲堂

雲本無心水自流龍鱗鳳翼此中遊遂令巫峽
桃源景頓覺收歸在寸眸

贈婺源汪氏

曾執干戈衛魯邦穎川家世愈芬芳扶疎披葉
連江浙烜赫功名冠魏唐魏有龍曠唐有越國卓犖高才
當企及青精一飯故宜償獲通譜系誠傾蓋昭
穆從斯永不怠

次漢英教授示和尹少稷韻四首

五車拄腹成何事空受才名二十年一壑生涯
長齟齬邇來行李已三遷

其二

淵明心遠自無塵豈必山涯與水濱雲氣日佳

飛鳥樂寥寥此意付何人

其三

疇昔持心欲見賢宥容間巷快爭先豈知咫尺

隔千里空誦白雲長在天

白雲上在天呂公遺少稷詩

其四

泮宮夫子日扁門厭聽兒曹說怨恩猶念貧交
無與樂時流妙語到荒村

陳經畧生朝四首

喜詠高秋此日生門閭佳氣想充盈堂堂體貌

千鈞重凜凜精神一座傾蹇使遠民瞻玉帳要

知聖主有金城兜牟却作貂蟬去五莞難淹宋

廣平

今五莞皆隸廣右

其二

媯姓從來莫與京傳家初不爲金籬只今八桂

蒼蒼處倍覺中台兩兩明南徼不聞刀斗擊北

轅行見袞衣迎定知天錫公難老端與邦家立

太平

其三

江集
俛視人寰僅一漚應緣來作聖時遊英風蓋世
桂林伯相崇家傳戶牖侯號召卽看持玉節姓
名已久覆金甌他時欲記中書考簡策應須汗
馬牛

其四

欲知今歲好生朝召節聯翩下九霄便入三槐
新位次空餘八桂舊歌謠機神照物宜前列質
幹參天合後凋他日凌烟圖畫處方瞳炯炯映
金貂

送陳經畧二首

英姿卓犖衆長兼暫假威名鎮嶺南忽報郵音
馳尺一卽看躔次近魁三照人風采誰居右致
主功名在立談遠俗豈知如許事只言無計駐
征驂

其二

清明公正復慈祥觸眼平生見未嘗自幸來依
驃騎幙如何又趣舍人裝雲霄去路日千里萍
梗微蹤天一方獨有此心無遠近歲寒猶欲試

冰霜

分韻送胡丈歸建康

先生高卧武夷顛，一旦趨朝豈偶然。報國自期如皦日，歸田曾不待來年。懷鉛共歎楊雄老，鞭馬今輸祖逖先。冊府風流久寥落，送行始復有詩篇。

牽牛花

葉細枝柔獨立難，誰人擡起傍欄干。一朝引上簷楹去，不許時人眼下看。

尤美軒

巉然絕壑臨招提，仰視疑欲干晴霓。林巒獻狀還左右，烟雲變相隨高低。少日登高不憚遠，喘汗頰頰如夏畦。却憑軒楹認行處，一覽不待窮攀躋。愛山願作此軒客，饑火驅出仍東西。青衫烏帽犯塵土，夢想春緣浮鳧鷖。歸尋舟刻劍已往，扁榜僅能好舊題。道人知我若有失，更附山房拂拱枿。方欣勝觀還昔時，忽時妙語來躡溪。茫茫六合有安宅，恍悟十年行路迷。甘與山僧

江集
爲逆旅自使婦姑相勃谿暗明通擁悉還汝無
所還者吾其棲但慚屋上復加屋空費囊中金
裊蹄

懷玉山

蓮宮高聳月峯岫自與紅塵絕世交萬頃田疇
天外種數聲鍾磬日邊敲地寒春盡花方綻寺
僻僧閒疏不抄禪月滿堂詩句在恨無磚玉可
相拋

太甲山

君王自古幸遊多未必南從到澗阿龍虎真藏
金鼎火鳳凰從食玉出禾雲霞落日舒旗幟琪
樹西風響珮珂伊尹樂耕南畝日想應高隱碧
峩峩

荷池

香分淨社色專城冠蓋如雲照乘明曉露浥粧
秋艷曳涼風吹月夜經營

琵琶洲

塞外風烟能記否天涯落日自心知眼中景物

參差是只欠江州司馬詩

蕨初生

一拳打破地皮穿
拏住春風不放拳
直待子規啼
夜月放開青掌始朝天

御殿瓦

曲曲灣灣散復收
覆如同隴仰如溝
能教有漏成無漏
解使斜流入正流
鳳侶雙雙朝殿角
鴛鴦行對對滴簷頭
時人莫道身骸小
蓋得君王萬

萬秋

汪文定公集行實

附錄

叅知政事樓鑰撰

汪氏世家力農積善通奉居家不事產業性度
恢然與人未嘗有怨夫人魯氏本儒家女始勤
教子讀書通奉沒家貧甚夫人處之裕如也雖
篤於愛子而教飭不少寬由是公兄弟曰洋曰
涓德業日進聲績顯白里中故無業儒者至是
競勤於學矣公幼時神氣凝重不與羣兒競五
歲始讀書識奇字以此問難爲戲曾祖母夫人

人鄭氏年踰八十每器重公將沒撫公勉之以
學語家人曰勿輕此兒他日必大吾門家傳公幼
時龐厚穎發壯而弘博純正少從諸生讀書常
倍程而速喻借書過眼輒成誦而不忘然猶手
自抄錄家貧至以燃薪繼明十歲能爲詩應口
輒成入縣先輩皆器重之湍石喻子才有識鑒
爲玉山尉一見公奇之亟相追琢許以女歸公
自是公學問日進紹興初趙忠簡公安撫江西
辟喻公爲僚公遂遊豫章郡學交游無不期公

爲遠大之器也公舊習詩賦將就試或謂詞賦
不如經學之尊公亦自厭之卽更習書遂冠鄉
薦紹興五年秋試於禮部復爲第八叅詳官吏
部員外郎董公弇素稱博洽後見公曰前此見
程文意必老儒君年少何讀書之多也時朝廷
多事御策以吏道未肅民力未蘇兵勢未強爲
問公專發明力行之旨以爲爲治之要必以至
誠爲本特在人主反求諸已上覽公對純正典
實意以爲老儒旣唱名見公年少英發聖衷甚

喜大加賞異特書中庸以賜焉渡江後賜新進士御書自是始公以國多虞辭錫宴初名洋嫌其名與姓連乞改名乃特賜今名丞相忠簡公字之上即欲除館職趙相奏公年少姑令歷外任養其材乃授左承事即僉書鎮東軍

胡明仲舍人當制云屬者延見多士問以治道爾年未及冠而推明帝王躬行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遂冠士髦名振中外夫學於聖門者必辯義利之分苟正其誼不謀其利則為舜何難焉苟以利為義其去蹠亦不遠矣爾益自勉以成遠業於從京秩服此訓言凡待闕一年半故事狀元初官無待闕者省試居前列又合以陞甲轉官張了韶亦然吏以白趙相趙相令姑已之而為公言太

上欲擢用之意公每感趙公知待之厚也公登第後為學甫力以詩

題客位曰為學急如火客來莫久坐於是思就有道而正焉而恨其無人也聞張子韶賢於喻子才先生賜第歸覲即往從之然子韶從龜山先生蓋亦私淑於二程者也而其學旁趨釋氏不能無少差公特師其善而已

無垢語錄曰聖錫自幼登上第急忙來就我學途磨礪涵養更不少露圭角又曰聖錫敏悟操履有守又曰汪子勁剛可喜

公為僉判忠簡趙公適出判紹興孫尚書近繼知府事劉行簡提點刑獄皆甚相得趙公嚴重

官屬不敢仰視公於職事有所疑必反覆開陳
趙公常稱公盡心職事每事必據經律究極情
偽紹興八年公被召四月入爲秘書省正字時
秦相力持和議醜正廢忠狄人之歸河南也公
因輪對言日者虜使立廷中外洶洶朝廷之上
號令紛然內則患和議之不諧和議不諧非所
患和議諸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
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正孟軻氏
所謂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之時

也檜不悅當時館閣論事者衆首出公于外遂

乞祠得請尋寓常山之永年院深居幽谷交遊

幾絕飭粥不繼公固安之

公書尺藁云自巳未之秋師友流離遂還

山間閉門窮處幾與世絕然公雖處晦避名亦不爲踴躍絕俗之行士慕公名有不遠千里而願見者亦有因時窺覘者公一以至誠延之至有一時遷客雖其親黨亦皆自絕公獨不然

喻子才北學於京師故公得與北方遺老遊從

徃徃皆屈折輩行以與公交於是公德崇日進

公從呂舍人講習甚相得呂公嘗遺公詩曰騏

驥騁長途一日自千里寧知坎井蛙戀此升斗

水汪侯萬夫傑學固極源委潛心顏氏子萬事
 不入耳還家守窮閭夫豈有溫聲交游例憔悴
 有譽不償毀憐我亦疎愚特寄書一紙我老且
 昏病馬鈍費鞭箠塵埃時入夢在此不在彼相
 望來何時春風漫桃李又嘗寄書云常記紹興
 初諸公例皆斥逐先人嘗見顏子敦內翰顧公
 再二相勉云守至正以待天命觀時變以養學
 術此實至言也聖錫器識既過常人千百而學
 問之深持養之久將有大過人者將來扶持此

道主張正論惟左右與季仲一二公耳此拳拳

之私所以朝夕不怠也

施彥執書曰左右不怠

卒無滯雷之嘆方篤志力學望道如未之見其
 用嘆服范益謙書曰每念相知間如吾聖錫其
 特罕比傑雖齒長政當從問道也因便不惜
 誦為幸又曰豈有人如聖錫而不用者夫亦
 固自有

屏居山林正得其所仰得以奉二親之歡俯足

以致究前言往行以求其志造物於我亦不薄
 矣然離羣獨學陷於古人之所病終亦勤而無
 功平時嘗斐然有志於斯世今窮居循省日久

百念已灰但求有以糊口優游卒歲庶為鄉曲
 一無咎無譽之人耳近嘗兩句曰已安守道之
 貧正求無禍之福所願此心正恐未易得耳又
 與徐漢英書云示喻出處大槩以至傷世俗之
 莫我知思與田舍翁處甚矣憤世嫉邪也嘗謂
 君子不願乎其外是以不怨天常盡其在我是
 以不充人禍福得喪在天而不在人我何怨是
 非毀譽在人而不在我我何尤惟行法以俟命
 推誠以待物耳張子韶為時相所怒言者攻之

不已張方遭父喪令候服闋取旨公自玉山往

吊之衆皆危焉

沈元用與公書云初聞車馬過

不聞來音乃知竟往益官畏服高誼欽仰始不
 勝情又云臨事切告靜慎匿遠形迹當使口如
 耳庶可免千里赴師友喪名
 高行峻尤致人窺覷至祝

公奉祠既任滿不

欲干省中欲依法到部朋友之論以為有嫌必

且撥福遂再乞祠凡三任主管台州崇道觀以

法不許過三任添差通判袁州公失職佐郡人

謂其於吏事不數數然也而遇事不苟有所予

奪人無異辭民有獄訟者多走諸司乞委公

張忠

猷公書云妙年得盛名曾不以此自恃而志益下學日修士論高之又云聞公不以居外而輒慢吏事孜孜然以袁人之心為心此厚德事吾聖賢心法也甚善甚善 趙忠簡公

貶嶺南死而歸過袁州公致奠焉詞曰惟公兩登上宰皆值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為生死之別莫非命也豈有他哉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以護送者少借兵士三十人以歸至衢衢守章傑齎秦之旨攜之以袁州通判借與兵士為死黨訊其從者求所過設祭之人惟公而已搜其橐而不得祭文傑不

得逞會胡明仲釋言於秦相事乃已胡仲無垢

先生自嶺下遺公詩曰人物苦難得閑眼不敢

榛管懷我企心人正在天一端文字妙人聖操履到所難美玉經三澗橫松過疑寒憐我鼠腹嶺色慘顏不歡書來每慰為苦語餘辛酸不上秦山頂焉知天地寬相思暮煙起片月墜前滿

時戊辰正月也庚午六月又一詩曰美玉藏精璞明珠媚

深淵天清氣或明光景露如娟或者輒按斂奇才嘆難難之子英傑人聲名何軒軒妙齡冠四海終賈未稱賢過眼不再讀悟心非口傳文員翻手成識起喻才先森森列五岳浩浩朝百川謂年未三十當握造化權陶甄到唐虞脩潔偕淵騫誰云一戡翅沉滯十二年展論今未諾子心方藐然磨龍書箭簇刮洗成渾圓上造羲軒外下極宣政前討論分本未鈞索窮由緣遙遙

數千載恍然落眼邊斯文天其興子秩常顛顛
試看桃李花三春何暄妍未及瞬息間飄零墮
風烟青青喬松枝霜雪彌慎
堅子如識子理聊卧白雲巖
袁倅終更公寄李
於外舅以就食紹興 年 月勅差通判靜江
府秦相擬授其實謫也以 年 月上桂林雖
太府顧在嶺外獲於時者多宦焉率快快不省
事而傾險之人又從而蹤迹瑕疵之公惟以清
謹律已温恭待人不敢尸位而憚亦不敢出位
而思方且以事簡責輕可以餘力問學且不為
檢黨之所指惡為臺郡政有關失皆為彌縫太

守以此得譽公在靜江過滿不得替奉義以道

遠土惡公遂於二十四年正月公檄歸侍是年

十月乃得替十二月復差通判廣州府來年冬

將之任而檜死趙忠簡公張忠獻公皆嘗引薦

威福賊雲忠良及忌二公貶之死地既殺忠簡
猶未得志於忠獻公鯨鯢捶毒鷹犬爭奮於是
江西轉運判官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所與
張相詩欲併中之獄詞所逮百餘家善類一綱
無遺時閣學士與道公為帥隨事救庇其所連
及多得免者然猶五十餘人檜皆以不軌誣害
之腊毒醞釀凡數年獄具且奏而檜死公亦僅
得脫張公以書來曰浚繆於知人幾為吾道大
害不謂學為士君子而晚節以利慾失本心吁
可嘆也吾儕幸脫死盡出聖王大恩然則將何

以報 二十六年正月公被召除吏部郎官八月

除右司郎官 當時諸賢與沈相議多不合而去公遂求外補且為迎養計公自明

州措置海道田吳殿院帶使人請見公往見之

吳云且要知沈相事答云殿院某不敢妄言兼

沈相不相樂衆人所知某便是知得亦不敢說

吳云臺諫許風聞公云風聞之事殿院可以言

之某則不可時陳應求在坐云畢竟時今要論

渠何事吳云李寶膠西之功沈誣之以降虜陳

云此事便可論公云沈相謬處固有之此却未

可罪他他是近輔苟有所聞自合達諸朝廷此

正是間諜不實耳此却未可罪之吳遂止未幾

乃上章言七十者不可守郡沈乃丐祠按此則

公與沈相似不契而求出雖未初公幼出為從

得其詳然亦可見公之厚德矣

兄後從兄累封叙既有子又抱孫矣交游間多

謂宜早正且太夫人未封公不自安既得請於

從兄廼始請於朝而正焉且求補外以便私養

丞相曰方進未應爾公日親老矣勢不可緩於

是出知婺州以十二月到任時婺州守數易攝

俸無賴郡政冗弛財賦耗蠹尤甚官吏任俸者

三月而上供積逋九十三萬緡朝廷命宋憲李

漕相繼究治公慮財賦既急必將擾民於是諸

色約府不差人下縣縣亦不差人下鄉蠲宿逋

去苛斂室侵弊摶縮經理遂皆補廢民不加困

而兩使者亦不復求嫠之識者謂公明而歸於
恕弊去而人不知又曰忠厚通敏至誠愛物皆
有實惠越明年八月魯夫人薨公居憂盡禮卜
塋常山之黃岡遂廬於墓側之永年院湫隘嵐
濕公居數年弗去也服闋召爲秘書少監兼權
國子司業公既免喪五峯胡先生遺公書曰從
兄於禮不得爲之後者也常人之情
溺於養育之恩終身不能自反惟君子爲能權
量輕重斷以禮義而歸於正天性無戲雖一日
亦足又何憾焉頃辱教以供養之日少爲憾孝
愛深者自當然耳欽伏公在嫠遺方耕道書且
歸計所以遲遲許久者正欲曲盡人情旣而兩
家僉諸始敢有請正名而已實未嘗變也它時

可以奏薦 夙以兄子爲先
後果先奏從兄之子箱
三十一年春遷權吏

部侍郎兼祭酒旣而得請知衢州言者謂時方
用兵臣子不宜請外途不復行頃之兼權吏部
尚書時邊將李顯忠言具安豐軍擊賊立功五
千餘人率加不次之賞公奏駁之權戶部侍郎
兼侍講時國用不足而支費冗濫版曹吏姦百
出公以獨員當劇部總核妄費衆猜皆怒公在
戶部上疏以爲太祖常詔三司辦事須歸一體
若乃各推守分事不相知縱有施行必多妨碍

今後一司如有敷奏諸司同共取旨不許苟同
必在盡理今之戶部郎官雖分曹治事或事有
相關難以裁決者乞並許長貳臨時與衆聚議
庶謹大計不至疎畧又請罷羨餘之獻以爲進
奉市恩者其賞或割留常賦或增歛百姓蠹國
害民反更獲賞是賞其割剝欺罔也伏望昭示
聖意非特不受必加之罰言朝堂除與部闕舊皆
有定格自京黼爲始不復問惟所用之建炎雖
嘗釐正秦檜後紊之公於是奏以爲察毫釐者
不能見百步之外見百步之外者不能察毫釐
今朝廷大臣所當爲陛下治其大者內修政事
外攘夷狄顧屑屑然取吏部瑣細之闕歸之堂
除越等級畧過犯長僥倖無所不至小臣職業
妨於奔競大臣日力奪於細務何能專心致志
於遠者大者上以爲然然而俗趨勢利終未能
革也文集公奏事上曰前日宰臣擬卿知衢州朕
甚驚朕用卿爲侍從未及一年柰何便令外去
宰臣云卿私計有不便朕故黽從之旣而虞允

文所奏甚合朕心對曰臣立朝日夕愧懼惟是粗諳民事切見陛下留意守令故嘗爲宰臣言如州郡有闕願得自效非敢爲私計然衢州與臣鄉里接壤私計實便上云州郡擇人固無以過卿然論司獻納事體爲重高廟之建儲趙忠簡公嘗贊之壬午五月始下詔示將內禪也六月初四宣制孝廟初名瑋以與唐廬江王同改之又與晉楚王同至是詔改名曄公以與唐昭宗同故又改今名十一日內禪初欲於是日降

登極赦文議改元重熙公檢累朝故事肆赦皆在一二日又重熙乃契丹年號也以白左相請依唐太宗故事明年正月改元皆從之孝廟登極優賞諸軍而諸司審計糧料人吏舞文曲請上自三省下至局務凡曰公吏悉從諸軍優賞之列所費不貲公檢察懲治乃已吏胥側目遺事張魏公當外任公遺書曰方今國弱民貧將驕兵罷正恐懼修省之時誠力行循致之效固可期今者相公節制江淮外治舉矣天下幸甚願

任事之難自古所嘆如種蠡蕭曹然後無可恨
又須量力相時見可而動昔者相公當國淮西
叛兵蓋亦淺事而舉朝謹譁前功盡廢蓋亦未
信又莫助也今日居外尤非昔比諸葛武侯所
論六事謂兵不可不用而成敗不可必恐不察
者以舉事一不當而輕阻大計故丁寧委曲以
曉譬之武侯得政之專而慮及此蓋多懼矣明
年又遺書曰某去秋請違嘗有狂斐之言竊觀
今日事勢與前不同故敢復冒昧獻其區區蓋
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惟其時而已
矣而違之言不知謂何此書蓋諷魏公以知難
而退也旣而果有符離之敗初張魏公入奏公
往見曰相公屢見上莫煞欵曲荅云也煞欵說
得話公曰今茲所奏何事曰邊事公曰此恐非
天下所望於相公者張公默然復問相公見得
聖質如何曰煞好曰相公來朝天下以相公盛
德宿望上所敬畏宜有以啓沃上心堅主上爲
善之志如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者至於邊事恐

非所急荅云浚雖老此則不敢不勉公之守外郡至於再三遂除知福州以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到任公好賢樂善既入閩始得朱元晦奉岳祠家居公一見如故相識力薦於朝隆興元年公除敷文閣待制舉元晦自代元晦時被召每咨公以出處公亟問亟餽焉公又得延平李愿中之言行於元晦他日因元晦屈致之既至忽疾頃之已不救矣公使叅議王伯序觀察謝倣主治喪事躬親喪具禮意無不周備元晦與公

書曰延平先生之故則已詳知之雖悼門下之變而甚幸其終事亡可悔者感大君子與之周死生終始之際乃如此至於滂隕而不知所言也又曰延平先生秋別於建溪之上乃茲來還遂隔生死所欲質正者無所與論何當侍坐傾倒以求誨約非復有望於他人也公因爲延平先生作墓銘蓋元晦所力請也隆興元年朝廷爲四川謀帥公再辭不獲遂奉命且請入覲面奉聖謨眷遇甚厚又特詔書撫諭蜀道自上饒

登舟四月餘始抵萬州隆興二年閏月交事公
約束所部毋多廢人候迎得免於勞費者甚衆
公之帥閩也方當國家多事之秋而帥蜀也又
去朝廷遠權重事叢公究心職事知無不爲六
年之間無毫髮欺頃刻怠故凡斯民之欲惡國
家之利害雖眇綿未露纖微難究莫不畢舉然
必先有司稽衆論考成憲慮後患而後有所罷
行福建舊鬻爵以贍宗胃公乃請易僧牒以革
抑買之擾泐海被重排保甲之命且令家置兵
器公奏謂此不足以禦寇而適足以致寇請已
其他如募海舟則定其番次均其力役雇水手
則禁其苛擾周其廩稍朝廷雖急於征繕公不
苟從民得以寬寺觀之田計口之餘歸之於官
謂之趨剩雖凶年必取盈焉公既請於朝有所
施舍矣旣而版曹又欲賣之方看追會檢計釐
土揭價上下騷然謂賣之必先失其租安知一
年之所售未足以敵一年之租乎御營司欲差
官於諸路募軍者公奏已之元晦與公書曰停

賣僧田煩擾頓息為利不貲追還揀兵官亦甚
 快輿論諸若此類論之不為侵官而其利甚博
 熹願閣下不倦以終之此亦論思獻納之助也
 魏元履下第後書來云揆之歸途遇閩人之就
 上庠試者蓋以千計人人劇談善政問其所以
 然者云侍郎以忠恕之心行簡易之政簡冊所
 載誠無越此二者遺事公鎮蜀之初首以利路之
 民困於運糧奏於朝於是厚加優卹又徙邊兵
 就食內郡以省餉餽關外米為之減價保勝義士縱之

安崇

萬口權呼無不感悅

又力請罷財賦之虛額以蘇民

力公奏謂蜀民之大患在是蓋於賦歛禁推名
 色百出之公又有所謂無名而白瓦之者籍為
 定額若常賦然那移預備刷欠重追誅求剝刻
 實緣為奸無所不有鹽司州縣更相督責計無
 所出什獄之係累田產之籍沒者紛然以取辦
 於民終不能辦也太上皇帝灼見其然嘗屢詔
 減免錢物以裕民力又委諸司措置有司斬吝
 不能稱旨如諸司乞減鹽酒重額錢五十二萬

有奇戶部終難之是於所未盡之中復有所不行也夫什一之征較數歲之中為常孟子猶曰不可况於田賦什一之外而欲多取以為常乎於是五十萬之數既得旨蠲放又令相度盡除積弊又詔如用度不足即將添印錢引補用而總所吝於減放多端以沮撓之公繼上疏力爭又與總所商確纖悉明白閱兩載始得除去積年之弊公之用心亦勞矣又請就用添使臣押馬綱以省廩祿歲省四百五十員請給之費又免未嘗諳練之人假托商賈損

壞官 公又請存留田契歲錢以備不虞奏疏曰四川宿

師數十年賦歛十倍於舊僅能支給一有調發橫費莫支既不可復取於民又不能遽告於朝所以自來須椿備比來椿積以微今所存者白契稅錢不過二百餘萬若今又起發則緩急之際何以支吾兼錢引既不可出蜀圍易津遣其耗費尤甚然則四川所失甚多朝廷之所得無幾 又請申嚴斥候通舖以通內外脉絡凡公所以為一而兵民之計者至纖悉矣孝廟厲意治強蜀去朝廷遠獻計之臣大低率意出奇邀功生事或欲令馬綱舟行於峽江有言利便者大將王其說謂蜀馬程驛曰梁洋金房等處山路

迂險有損無補或改從水路既得肯於是宣撫
司行下諸郡諸郡奉承騷然煩費公奏以爲馬
政之未脩此宜有所講畫變通以盡利也聖人
以爲蠱者事也又曰蠱則飭也物之蠱壞必有
所事以飭治之然而說者以爲先甲三日究其
所以然之後甲三日慮其將然也究其所以然
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
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也今將革前弊
而其節目次第關涉非一事行之初尤在詳審

今以磽确凋弊之地貧困疲弱之民而加以貪
猾暗繆之吏而行苛責峻急之政必有不堪命
者若必欲行之則當計會日費出自朝廷毋爲
民擾而後可也然議者猶主其說又所見不明
前後指揮不一其初欲將兩馬綱改從水路繼
又令且行陸路又令先發十綱發西馬五十綱
又欲抽差四路廂禁軍迎送馬船累月無定論
當時力辯馬綱之害者惟公與夔清查元章帥
王龜齡數公推究利害辨析條目反覆論奏詰

其自相違異蓋數千言徃反四五上朝廷嘗試
行之而公所言利害無不卽驗於是乃不果行
除黜之置在憲之苛政蜀民如解倒懸矣語在
奏議集中上元敷文公書曰兵休歲稔人情少
安而宣撫司忽令造船載馬凡三路十州如在
鼎沸中督責旣峻又誘以賞典所在鞭笞疲民
以取復不復他慮涪陵縣令王澥至於自經而
死民家有板閣之類皆折以納官泔江居民徃
徃逃入夷界若此後不已三二年間靡有孑遺

矣况三峽之險天下所知廬山所謂二峽橋者
正取其似也一有疎失又非陸路損斃之比徒
然困苦百姓而它日決不可行比見其不可而
罷之則民在枯魚之肆者已不少矣不免再具
奏更不行決當待罪引去雖得罪不悔也虞爲
宣諭嘗有此議而茶馬司以爲不可竊計今此
亦必有所自宣見其方用從而和之今則自不
能回不知斯民何罪邪查元章書曰馬綱指揮
嚴造船伐木調夫料草所在擾擾恭涪而下塩

米小舟逐處拘載無幸免者本路糴米及運鹽先受敝矣漢上爲路驛屋廩庫百用具備草麥錢糧皆有繩墨今率棄不用創於沿江荒涼之地搏辦添造船雇人之費動以萬計風濤沉失之患亦未保其必無不知何苦爲是紛紛也王龜齡書云馬一事極爲不便以夔州言之一無財二無人三不利於馬夔之爲州極爲匱乏今造船置驛其錢糧草料所費不貲最甚者稍工水手口直口食不可勝計蓋歲額并額外共約

二百一十五綱每綱共納稍工水手五十餘名每名日支五百文自夔至歸下水三日上水十二日計一綱共支八百餘貫今年二百一十五綱共計支錢十四五萬貫數目浩瀚何以支吾宣司昨來給壹百兩金今又給錢引五千道然所給者有限而所費者無窮此無財也十綱船合用九百人今夔州三縣若計稍工水手盡數根刷不滿半若所管之人拘留循環津載後之不已必至逃亡若欲科差人夫非惟不諳冊楫

妨農之害尤多宜司曾令牽馬人同助推櫓空船上水何從得此無人也况蜀江之險天下共知所謂灩澦堆人鮐鱓之類節節皆是馬性善驚聞灘聲涌洶必致跳躍撼動決有覆溺之患近宣撫司以自夔州令馬出陸蜀道之難自古所患若遇雨滑尤不可行此不利於馬也若欲竭人之力削險開道自廢所恃尤非保蜀之策或欲令武臣衡於帥守時朝廷指揮諸總管鈐轄今後遇教閱與帥守敵體不相統臨公奏以

爲臣聞立國有體治軍有法太上皇帝革唐季之弊始定軍制使以階級相承是令行禁止無思不服此萬世不可易也今欲專任將益修武備而領其事者乃獨不用等級是何異於繼綱而取綱萬一有非常之變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奸宄哉始非所以尊朝廷正軍律明國體而爲永久之規也或欲罷戶長而改差甲頭公爲當路言切謂朝廷宜嚴於出令審於聽言如令宣撫司差兵五千於鄂渚防秋到未數日又

復發還徒有調遣犒設之費初無毫髮補又如
有獻言乞以甲頭代戶長者都省行下州縣相
度而吏緣爲奸如懷安軍金臺縣遂差甲頭七
百名五日一比較如此七百戶者常在縣中無
休息之期也潼川府中江縣遂差甲頭八百名
以點追不到與杖罪者四百餘人如此等者灼
然無理自此不必行下相度也或欲併戶籍以
增賦入丁亥二月總領所委官於每州置局根
括人戶詭匿稅租旣追勒牙人鄉書手供具又

令民戶自陳考其異同而推訊之又牒云內有
因官及妻財置到者供具符合訖仍給據通用
公甚以爲甚不便者有四一曰妨農廢業二曰
縱吏害民三曰違法害教四曰長奸起訟欲望
速賜指揮任罷令州縣依見行法令施行或欲
於納稅之際增收勘合錢有司收民稅有所謂
勘合錢者舊法每錢折收三十文乾道二年九
月聖旨依臣僚所奏勘合錢比舊減作二十文
不以鈔計而以貫石匹兩取之不及是數者免

公於是與兩運使列狀奏其不便由是陽爲減
之實陰取之也况貫石匹兩等雖不侔絹之折
錢者以貫計而取之爲數倍蓰不惟陰增民賦
而其不均平又如此奏議公皆疏駁之凡所議論
事必得其實理必得其正至公至誠契合天地
而置利害於度外自處既定無所回撓故雖有
不相和者旣而事皆有驗乃卒無以易其說若
馬綱虛額之事雖不悅者衆而爰賜者不可勝
計梅溪書云十朋未入境聞於士大夫旣入境

聞於道路之民咸謂成都之治中和寬大前此
所未有此皆侍郎平昔正心誠意之學無所施
而不可者中外輿言謂今日可望廟堂佐天子
者無出侍郎之右公議其可久鬱邪朱晦菴書
云近日陳應求侍郎來守建寧一再相見談當
世之事慨然憂憤蓋亦以爲今日非閣下殆不
能濟東方之事上天眷顧宗社救敗扶衰之期
非大賢孰能任之蜀去朝廷遠自禦寇以來大
將專制於外守有關輒差攝官其始行之邊郡

已而內郡皆然或久無正官或補而後奏帥蜀者得以招權爲市往往郡縣之吏徧置私人公於是條其四川守臣過滿與見闕及去替不遠者請於朝俾參以他路人材仍自朝廷行之以革積習之弊有材且優異政績顯著者則必薦達以盡其用非罪過盈貫未嘗輕有按劾也蜀宣制置舊不並置自吳璘以大將爲宣撫朝廷欲其專事戰守故並置制司且分其權公之待吳帥也忠以遜吳帥悅服同舟以濟坦無異心

羅宗約至邊上勞軍吳帥語云侍郎以鎮靖治蜀璘亦不敢胡亂以一紙文字行下及考之誠然也及璘老疾久公密奏以爲關陝將係國安危緩急之虞計當先定非可以遲留待報也且引漢宣帝詔破羌將軍爲趙充國副故事前是廟堂傳旨令公擇將才且璘果不起令制置司併作得旨領其職會關外監司皆關官朝廷亦緣公奏差王璠爲運判時丙戌冬也明年夏而璠死公攝宣撫王璠權知興元鎮安撫事一時

施行

事

皆安堵者公思患預防之力也既而被

旨移司吏所過預約長吏無得遠出迎送廣備

供帳朝廷尋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

公遂援建炎張浚出使故事乞省罷制置司以

示委任之重而朝廷不從也

明仲述遺事

蜀帥權特

重蓋視漢唐牧鎮餽遺宴享儀物甚盛公之入

蜀也道所過郡及四路監司帥守問遺皆謝不

受迨出亦然成都三載監司月會宴餘之折宣

撫司歲時器幣之貺皆歸諸激當庫三年之間

不可勝計幕僚化之參議官羅博文字宗約桂

林察官也與公為道誼交以故辟為屬吏嘗至

興州勞將士宣使以禮餽錢三百萬宗約不欲

受而難卻還遇漢州治貢院以五十萬助之餘

悉輸制置司公帑公之移司益昌也餘俸寓於

成都軍資庫及還會帑吏以贓敗公督官錢甚

急餘俸竟不問

明仲述事

乾道三年冬蜀旱饑公具

以奏後奉親禮且問所以備者公參考諸郡縣

糴事厚薄及儲蓄多寡三具奏聞且謂承流宣

化莫要於官得其人因奏缺官且罷冗不勝任者又奏精疆吏能奉守公法者諸自朝廷廢置知果州趙不拙不拙親臨若有條理新總領查籥摶縮經理竟綿劍州之和糴查實用公意公皆奏聞奏謂劉晏論理財以養民爲先今如查籥可謂知理財之本乞特賜獎諭從之既而朝廷從公請降度牒四百道以充糴米之本擢趙不拙爲夔潯州縣體公之誠亦皆不應公輝心振饑民甚至煮粥造飯之事慮無不及又慮州縣拘攣苟且前是選幕屬成都倅何耕往綿漢石泉制幹程价往劍州謝往潼川路俾携錢糧文券與各郡守貳便宜區畫察其情僞酌其緩急補其匱乏一時費用已夥及度牒至則已遂事矣盡以充糴本更不除所預用之錢用與所屬官簡帖其通下情恤民隱勤小物之念惻怛備著環數千里之旱而民免於溝壑者甚衆公之惠大矣是年之旱綿漢石泉廣安樂合劍州爲甚及卽蜀有寇抄之變而綿漢諸郡幸安賑

濟之力也然饑民流移贅聚待哺久饑驟飽往

往不能悉濟有死者或用浮屠法公不可范忠

宣公鎮太原收無主燼骨以萬計塋之因為記

以戒歷舉至和中魏國韓公鎮鎮是邦下令開

諭自今毋得燔禩官置兆域繚以周牆刻石著

令使族塋韓國富公孫威敏公皆申飭其意有

所損益熙寧中龍圖劉公復申富韓二公之意

榜諭立碑豈直止為掩骼埋胔區區之仁哉蓋

不欲吾民陷於夷狄使死者得免焚炳之酷生

者得展墳墓之敬而復先王之禮不亦善乎時

元祐六年也曰民間用浮屠之法於是皆買棺

猶且告戒之其可官自為之歟

以塋寄收之錢既盡於賑荒矣乾道四年出蜀

餘貲尚夥又捐以代納一府激折估其榜曰當

職到任以

來摶縮財用粗有餘剩今以府庫袋物代與本

府九縣民戶起發乾道四年激賞絹三萬三千

九百八十四疋二丈除已備牒總所照會外仰

諸縣更不得於民戶處推理合仰通知乾道某

年月日其後是公武為印州安仁縣多惡少年

帥復征之科令糶米

前是因仍欽備聚探探版及旁郡戊子春公

已破石印以奏聞暫泊歸舟旬日間隨卽撫定

首惡既伏罪餘皆隨宜以遣開其自新乾道五

年五月至於荆南九月至於太末皆乞祠不允

以十月入朝陛對以畏天愛民為王奏上宣諭

云卿在蜀久寬朕西顧憂有云得卿在蜀積年

之弊革去始盡又問虛額既除民間必被實惠
公對虛額去則州縣寬而民力蘇此誠實惠但
兩事猶未革臣曩嘗奏之其一預借其二對糴
納米一石者後就取一石其名爲對糴然不支
半價或全不支又增其概量臣竊聞陛下近者
又捐錢引百萬道以除預借之弊若更令有司
措置禁絕對糴則民間弊事革去盡矣然此止
是數郡非蜀中盡然也讀劄子上云人心易怠
當以爲戒朕日讀尚書於畏天之心尤切公奏

堯舜禹湯文武皆聖人其君臣儆戒雖多要皆
不出此道聖訓及此實天下之福又奏云臣見
涓蒙陛下拔擢更歷清要今又以左史日侍清
光實臣一門榮華上云卿兄忠實之士甚不易
得於是詔除公吏部尚書翰林學士修國史兼
侍讀公固辭以爲臣之職當坐而臣兄之職當
立弟坐兄立不可以訓詔公與兄輪日入侍兄
弟尚掌內外制縉紳榮之時人謂之二汪公在
翰林草詞命皆純粹典雅温平正大深得王言

之體亦文公謂後來者惟公制誥有溫厚之氣
周益公與公書曰必大比窺邸報中一二麻制
蓋自范蜀公王荆公以來久不見此作至於常
程各詔皆意足語簡無一篇苟然者其他奏劄
論事則又援古誼出外意回視賈馬嚴除皆淺
陋必大比親事鋤犁然比之賁軍小校望見
旗鼓猶識其節制之帥也歛嘆歛嘆公雖寬慈
然訓教子弟未嘗不嚴密敕文隨張魏公於幕
府在行不得課兒公作書曰諸子失學此非細
事今此正是着力之時若半上落下虛費光陰
他日悔之無及也僧家比之如雞抱子須暖不
斷方有啐啄同時之氣應若煖氣不續雖與年
無益也此最善論每爲二子言之長子伯時爲
長興丞與之書曰罵吏民須得若欲一旦懲治
之彼且反以爲怨切須酌輕重察人情勿爲已
甚惟公與正乃萬事之本又須行之以恕居之
以寬庶幾久而無悔接待上下切宜盡敬不可
有一毫慢易之心臨事常思所未至不可信已

逞快也時節艱難切宜節儉所以惜福避禍凡事宜切三思書曰無忿疾於頑忿疾卽私心也與此輩爲敵亦淺矣陋矣韓忠憲公家書曰咎罪亦不可輕用明則有人非幽則有鬼責忠憲公八子或宰相或執政或侍從觀其用心如此宜其報然也若今之世豈敢于福但求免禍於刑責之際尤宜哀矜公閑居加以老疾而憂世之心務德之志不爲少懈公生於北宋重和元年戊戌至淳熙二年乙未膺月寢疾十二月早

起盥頰衣冠整容又欲移居正室家人曰公連日脚腫步履費力公云須勉強歸去中夜乃薨無一語及家事公之令終如此時年五十有八高宗皇帝踐祚之三載歲在己酉二月車駕始自平江還臨安紹興五年乙卯築士於行在所射殿時虜兵敗退厲精求治親御翰墨咨以當世之急務一士條對剴切哀然爲舉首則信之汪洋也公自幼天資高邁十行俱下筆力絕人其在布衣名已聞於當世臚傳第一年始十有

八聖意寢寐甚傑得之甚喜且曰昭陵天聖八年王拱辰魁多士年實相似賜名應辰誠爲儒林盛事既負重名益進於學八年爲秘書省正字尋以論和議不合權臣惡其不附已屢擯于外幾二十年而其學沛然莫禦變化之明年始入爲吏部郎中望重一時自是入從出藩四方以其出處爲世輕重位雖止於內相文昌用不盡其學至今學者尊敬真有大山北斗之望可謂不負親擢矣公之次子造能繼世科恪守家



法仕爲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博學多識綽有父
 兄一日謂臣鑰曰先公所試策問思陵御墨旣
 存于外得爲私藏禁中裝潢亦非人間所及是
 始天錫以爲家寶也其爲達識之臣再拜稽顙
 嘆仰驚眩前所未覩切惟國家三年一廷試士
 子固必有首選惟此舉策問旣出奎畫下寵多
 士雲漢昭回照耀簡編而其以一代真儒魁天
 下今其嗣又得真蹟藏以詔將來光昭俊偉未
 有如此者其家法書甚富此特爲希世之遇雖



夏之彌戈商周彝鼎義甚高古者亦當在下風矣謹識於後而歸之公少名帥閔故字孝伯旣得賜名丞相趙鼎字之以聖錫云

宋汪文定公傳

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幼凝重異常童五歲知讀書屬對應聲語驚人多識寄字家貧無膏油每拾薪蘇以繼晷從人借書一經目不忘十歲能詩游鄉校郡博士戲之曰韓愈十二而能文今子奚若應辰答曰仲尼三千而論道惟

公其然未冠首貢鄉舉試禮部居高選時趙鼎爲相延之館塾奇之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年甫十八御策以吏道民力兵勢爲問應辰答以爲治之要以至誠爲本在人主反躬而已上覽其對意其爲老成之士及唱第乃年少子引見者掖而前上甚異之賜出班特謝舊進士第一人賜以御詩及是特書中庸篇以賜初名進與姓字若有語病特改賜應辰上欲卽除館職鼎言且令歷外任養成其材乃授鎮東軍僉判故

事殿試第一人無待次者至是取一年半闕以
歸舍人胡寅制詞曰屬者延見多士問以治道
爾年未及冠而能推明帝王躬行之本無曲學
阿世之態應辰少受知於喻樛旣擢第知張九
成賢問之於樛徃從之游所學益進初任趙鼎
爲帥幕府事悉諮焉小旱命應辰禱雨名山卽
應越人語之曰此相公禹雨不然乃狀元雨也
召爲秘書省正字時秦檜力主和議王倫使還
金人欲以河南地歸我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
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
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今雖
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
赦中外褒寵將帥以爲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縱
恣積年之耻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因循
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羣議之初大
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以言迎合則不次擢用
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
者循點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羣

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
和好之可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疏
奏秦檜大不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寓居
常山之永年院蓬蒿蒲筵一室蕭然饘粥不繼
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也益以脩身講學爲事
自是凡三主管崇道觀雖在隱約時曾申浩然
之氣凜然不可屈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絕應
辰時通問及其喪父言者猶攻之而應辰不遠
千里往吊人皆危之通判袁州凡所予奪人無

異詞始至或以其書生易之已乃知吏師所不
能及丞相趙鼎死朱崔扶喪過郡應辰爲文祭
之曰惟公兩登上宰皆值艱危之時一斥南荒
遂爲死生之別莫非命也豈有他哉事已定於
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營三十兵
以歸道出衢州章傑爲守亦增意指應辰爲阿
附爲死黨符移訊鞠徧搜行橐求祭文不可得
時胡寅遺檜書謂此事不足竟事乃寢通判靜
江府逾期不得代乃泐檄歸省其母繼差通判

廣州時檜所深忌者趙鼎張浚鼎既死而浚獨
存未快其意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部張宗
元與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
不軌而盡去之獄既具檜死應辰幸而免明年
召爲吏部郎官遷右司母老乞外丞相苦留之
曰方進未應爾應辰曰親老矣不可緩乃出知
婺州郡積欠上供十二萬緡朝廷命憲漕究治
應辰謂急則擾民乃與諸邑蠲宿逋去苛歛定
期會室滲漏悉爲補俟尋丁內艱去廬於墓側
服闕除秘書少監遷權吏部尚書李顯忠冒具
安豐軍功賞五千餘人應辰奏駁之權戶部待
郎兼侍講應辰獨員當劇務節冗費嘗奏班直
轉官三日而堂吏遺給食錢萬餘錢工匠洗滌
器皿僅給百餘工而堂吏食錢六百二一壘顯仁
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錢已支二萬銀
絹六百匹兩他皆類此上驚其費冗命吏部裁
之金滄盟詔求足食足兵之策應辰奏曰陸贄
有云將非其人兵雖多不足恃操矢其柄將雖

才不爲用臣之所憂不在兵多在乎軍政之不
修自講和以來將士驕惰兵不閱習敵未至則
望風逃遁敵旣退則謾列戰功不惟佚罰且或
受賞方時無事詔令無所不行一旦有急誰能
聽命赴國家之難望發英斷賞善罰惡使人人
洗心易慮以聽上命然後號令必行矣三十二
年建儲以孝宗名與唐肅江王晉楚三同詔改
作爲應辰以爲與唐昭宗同白左相陳康伯
遂改今名集議秀王封爵應辰定其稱曰太子
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
王暨內禪議於傳立曰降赦應辰言唐太宗受
禪於高祖明年正月始改元乃從其說又議改
元重熙應辰謂契丹尊以紀年遂改隆興一朝
大典禮多應辰所定議太上尊號李燾二康密
議以光堯壽聖爲稱及集議或謂尊號始自開
元罷於元豐今不當復况太上視天下如棄敝
屣豈復顧此應辰主之尤力或又言主上奉親
烏得援元豐自却爲此於是議狀書者半不書

者半明日應辰復與金安節等十二人各陳所見大槩謂光堯近乎神堯聖壽乃英宗誕節嘗以名寺御史周必大亦以爲問應辰荅以堯豈可光是語有聞之德壽者高宗因上過宮云應辰素不樂吾於是有詔尊號之意已嘗奏知不容但已安節等遂奉詔應辰連乞補外遂知福州未幾升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在鎮二年會朝廷謀蜀帥乃以敷文閣直學士爲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陛辭特降詔撫諭入境以書與宣撫使吳玠令以撫諭詔申嚴號令旣至免利路民運徙沿邊戍兵就糧內郡縱保勝義士復棊存左藏所解日契二百萬以備不虞悉奏行之有謂蜀中綱馬驛程由梁洋金房山路峻嶮宜浮江而下詔吳玠措置執政大將皆主其說應辰與夔師王十朋力言其不便隨得中止二稅勘合每貫取二十錢乾道詔旨嘗減三之一有欲增之者應辰與兩漕臣列奏言勘合不以鈔計而以貫石足兩計是陽爲減而陰取之也

以成都一路計之歲入三十萬以今所增爲六十萬計以四路不知幾倍雖非興利者所便而民受其賜多矣璘時駐蜀口武興精兵爲天下冠旣老且病應辰密奏以關挾大將係國安危所當預圖於是執政傳旨若璘不起令制司暫領其任暨璘死應辰遂攝宣撫之職蜀道晏然虞允文尋以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應辰援張浚例乞罷制司不許總所牒委官覆四川匿稅契應辰奏其不便者四曰妨農廢業曰縱吏擾

民曰違法害教曰長奸起訟比戶部已令人自首州縣收併已不少其去盡者有見行法令不宜爲也上曰論極有理速罷止之蜀大旱詔問救荒之策應辰奏利闡縣梓軍馬糧料隨民力軍敷官雖支要錢民不得便價若隨官就歲熟糴之可以寬民力第無錢束手乞給度牒上曰應辰治蜀甚有聲且留意民如此給度牒四百永爲糴本賑濟遂移文諸路漕臣亟救荒且以縣劍和糴告之而全蜀蒙惠劉珙拜同知

樞密院事進言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
臣所不及已有旨詔還邛之安仁年饑挺起爲
盜害及旁郡卽具奏且檄茶馬使招捕旬月間
誅其渠魁餘悉撫定或白之虞允文曰汪帥得
匿掩盜事不上聞乎宣司乃密奏使人給應辰
曰邛寇事未敢奏不審制司如何應辰以奏檢
報之允文內愧將行代納成都一府激賞絹估
三萬二千九百八十四疋冬入覲陛對以畏天
愛民爲言上曰卿久在蜀寬朕西顧憂軍政民

事革弊始盡蜀州除虛額民間當被實惠應辰
奏虛額去則州縣寬尚有兩事曰預借曰對糶
預借乃州縣累歲相仍對糶則以補州縣關乏
民輸米一石卽就糶一石或半價或不支且多
取贏陛下近捐百萬除預借之弊對糶患止數
州願并除之則弊革無餘矣除吏部尚書尋兼
翰林學士并侍讀論愛民六事廟堂議不合不
悅者衆一日陳良祐登對上以應辰言卿在蜀
多言誕良祐奏臣與應辰昨同從班應辰請外

得衢州臣惜其去同奏留之時邊奏方急臣不知應辰將爲便私計也奏旣上應辰以此大憾乃爲是說以忠臣耳上曰乃爾邪應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官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於上上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應辰知之力求去會復出發運均輸之旨歎曰吾不可留矣但力辯羣枉則補外之請自得乃力論其事有害無利遂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韓玉被旨其馬過郡應辰簡其禮玉歸譖之於上曰臣所過州縣未有若平江之不治者上恠之平江米綱至有折閱事上連貶秩力疾詞請自是卧家不起矣以淳熙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卒於家應辰接物溫遜遇事特立不回流落嶺嶠十有七年檜死始還朝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少從呂居仁胡安國游張栻呂祖謙深器許之告以造道之方嘗釋克己之私如用兵克敵易懲忿窒慾書

剛制于酒懲室剛制皆克勝義可不常審察乎其義理之精如此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充篤友愛嘗以先疇遜其兄衢雖無屋可居不顧也子達繼

登進士第仕至吏部尚書端明學士

黃洽 汪應辰 王十朋 吳芾 陳良翰

杜莘老

論曰黃洽渾厚有守應辰學術精醇尤稱骨鯁十朋吳芾陳良翰莘老相繼在臺府歷詆奸倖直言無隱皆事上忠而自信篤足以當大任者惜不盡其用焉

勅命

勅汪應辰授右朝議大夫依前充敷文閣

待制

勅班聯次對已酌方面之勲法應陟明此特彝章之舊爰頒新命奚復限員左朝請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福州軍州事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使充福建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玉山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汪應辰學到
古人之心文追作者之妙整暇每見於職案議
論特出於緒餘爰自甘泉往鎮閩嶠獄訟衰止
恩威流行靡人不稱豈獨郡政有德者進宜在
朝廷茲因積勞適當會課下此贊書之寵爲爾
從橐之光毋贊遠猶益隆美譽可特授左朝議
大夫依前充敷文閣待制知福州軍州事提舉
學事兼管內勸農使充福建安撫使馬陟軍都
總管封賜如故

勅汪應辰爲吏部尚書

勅應辰省所奏辭免除吏部尚書兼侍讀恩命
事具悉朕務求治道思見良臣俾虔召節之趨
亟賜燕朝之對得聞其語良副所期度其明足
以知人故付之銓部謂其論足以析理故處之
經帷選用旣精聽聞自服故爲騰奏姑欲守謙
嘗思難遇之時益勵有爲之志摠而素蘊體我
至懷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乾道六年

勅汪應辰復充端明殿學士玉山開國伯

勅朕臨照庶工弗滯於罰然跡狀不可沒刑書
不可容則雖甘泉近侍之臣不貸也端明學士
左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玉山縣開
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汪應辰久冠法
從出殿大邦乃者輸粟于王僚佐不行而以羣
不逞董之慢法不虔於焉可見遂使所輸之粟
公爲奪攘所董之人連陷刑戮靖言至此職爾
之由夫定罪必推夫本原而行法當先乎貴近
肆覽成獄重鑄文階朕豈少恩於爾哉爾則自
貶尚克內省可特降朝請大夫依前充端明殿
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封賜如故

勅汪應辰復充端明殿學士上饒郡開國

侯淳熙
二年

勅君子而知止知足仕必懷歸王者之進人退
人動皆以體粵惟荷紫之傑丐遂懸車之安酌
古語之憫勞渙新恩而錫命其官才全而不器
德孚而可尊試之中外而俱宜蔚有聲猷之可
化少而建白已非老生之能言積久誠身蓋皆

諸大夫之矜式方賜奉祠之式忽驚謝事之堅
稍進官階以光退逸張良厭事雖超物外以從
游仲舒居家尚可朝疑之就問益自願保以綏
等祺可特授中奉大夫依前克端明殿學士致
仕封賜如故

祭文

張宣公祠

嗚呼公之盛名蓋四十餘年有如黃鍾大呂歸
然在懸使未考手人之望之亦知其爲衆樂之

先惟平日之所履每務倣乎昔賢不與世以交
鶩不絕俗以孤騫獨好義以款款而懷忠之拳
拳苟片言之可取必挽後而推前或所趨之有
違敢妄假於色言願規摹之若是真斯世之其
然昔棲遲於下僚窮師友之淵源逮顯用於王
朝論据經而不徧寔衆芳之所宗蔚佩蘭而握
荃屢敷政於藩方亦惠澤之究宣晚卧柯山靜
觀其旋方玩心於羲經不自放而日虔隱聲實
之逾隆竚側席之招延何天命之止斯歎莫返

於逝川痛易箒於簫寺無居宅之一椽嗚呼前
輩風流于今藐焉典刑云亡後生孰傳念言愚
蹤公所知怜義篤金石久而彌堅書猶在手人
隔九泉厲拘卬綬奔走莫緣孰知予悲滄泗湏
漣嗚呼哀哉尚饗

朱文公熹

從表姪某官朱熹謹以香茶清酌致祭于近故
端明學士尚書汪公之靈曰嗚呼惟公學貫九
流而不自以爲足才高一世而不自以爲名道

尊德備而不自以爲得位高勢重而不自以爲
榮蓋玩心乎文武之未墜抗志乎先民之所程
巍乎其若嵩岱之雄峙浩乎其若滄海之涵停
自秀發於妙齡冠倫類而獨立中委棄於諸侯
實天脫其霸帶迨壯歲之來歸曰良時之儻吾
及魯墨突之未黔復吾行之汲汲洎東國而西
蜀亘萬里以周流騰茂實而愈偉膺聖神之改
求旣銓綜於天官又潤色乎皇猷謂朝夕之疇
咨卽進陪於廟謀何猥媚之狡夫獻便利之浮

說公抗疏而指陳請昭奸而聖絕事乃終而不
然吾何爲乎並列寧隱屏而就閑彌長藝之遐
輒粵退司於閒館遂適反乎丘林託僧虛以靜
處或獨往而孤尋眷塵編而寄懷若與世子無
心衆徒嘆公何其樂之獨而孰知公爲有憂之
深伊有識之望公釋東山而再起以卒究其所
施俾斯人之咸喜胡彼蒼之不可信言不一老
之愁遺忽堂堂而逝去興於瘁之悲詩某也孤
生叨塵末契辱教我之殊常始相期於國士雖
不見於十年亦音書之相繼不鄙謂其庸虛每
咨詢而弗置茲逃聞於計告悵失聲於永就巾
素車以卽路越閩嶺之崇高行踽踽以京京孰
有知予心之鬱陶跼敷詞以侑奠痛人師之難
遇嗚呼哀哉尚饗

呂成公祖謙

嗚呼開之大者若將有屬聚之粹者其不徒生
猗衆萬之弗齊公取數之獨羸培之以嶽鎮之
渾厚淪之以澗瀍之清明其任重則軼財絕識

不能足其志其道遠則貴名顯仕不能留其行
既予其資又乘其會蓋南渡羣賢皆在之時而
北方餘論未衰之際款門墻而徧歷躋坐與而
獨詣合諸老之規模而融其同異總一代之統
紀而鑑其精粹更侍從於兩朝凜大節而弗踰
慮先本根則或以爲緩動據憲章則或以爲拘
奮發諫義則或尤其亟彌綸歲用則或以爲徐
少而論和既不詭隨於小人之黨晚而議賊復
不苟同於君子之徒雖屢起而屢什守常度而

自如外屏衛於藩翰亦大體之可識明振毫末
而終出於恕智兼僚采而各付以職外視高雅
而中實密察外視寬舒而中實肅給鎮撫經遠
不求歲月之效惓惓務實不事耳目之飾雖權
脅而勢挫訖歸然而山立晚進後出自相長雄
廣坐衆席舊人罕逢大雅之音尚聞於公學則
正統文則正宗樂易平曠前輩之風崇深簡重
前輩之容士駭未見或姍長功以身存法獨殿
其衝與刑不隊繫公之功嗚呼進退有義弛張

有時其用其舍我不敢知至於濩落叢祠之秩
所取者甚狹荒寒簫寺之屋所處者甚卑假十
數年之壽考作二三子之指歸共簞瓢之澹薄
緝簡編之佚遺於造物其何費乃一朝而奪之
然則開之大者竟復何意聚之粹者抑亦何爲
瞻天運之鴻濛非小夫之所闕講蒼昊而上懇
則匪公之素期嗚呼自今以往鎮定大事顧盼
繫輕重者不復嗣矣敷建大論呼吸判成敗者
不復聞矣百年未明之心亦不復究其實矣羣

籍未辨之真僞不復審其是矣斯文將安所寄
而斯民將安所仰祖謙佩鞶趨隅歲行兩周錄
其世舊教育綢繆肝膈洞照泯然相投大何理
之不講細何事之不諏幸二邦之接畛謂卒崇
之可酬聞警欬其未幾忽赴車之停輶亟宿春
而聽後淚淋浪而莫收炯諾言之如在策蹇步
而敢媿蠲此心而明薦夫何有乎醪差

周益公必大

嗚呼景德祥符之際嘉佑治平之前紛羣才之

江集
卓犖端聖世之聯翩皆學由於少壯而名重於
回旋人望之而莫敢輕國恃之而罔所愆迄鞏
固於丕基豈不賴乎儒先逮南渡之中興嘉此
風之寢還雖議論其或殊咸望道以勉旃公纔
隣於弱寇已接武於英躔惟聞一而知十故人
百而已千學日茂而名日尊志彌厲而操彌堅
宜受知於兩朝更六卿與十連旣主盟於斯文
遂幹旋於化甄倏淪沒於砥柱空嘆悼於逝川
嗚呼哀哉天之生公謂無意耶何逢之早而降

才之全謂有意邪何初若成就而終於棄捐嗟
彼蒼之難問徒傷心而涕漣公旣心知我之愚
我豈不知公之賢蓋經世之慮至遠抑愛君之
心甚專皇皇乎惟恐一夫之失所汲汲乎惟恐
一士之或偏爲善急於饑渴排妍甚於鷹鷂寧
見媮乎斯世終守道而不遷人之知經政傳註
者遺意義公則說衆說之拘攣人之觀吏究成
敗者畧同異公則兼二者而磨研在朝廷則居
今而行古臨藩鎮則守經而與權暨食於家益

全其天舉嗜好以成無惟羣書之貫穿凡本朝
人物議論之邪正暨歷代禮樂刑政之革沿紛
紜如百氏之異學叢脞如故家之遺編無一事
之不考無一書之不傳位已躋於二品居未謀
於隻椽豈常情之能側度而世利之所拘牽縱
弗登於耄期寧不及於華顛奚精明之未減乃
遇疾而沉緇雖間親於藥石猶日付於簡編甫
占書以貽我儆德凡而終焉觀學力之如斯信
古人之與肩嗚呼哀哉自公之退也有毀有譽
而是非可以考矣及公之後也無愛無惡而莫
不爲之棲然乃知公論固已著於今日所爲奸
惡亦何待夫百年寄悲綜於一奠耿千慮而莫
宣

右諸公祭文所述遺事後叙今附載于此公
雖交遊遍天下而心知莫逆者蓋亦可數少
年首知公者喻子才遂爲世嫻其初所師事
則張無垢呂紫微其所從游則胡致堂五峯
昆季同學於無垢而爲友者則樊光遠茂實

凌景夏季文也仕於越也事趙忠簡公倅於
袁也尚書王與道公時爲洪師於靜江也徽
猷陳國壽公爲帥皆相推重如李仁伯王龜
齡尤延之周子克劉文潛則皆以臭味相投
者也其他修潔俊偉之士不可勝數而張敬
夫朱元晦呂伯恭又至交也公之沒爲文以
致奠者數十人而能道公之德行知公之出
處者惟四夫子爲最蓋所謂見而知之者其
次則尤延之周子克李仁伯亦能言之士也

而陳明仲則國壽之子也實爲公僚述公遺
事今錄其文而考之惟南軒之言溫粹渾融
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晦菴之言則諒直頓
挫句句事實至憤正士之不見容尤爲激切
東萊之言則密察敷罔所以狀公之體參伍
而觀則大體得矣蓋公之行已足信於人而
數君子者亦立誠而修辭無一言之溢美也

說誼議

太常寺博士牟子才

議曰故端明學士汪公應辰之歿年逾七十有

江集
二矣朝廷始從郡太守之請下禮部奉常命之
謚按道德博文日文純行不爽曰定請以是易
公名惟公挺生昭代毓秀玉山天才最高識見
孔卓而又培之嶽鎮之渾厚淪之潤渥之清明
其樂易平曠有前輩之風其崇深簡重有前輩
之體蓋開之者既極其大而聚之者又極其粹
故鎮定大事顧盼係輕重敷建大論呼吸判成
敗信卓卓乎其不可及也嗚呼公在紹興藹倫
魁之譽聯獻納之班在乾道掌書命之職都紫

殿之召亦云顯矣而家無行實龜誌以考其文
學行義國無正傳附傳以究其立朝大節誠爲
缺典然聲名在天下義理在人心人誰不知之
宜不待歷數以合文定之謚者請粗陳其畧南
渡之初羣賢皆在北方之學餘論未哀公歎其
門墻請益殆漏躋其堂與造詣獨深合諸老之
議論而齊其同異之偏總一代之統紀而攬其
精微之會故蓄而爲學則宏博深淳包括融會
明吾道之正統發而爲文則粹明溫厚平正典

重卓爲斯文之正宗涇時流之涓韶人心之蛙
者如此蓋不與世而交驚不絕俗而孤騫者也
可不謂之文乎公歷事兩朝周旋四紀或慮先
根本或動据憲章或奮發諫議或彌綸歲用先
後緩急不失其宜始而議和旣不詭隨以附小
人之黨終而論戰復不苟同以阿君子之徒雖
權勢相攻利欲交薰而不以得喪累其心雖三
倅司馬洊鎮藩方而了無幾微見於色濩落叢
祠之秩荒寒蕭寺之居所處爲甚卑所取爲甚
狹玩義經而高情澹泊全騷賦而靜觀簡書又
欲蟬蛻利欲之場春融天理之妙矣可不謂之
定乎自後世去古甚邈綴文之士誘之輦輓諧
其音節不出乎風雲月露之狀道日益靡文則
文矣非所謂道德博文之文也清談之士高說
性命闊視斯世以天下事爲不屑爲若枯木死
灰然定則定矣非所謂純行不爽之定也而公
則異於是信有力於聖學有功於世道也文定
之懿今合辭以謚公議者又何辭謹議

議曰昔龜山楊文靖公倡道宣和間一見無垢
張公意合相與締交紫微呂公躬受中原文獻
之傳載而之南閩士宗之玉泉喻公講明伊洛
之學轉受其徒遂窮其淵源見古人之大體故
端明殿學士汪公應辰師無垢親紫微繫於玉
泉之門則學貫九流道尊德備融諸老之規模
攬一代之統紀如朱文公呂成公所言信乎有
本者如是太常易公名曰文定宜哉自王氏穿

鑿其說簧鼓乎學者人人同是莫或非焉公獨
辭而闢之羣雅正理賴以復明妙年冠多士誰
不屬目方且束書裹糧徃海昌而就學法從師
一道誰不歛衽猶且移書具禮舍延平而質疑
此其道德博文所以謂之文也方秦氏專國柄
軒輕乎士大夫嗜進者競趨焉公獨敬遠之寧
三佐神州耻涉墻廡舉世瘖默以言爲戒遷客
之歿而歸也親以文奠不顧睨者梯禍晚年出
鎮之奏牘入朝之論疏玉堂之詔命金華之講

說讀之詞嚴氣直凜凜前輩風骨雖當時見憚者衆而是志終不可磨此純行不爽所以謂之定也或曰紹興執政嘗謚斯矣公奮其議今以謚公可乎切以爲不然夏文莊初謚文正駁之者溫公也其後還以謚溫公至今無有議之者公何歉乎哉非博士之私也謹議

端明書院記

元蘇天爵

故宋端明殿學士汪文定公諱應辰信州玉山人也年未冠擢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方其少

也遇事則正色危言數忤權姦而無悔迨其中年多識前言徃行蘊之爲德而見之行事歷官外郡專務安靖息民而不擾入侍朝署惟欲引君當道而不阿是以民懷其惠士宗其學中外賴其用卒也朱文公誄之以文曰公學貫九流而不自以爲足才高一世而不自以爲名道高德備而不自以爲得位高勢重而不自以爲榮益玩心乎文武之未墜而抗志乎先民之所程嗚呼朱子推許若此真可謂一代之碩儒天下

後世皆當景仰也公歿蓋百餘年丘墓隔於異
縣里社無所尸祝縫掖之徒過其邑者孰不爲
感慨思慕乎考之禮經鄉有道德先生沒則祭
之於社無則猶得合而祭之若文定公德崇老
成材器簡重可以不丕變風化作興賢才玉出之
人祠而事之孰曰不宜哉我國家至正庚寅監
縣奪安以名家之子來領是邑爲政之暇銳意
斯文考之文定公邑之賢人也乃訪求公之世
孫衍祖得遺文一襲於是移文申達復邑之舊

學基創爲書院旣成率同官縣尹朱

王簿阿

刺溫沙及僚吏諸生祀之邑之義士共施田若
于畝儒學又獻會文庄田以供粢盛有司優其
子孫丁役奉祀事時江東憲使荅不台嘉其義
舉實爲政體復表之曰汪文定公書院請於江
湖行省以司其教遣使奉書求于天爵記之蓋
聞時有古今道無古今之異地有遠近人才無
遠近之別此古者以友天下爲未足又尚論古
之人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也昔宋南渡之初

文治亦盛縉紳儒者磊落相望其議論足以裨
時政風采足以勵學徒文詞足以傳後世一州
一邑尊崇景仰寧無可以尸祝者乎不有尊賢
好古之君子則亦孰知表章風勵以為鄉人之
儀表者乎此文定之祠監縣壽安之所由作也
方今朝廷崇尚文化開設貢舉網羅賢俊庠序
所以育材也三年大比多士聿興玉山之人豈
無懷材抱藝出應有司之選者乎豈無忠君愛
國若汪公之有用於世者乎相與欽慕興起於

無窮是則克副監縣建書院教邑士之盛心非
徒致欽慕以修故事而已也又明年秋七月朔
記

重建端明書院記

弋陽李奎

端明書院舊為宋狀元汪公應辰也公為信之
玉山人官至端明殿學士封玉山伯進爵上饒
侯謚文定院之遺址在公故邑廢為荆棘久矣
莫有能復而興之者景泰壬申四明姚公彥容
來守政暇遍閱郡誌嘆曰我

江集
皇上撫中興之運治化更新都憲韓公雍膺巡撫之寄衆務畢舉大江以西弊無不革廢無不興獨茲委廢壤可乎適憲副山陰諱公陽按行至郡嘉公銳意興復偉而是之遂命通判余公慶往詢故址已莫辨其處乃得吉壤於城隍廟傍高敞爽塏厥位西南宜爲書院僉謀旣協諏吉興工具材及資聞風樂助者不約而同中爲堂以棲神主兩傍翼以齋講習俊髦直前構以門四周繚以崇墉塔堦堂廡俱甃以石未半載

秩秩馮馮增乎舊觀肄業其地者風舞雲集仍以端明揭其扁往來觀者莫不怵心駭日嘆成功之甚速聆絃誦之琅琅低回不能去僉曰此皆守之功倅判協贊之力不可無文以記其實徵爲記竊嘗考夫端明之詳矣公初諱洋以第一人傳臚上改今名欲其與王拱辰相應爲上之所眷遇期待至矣及觀議論當世之務力斥秦檜之奸忤之而不顧觸之而不懼其直節勁氣固已雄當世祿視權貴矣兩任通判雖志弗

伸一無所撓中歷學省連鎮蜀閩召爲侍從終
於端明雖用之未盡處之裕如非信道篤操履
堅無徃而不得者能之乎歷數百載崇名美謚
與懷玉之山並其高與冰溪之水相爲不息輝
煌赫奕照耀鄉邦此郡守汲汲以興復爲任蓋
欲闡其幽光崇其道學嚴祀事之禮使後人知
所景仰興起亦爲政之先務也凡邑俊髦漸息
其間者可不奮勵焉討論焉相規相誨焉明其
道不計其功正其誼不謀其利銳焉奮志事功
以求無忝所生乎雖然世道有升降人才無古
今川岳炳靈風氣融結瑞不歸於麟鳳寶不在
於金玉偉人端士群生以爲
國家之用接武櫛爲上瑞至寶者正在今日予
非能文者然久仰遺風餘烈東望祠宇興悠悠
千載之嘆於是不辭爲之記

附錄終

題汪文定公集鈔

新安程敏政

玉山汪文定公集五十卷舊有刻本今下而秘

閣獨存嘗請閱之力不足盡鈔也手摘鈔爲十
二卷如右公諱應辰字聖錫其先自新安徙玉
山舉紹興五年進士第一官至端明殿學士於
朱子爲前輩而講于朱子朱子極重其爲人其
任敷文閣待制日嘗舉朱子自代蓋其所見之
高所立之卓所得之粹誠一時碩儒惜世未有
知之者然誦其詩讀其書當心得其爲人殆未
可以言語相曉也弘治癸丑冬長至日

汪文定公集 畢